

崔東壁遺書

顧頡剛編訂



錢玄同題

後編
佚文
知非集
二餘集
針餘吟
菽田稿
騰華稿

崔東壁先生佚文目錄

文

大名縣水道考

漳水

御河

附乾隆大名縣志漳衛河圖及說明

詩

西安

卜居

崔東壁遺書

崔東壁先生佚文

附錄

大名縣方言

按以上文字皆適之先生於九年前所輯集者。先生原輯本，從乾隆大名縣

志中錄出水道考兩篇及詩只當行一首，從陶樑畿輔詩傳中錄出感遇三首，即知

非集中之第一，第三，第七首，及清化鎮晚眺，磁澗擬古，西安離緒，卜居，早春，華州曉

行，曙關，登易州西山，宿寶店，春暮卽事十二首，已於五年前排印成書矣。不意去

年洪煨蓮先生忽於燕京大學圖書館中發現寫本，知非集，比對之下，除西安卜居

二首外皆本集所已備。蓋知非集之未定本不止吾儕所見之一冊，陶氏根據者

別一本耳。今既重刊知非集，故悉去之，但存陶氏所未錄之二首。大名縣方言

一篇所以列爲本帙附錄者，蓋東壁先生於只當行之序曰：『只當，魏之方言，已知

其誤而自恕之詞，』與此所云『誤而自解曰只當』者甚相類，且乾隆大名縣志

東壁先生職任編纂，固有出於其手筆之可能也。

水道考兩篇，本在無聞集第五卷，未審陳氏何以不刻。又自訂全集目錄云：『無聞集附錄之水道考曾用活板印出』，則此文尙有活字板本。去年游大名聞崔之桂言在廣平韓氏得大名水陸考，獻之張縣長者，疑卽此本，言『水陸』者其誤記耳。五年前標點此文，以村集之名不易分截，乞裘子元先生代借乾隆大名縣志校讀一過。縣志中有漳衛河圖及說明，取其可與兩考相參證，故附錄於文後。

東壁著述之佚失者，以五行辨爲最可惜。成孺人詩云：『五行三正細剖分，創論驚天思入雲。』蓋此兩問題爲東壁所同樣致力者，然三正考發表最早，刻本甚多，而五行之篇乃終闕焉，可謂大不幸。觀洪範補說云：『世所傳五行之術，非尙書意，說詳五行辨中。』是東壁固有意以此書與考信錄並行也。無聞集第二卷已著五行辨之題矣，而注曰『闕』。自訂目中存篋書三種，其一曰『大怪

談一卷，』注曰『五行辨，天問。』是則當此篇之成，固已編入文集，暮年自訂其書，不知有何不愜意處，或自嫌有與世人信仰大衝突處，遂自無間集抽出而置於存篋書爾。然陳履和遺書序曰，『五行辨，天問二篇，題爲大怪，實「大好」也，亦宜刻；餘且從存篋之命，』可知東壁雖有是命而陳氏固不欲遵之，又有行世之望，不審以何牽掣，此一卷之書終於未刻，而陳氏亦旋逝世向之期於存篋者，且作雲煙之消散矣。是則過於矜慎之過也！倘天壤間尙有副本，復現於他日，得繼續輯入佚文乎，此固不敢存之奢望而又不忍不妄作萬一之希冀者耳。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顧頡剛記。

崔東壁先生佚文

文

大名縣水道考

（見乾隆大名縣志卷八圖說八頁四至二十）

漳水

漳水，卽禹貢之「衡漳」，周官職方氏所稱「冀州其川漳」者是也。其源有二。清漳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南少山，南過和順縣遼州界，又東南入河南涉縣界，至交漳口而會於濁漳。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長治縣界，又北過屯留，潞城，襄垣縣界，又東過黎城，平順縣界，又東入河南涉縣界，至交漳口而會於清漳。於是潞安，平定，遼，沁諸府州縣之水皆由小谿會於大谿，由大谿會於小川，以達於漳。其自清漳右來者，有和順石猴嶺之水及八賦嶺之小漳源；自左來者，有和順之清河。自濁漳右來者，有高平縣丹朱嶺之水，長治之洵清河，壺關之石子河；自左來者，有長子之龍

泗河，雍水，屯留之蘭水，潞水，而沁州漳源鎮之水爲最大。夏秋霖雨相繼，土堅崖峻，勢不能留，則二十餘州縣之雨畢會於漳；所過崖崩岸刷，其土亦隨水而下，爲淤爲沙，以出於交漳口。自交漳口又東，入直隸磁州界，東過講武城南，山盡地平，水始奔放漲漫。又東過河南臨漳，直隸成安縣界，而土始疏，沙始漲，岸始數決。又東入本縣界，則地勢愈下，水患浸多矣。

初，古河自大伾北流，距西山僅百里，漳躡山衡流東出——故書謂之『衡漳』——然後右旋，縱流而北，循西山趾，穿南北泊而注於河。是故，患常在河而不在漳，而魏史起且鑿渠以興水利。周漢以降，河日南徙，而漳遂獨歸於海，其道亦日徙而南。故水經云，『漳水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云，『東北過平舒縣東入海』。自是始獨爲患。然其道乃在今順德廣平二府之東南境，雖時遷決入縣境，縣之受漳患固淺也。

明初，漳自臨漳成安東北流，經肥鄉曲周而下，直達天津入海；其支者，自成安東流

至館陶入御河。永樂中嘗決入魏縣。（知縣楊文享築隄當在此時。）未幾流漸涇。正統末御史林廷舉疏請自廣平縣大留村鑿之，使入故渠，分其水以濟漕。久之北流遂塞，漳稍南徙，由成安呂彪而東。（陳所志疏漳議云：『成安間，漳卽流今呂彪』，蓋由呂彪而東以達廣平也）；魏縣往往受水。成化十八年水至魏縣，漂田廬無算。弘治二年溢羊羔口，魏縣大水，宇屋皆傾；知縣鮑琦築護城隄，建長橋以禦之。正德初，漳北流合於滏。嘉靖初，南徙魏縣城下。九年徙回隆鎮，由大名縣城北東北流，而漳益南，兩縣境皆當漳衝矣。二十七年，漳自蝦蟆口愈徙而南，入內黃縣境，過大名縣，至府城北，始入故道。三十年，漳決平地數尺，溺死者無算。三十二年，漳御合流，自回隆南至上村，漫衍二十餘里；知府王太平於雙井上循新河隄之，開渠於雙井之東，導之使復故道。三十四年，決磁州東界北下；磁州知州力挽之，遂復南。三十六年，漳決魏縣，縣境匯爲巨浸。隆慶三年，霖雨四旬，漳水溢平地丈餘，合御河人大名縣城，溺死者甚衆。萬歷十六年，漳復徙於魏縣南門外。二十一年，漳分爲三，魏縣知縣田大年築長隄，西起臨漳縣界，東

迄王兒莊（魏縣境，今割屬元城縣）以捍禦之。由是遂北徙，復由成安肥鄉曲周東北達於天津，而大名魏縣始得息肩矣。既而廣平諸縣漸患苦漳，謀復移之大名。二十八年，給事中王德完疏請塞北流，導使仍由回隆至小灘（元城境），入御河以濟運。下所司議，魏縣舉人陳所志作疏，漳議駁之，上之當道，德完疏不果行。由是終明世不復南故道。康熙初，稍徙而南，由成安入廣平縣界，數決田廬悉沒，民不能稼者數載。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李光地議開支河以殺水勢，由廣平入魏北境，過義井村，西寺堡（堡之北半，亦名後屯，或稱後屯河，卽此），寺莊，復由廣平及元城館陶境入御河。魏之再患漳自此始。三十九年，魏縣知縣王廷棟重修長隄，以護城東南西諸村。四十三年，魏縣知縣蔣芾築支河隄，復築斜隄，障西來漫水以護城北諸村。廣平民爭之，持械器與魏民相鬪傷。芾躬率民役邏守，身當其鋒。未幾，芾去，斜隄亦廢，而漳且南徙入支河矣。雍正五年，漳決成安，由抹疇村東下，至趙三家村，分爲二，入魏縣境。一由院家堡白

仕望過縣城北，東抵羅兒莊王兒莊，一由馬峯頭申家店過縣城南禮賢臺下，東抵馬頭東莊，而皆會於元城之西店集。魏縣知縣來謙鳴築隄於北河南岸及南河兩岸以防之，於是漳自臨漳成安以下改而東流，過魏元城縣界，又東至山東館陶縣之南館陶，會於御河，又北至臨清州，會於會通河，又北過直隸清河縣界，又東北過山東夏津、武城、恩縣界，又東北過直隸故城縣界，又東北過山東德州城西，又東北過直隸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縣界，又東北過滄州、青縣、靜海縣界，又東北至天津縣之三岔口而後會於白河，以東爲海河，至大沽口而入於海，爲今日漳水經流之道，而漳自明至是凡再南矣。

漳之遷徙雖無定行，故道縱橫雖紛不可數，然其大約有三：由臨漳邯鄲歷永年曲周北合滏者爲北道；由大名若魏東合御河者爲南道；由肥鄉廣平東北歷冀州河間諸屬，直達天津入海者爲中道。北道地高，南道地卑，故漳益北則患益輕，益南則患益重。禹貢所志，北道也。水經所序，中道也。明初以來，出入永年、肥鄉、廣平、魏、大名五縣之間，而今日之所流，則南道也。

初，明知縣鮑琦所築魏縣護城隄，正德中已增築爲外城濠；外別築小隄，卑薄不足恃。至是，謙鳴填外城濠，附城包小隄築之，亦名護城隄；又築橫隄於城西南隅，北迄外城，南迄於南河隄，橫截水勢，使不得至南門。謙鳴練習水性，能得人死力。方冬寒，民憚不肯入水，謙鳴解履襪自入，民從之。有運鍾傷手指者，謙鳴遽目取袖中巾裂裹之。由是人咸盡力。諸隄旣成，魏以無患。

魏故有丞，康熙中省之。十三年，復設魏縣丞，專治漳事。

乾隆初，水盡趨於城南，北流涸而臨漳以下數決，城南諸村常受水；久之，遂成支河。其自縣境行善村南出者，東流過得政杜兒莊北，又北入元城境，又東北至徐家倉，入於御河。其自臨漳境南出者，東流入縣西境，至仕望集而分，東至李家口而復合，又東至申橋而復分。其北出者，過韓道西，又北入元城境，會於行善村南出之支河。其東出者，過韓道南，東入府城濠，又東北入元城境，至善樂營而入於御河。每水盛則分流入支河，狹不能容，則汎溢入田，沒禾稼，爲民患；而故道在義井者，亦時分流旁出爲災，與城

南略同。然漳水濁，挾泥而下，每有決溢，嘗噴淤沙十有餘里，不糞而肥，利在穫麥；淤沙日久，田亦漸高，水常過而不留，以故近漳者反多不患水。而十餘里以下水清無泥，甚者地卑而水不洩，蘆茅相望，斥鹵頗生，有害而無利，以故遠漳反多患水。而李家口以東尤甚，常數十里茫無津岸，或歷冬春始涸。民甚苦之。

先是知縣來謙鳴所築隄日久頗有衝刷，或時決溢，近城諸村亦患水；而漳自城南流，十餘年復移城北，地勢北高南下，兩河之決多在南岸，城外受水益頻。水流既久，沙淤益高，城內地益下，多積水，水居十之八。漳決溢，則環流自垣下浸入城，如泉源然；城內居民庭內自出水，或方爨，自竈內流出，人不保朝夕。二十一年，總督方觀承用魏縣丞楊騏言，於縣上游北岸廣平境內開支河十餘里，東北注義井故道以分其勢，以騏署廣平知縣，董其役。二十二年春夏旱，漳淺流幾絕，人少懈，而縣丞騏既去，即有害，度不至代其任咎，遂不復爲水備。五月，突決河下村，遂決橫隄，入魏縣城。城中民出者半，未出者登樓巔坊脊樹杪以待救，室廬財賄悉沒。是歲，御河亦決，入大名縣城。兩縣

境內皆水。二十三年，總督方觀承奏請移大名縣治於府城，遂併魏縣入焉。二十四年，漳決臨漳之麗家莊，循仕望支河而下，故道盡沙，東南徙三十里，環府城十餘里，皆水。二十五年，知府朱煥築壩於麗家莊，使歸故道。是年，復決臨漳之沙家莊，北徙，由成安廣平故道東北流；二縣共塞之，水復南。二十六年，漳溢，縣境大水。是時南河上流已沙，諸支河上流亦多沙者。然水決溢，皆歸於相近之支河，循兩岸而下，自舊魏縣城西，至臨漳——北岸決，上則歸河沙堡，北流入溢，下則歸義井故道，東入御河；南岸決，上則歸仕望支河，下則歸得政支河，以東入御——常無寧歲。三十五年，溢南岸，循仕望支河，環府城而北。四十年，決臨漳小栢鶴村，突至大名府城下，西境皆水；知府永寧塞之。四十四年，復決小栢鶴村，縣西境大水，數晝夜不減。未幾，沙莊亦決，漳北徙，分爲二：一由成安廣平故道而下，一復南；自院家堡入舊河上游，決者數處，南岸水始漸退。其冬，開新河，挽漳使復故道。四十五年春，北流遂絕；自是秋無積雨，水常安瀾。四十八年，決趙三家村，縣西境大水；大名元城成安三縣共塞之。而是歲旱，受水者居十三

禾雖沒而麥可播，得失略相準，民不以爲患。然雨暘無定度，衝刷無定形，治於已然則難，而治於未然則易，未雨綢繆，正不可以一息緩也。

蓋漳之所以數決，以流衆而挾沙。然自交漳口以上，兩峽束之地峻流駛，勢不可

停。及至平地，水稍闊，流稍息，水盛則沙隨水而漲，水落則沙傍水而停。停則水滯，滯

則溜（土人謂之洪）徙，溜徙則沙愈停；三者相尋無已，其溜必曲。曲則嚙岸，嚙岸則決；

決不甚則災，決甚則徙。故自明以來，常不踰數年而決，不踰數十年而徙，其水勢然也。

而決口之上下，則視水之盛衰。雨甚，水盛，急不能洩，怒不能待，則決多在上游。水少

殺，則勢舒緩，淺而上游不能決，待少下土疏而後決。又殺，則又下而後決。決彌下則

彌輕；決彌上則彌重。故漳之徙多自於臨漳境內，而成安次之，其地勢然也。自南館

陶以下，去山益遠，水益平，流益緩，水盛則先洩於上游，勢分力薄，而漕隄亦多堅固，故其

爲患亦少；而惟臨漳以下五縣患爲甚。然臨漳成安水較急，患在決，而地少高，其留不

久；元城館陶地較卑，患在留，而水少緩，其決不數；惟縣境居其中，兼決與留二患，西爲臨

漳成安，受其委，東爲元城館陶，當其鋒，故其苦漳尤甚。易曰：『思患而預防之。』計

然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苟得其故，及其未有事而思所以轉之，雖千載安瀾可也。

又按大名舊志云：『明初，漳西注魏縣，北歷元城西店，東注山東館陶縣入衛；』下

次以『正德初』云云。接明史河渠志：『洪永間，漳由正定（卽今冀州諸屬，舊隸正定）

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東館陶西南，與衛河合，』是至館陶者乃分流，非經流也。

故自洪武至於正統，漳多決於順德廣平之境。若果在魏縣元城，何得乃決於彼二府

境內乎？河渠志又言：『元時分支，流入衛河；永樂間堙塞，』是并分流亦不久堙塞也。

故魏縣志有永樂間知縣楊文享築隄之事，自是至於天順無聞焉。若漳果久流於魏

縣元城，何得魏縣三志及明代諸前輩文集皆無一言及之乎？故今皆不從。

又按河渠志不言分流所過州縣，而御史林廷舉疏中云：『舊跡去廣平大留村十

八里，』觀其語意，似在廣平東境。然漳之果由魏縣與否，蓋不可考。且漳東流而云

『西注』，云『北歷』，亦非是。故今亦缺之。

又府舊志云，「弘治二年，漳水溢魏縣羊羔口，十四年，漳水溢魏縣，」似成宏間即自魏縣流者。按李岳鮑公隄橋記云，「往年雖或浸漲入境，歲但一至，成化壬寅，水荐至，弘治戊申，水大至，」則是漳不在魏縣，浸漲乃入魏也。陳所志疏漳議云，「成弘間，漳即流今呂彪，以故廣平郡名即云漳川，」則是成弘間漳山呂彪東入廣平境也。蓋其初但開支流於廣平，其後漳遂盡趨支流而北道塞焉。府志但因魏受漳患，遂疑此時漳在魏縣，誤矣。且羊羔口乃臨漳境，非魏境。故今不從。

又舊府志大名縣舊志皆云，「正德初，漳徙府南閻家渡入衛。又十餘年，自雙井入衛。嘉靖初，自回隆鎮入衛。」按明史河渠志，「英宗時，漳已通衛，弘治初，益徙入御河，正德元年，濬滏陽河，自是漳滏匯流而入衛之道漸墜，」是正德中漳入滏，不入御河也。而陳所志疏漳議中亦言「肥曲之人指嘉隆年在回隆小屯，萬歷年在魏縣西郭者爲故道。」若果正德初漳已自府南入御河，肥曲之人何以獨指嘉隆以後爲故道耶？且府志年紀卷中載成化弘治時，魏縣屢被漳患，而正德中兩縣皆無；嘉靖中葉

以後乃復有之。若果正德初漳已徙府南，又何得歷四十餘年而絕不被漳患乎！歷考縣中前輩文集，皆無正德初徙府南之事，亦無一語及正德時之水患者。然則明史入潞之說確乎不誤，而府縣舊志之誤無疑也。又按，回隆在雙井上游，雙井在府南上游，漳至回隆必至雙井，至雙井必至府南，今之故道猶歷歷可指。然則回隆、雙井、府南乃一道，非三道也。回隆去御河二十餘里，雙井去御河十五里，兩地皆不濱御河，漳安得由此處入衛耶！蓋修府志者皆他縣之人，又修於漳已北徙之後，不知其詳，但相傳爲回隆、雙井、府南皆有漳故道，未暇細考，而遂誤以爲三，臆度而爲之說，而縣志則又沿府志而誤者也。今皆不從。

御河

御河，卽衛風之淇水，漢書之白溝，或亦謂之衛水，非也。源出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山，東南流過淇縣界。又東南至濬縣淇門鎮，衛水入焉。又東北至內黃縣界，湯水，洹

水入焉。又東北至張兒莊，入本縣界，經舊縣城南，東抵龍王廟，北至曹家道口，出縣境。又東北過元城縣界，至山東館陶縣之南館陶，會於漳。又東北至臨清州，會於會通河。
(以下詳漳水下，不再舉。) 又東北至直隸天津，入於海。

初，漢建安中，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枋木，遏使入於白溝，以便糧運，由是淇口以上謂之淇水，而淇口以下謂之白溝。故水經云：『淇水東過內黃縣，爲白溝。』至隋大業中，引白溝爲永濟渠，名曰御河，由是淇口以下，人但謂之御河；間有知其爲白溝者，而絕不復知其爲淇水矣。故通鑑云：『田悅遣其將康愔出城，西與馬燧戰於御河上。』註云：『御河在魏州魏縣，煬帝引白溝水爲永濟渠，卽此。』然則御河卽白溝之改號，而白溝實淇水之別名，此水之爲淇而非衛，確矣，不待言也。

衛水者，泉水之俗稱，本小水也，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而東注於淇。衛風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邶風曰：『瑟彼泉水，亦流於淇。』是也。洹水經安陽縣城下，而人遂呼之爲安陽河；滏水經故滏陽縣城下（卽今磁州）而人遂呼之爲滏陽河；泉

水經故衛州（即今衛輝府）衛縣（今廢，在衛輝府東北）城下，而人遂呼之爲衛河。其初蓋緣行道之人不知其名，故以其地名之；其後里巷相沿，遂習爲常；本無足怪。而文學之士亦遂從而衛之，則誤矣。然衛自衛，御自御，自淇門以上以衛呼之，自淇門以下固未嘗以衛呼之也。至元明間，建都燕薊，會通河未開，言漕運者多謂自黃河陸運至衛，可以達天津。蓋衛距河近，淇距河遠，故必由衛乃入御河；而言者但舉其始，未詳其終，由是遂有并濬以下千餘里之御河亦概稱之爲衛水者。然自嘉隆以前，猶以衛與御河互舉。其後吏斯土，客斯地者不知水名改易之由，遂誤以御河爲俚俗之號而衛爲文雅之稱；甚有誤以此水爲卽禹貢「恆衛既從」之衛者。於是四方之士莫不從而衛之。然大名土著之民則固仍以御河呼之，不知其爲衛也。

明初，漳水北流，御河源近流弱，不甚爲害。成化中，漳稍南徙，知府李瓚附御河築隄，自新鎮達館陶三百餘里，日久漸圯。嘉靖中，漳益南徙，過大名縣城北，遂往往挾御以決。三十年，漳御決，水平地數尺。三十二年，復大水，與漳相接，漫衍二十餘里。三

十六年，又決，縣境匯爲巨浸。隆慶三年，與漳共決護城隄，遂入大名縣城，溺死者甚衆。四年，知縣李本意增築護城隄。五年，增築附河隄之在縣境者。萬曆十六年，漳北徙，御河勢始衰。二十年，知府塗時相開支河十餘里於縣城西，由艾家口入漳故道。是年，支河決而東，圍縣三月。自後支河頻決，爲縣境患。三十九年，知縣趙一鶴乃塞支河口，增築附河隄。而是時漳益北徙，御河自是不復大爲患矣。

本朝雍正初，漳復南徙，由魏縣城下至館陶入御河；而漳水勢盛，御河弱不敵。夏秋漳漲，則橫截河口，御河水不能下；及漳落，則沙塞河口以南，御河不能衝刷，水常倒瀉。由是上流數決。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漳決，沒魏縣城。六月，御河亦決，與漳接，復壞護城隄，入大名縣城；居民皆出。其明年，總督方觀承乃奏移縣治於府城中，復併魏縣入焉。二十四年，漳決，旬日後御河亦決，復與漳接，環府十餘里，皆水，往來者皆以舟。二十六年，漳溢未幾，御河亦溢，縣東境復大水。初，瀕御河地多卑，夏秋雨甚，灑水由內黃而下，往往害稼，乃開溝引水，使入御河，——有劉固，長興，樓底等溝。然或灑水不至而

御河驟漲，反由溝倒瀉入諸村，沒禾稼，乃甚於灤水。有諸生嘗議設閘於溝口而啓閉之，不果行。自三十年以後，御河多決於元城館陶之境，決縣境中者不二三，大名稍稍寧息。然南館陶距府治僅九十里，河口數漲數沙，不預有以防之，大名未可以安枕臥也。

初，會通河既開，江淮漕運皆自山東達京師，至臨清始入御河，不由縣境，惟河南漕舟於小灘鎮兌運，或在館陶，然其地皆居大名下流，漕舟亦不由縣境也。及我朝，移兌運於彰德衛輝水次。乾隆五十三年，移兌於內黃之楚汪，於是河南諸府漕舟必由縣境乃達小灘。臨清故御河，自臨清以上亦名西連糧河，而商舟鹽楫貿易往來，上自衛輝新鎮，下達臨清天津，亦咸鱗次鶩逐於縣境中，而龍王廟實爲泊所焉。

縣境又有宋洹水縣故墟，卽元之魏縣治，今爲舊魏縣村。蓋自唐宋以前，洹水皆東北流，經縣西境而下，故以名縣。至明徙而東南，由內黃湯水入於御河，縣境不復有洹矣。

右圖漳衛河。

漳水自成安縣界趙三家村東流，至馬峯頭村北，入縣界。又東過院家堡北。又北過北來莊西。又東過馬子村魏子村北。又南至二郎廟村北。又東至白仕望村西。又北過梁河下村西。又東北過河裏村西。又東北過黃小莊北，曠上村南。又東過舊魏縣城北。又東過連小莊北。又北過滄小莊西，環莊而南。又東過房小莊東，代固村北。又東北過羅兒莊北。又東北至邵村，入元城縣界。迤邐東北，至山東館陶縣之南館陶，會於衛。

衛水自內黃縣界菜園村東流，至張兒莊南，入縣境。又東北過軍寨北。又東北至劉固村西。又北過中烟村東。又東北過田教村西。又東北過長興村東。又東北過樓底村。又東北過寺南村，樓子頭東。又東北過淡疇。又東北過白水潭東。又東北過樊兒莊南，莊北三里，卽舊大名縣城。又東過五里舖。又東過遂家隄南。又東南過范勝隄高村北。又北過龍王廟鎮西。又北過曹

家道口村西。又北至小王家莊，入元城縣界。迤邐北流，至山東館陶縣之南館陶，會於漳。

詩

西安

馬蹄行不息，迢遙度西都。
雲氣乍離合；山光時有無。
雪消秦嶺出；日落灞陵孤。
惆悵春風裏，經年怨客塗。

卜居

卜居烟火外，掃徑薜蘿間。
地僻柴爲壁；庭幽雪作山。
白雲心自靜；落日晝常閒。
薄

暮無他事，焚香待鶴還。

韻剛案：上列二詩見陶樾《補詩傳卷四十四。詩傳小序附錄於下：

述，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官福建羅源縣知縣。有知非集。

陳履和《崔公行狀：『公生平孝友廉介，讀書涉世，卓然有所樹立。仕閩，多惠政。告

歸，著作自娛，成考信錄三十六卷，翼錄十二卷，文集十六卷。遺書共三十四種，八十

八卷；而考信錄一書尤爲五十年精神所專注。』

劉大紳序：『先生仕閩六年，歸。以十餘年家居暇日，肆力成書。自敘著書之旨，

「不以傳註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傳註。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著之，不合者

辨之；異說不經之言則闕其鏗而削之。」

崔東壁先生佚文終

崔東壁先生佚文附錄

大名縣方言

（見乾隆大名縣志卷二十，頁五至七）

大名縣志風土志有方音方言二門，疑皆出於崔述之手，且其言亦可供參證，故鈔錄之。

方音一門較不重要，其所舉例，可以二語括之曰：『本邑無人聲，鄉學半聲間讀入聲。』前者例如物讀如務，六讀如溜。後者僅舉六例之讀作直，如讀作入，卑讀作畢，無讀作屋，費（地名）讀作密，宓讀作覓。

以下所錄，皆爲方言。（胡適）

謂日光曰『爺爺；』日照處曰『爺爺地。』

呼後輩爲『相公，』又生員之通稱。

月曰『月亮』。雹曰『冷子』。黎明曰『冷明』亦曰『一撲明』。向晦曰『擦黑』。夜曰『黑家』。昨日曰『夜个』。去年曰『年時个』。

將及曰『到好』。突如其來曰『猛不防』亦曰『不徐顧』。兩不相涉曰

『犯不着』。無礙曰『不相干』。曉事曰『在行』(行音杭)。是人言曰『可不』。手拂物曰『摸拉』。

爽快曰『鏘利』。遲緩曰『摸索』。料理曰『經』(讀如斤)張』。修理曰

『整治』。性緩曰『粘』。不和平曰『圪賴』或曰『圪料』。遲疑不決曰『揉肚』。性情不常曰『潮道』。

事壞曰『喪』(讀上聲)。爭攘曰『賴』。角口曰『吵』。搶白人曰『齟』。

逃走曰『跑』。怨言瑣細曰『聒』(讀如骨)瀆』。背有憎言曰『嘍咕』。罵曰

『捲』。褻語曰『撒村』。

美曰『齊整』。富曰『方便』。吝嗇人曰『夾榆頭』。無賴人曰『無二』。

鬼』市井之豪曰『行家』

三日『薩』醜曰『磻』縫曰『殺』(音聊)壓酒曰『筓』(音乍)

除草曰『薺』(音齒)足踐曰『跣』飲水曰『飲』(音喝)釀錢飲酒曰

『打平火』

女織室曰『填房』婦再醮曰『擡身』雇工人，本邑曰『做活的』新併

(魏縣)曰『覓頭』

牡牛曰『哞子』去勢曰『犍子』牝者曰『犍牛』牡驢曰『叫驢』牝驢曰

『草驢』母雞曰『草雞』

棒曰『棒』(音剛去聲)几下函曰『替』貯水器曰『壩』

彼處曰『那裏』新併曰『那』(音近呆上聲)圪塔』此處曰『這裏』新併曰

『這』(音近者)圪塔』

『嘔吼』隔遠相呼之聲。『撲拉』被困拂離之狀。『撒拉』鞋半著足之謂。

「苗，」窺面相戲之聲。不知而問曰「廈，」猶云甚麼。「做廈，」猶云作何事。
「怎，」讀近咱上聲。「著，」詢問之意。「不怎着，」言無妨也。「這克怎
着，」無可如何之辭。誤而自解曰「只當。」

崔東壁先生佚文附錄終

案，四年前得二餘集，已詔爲意外之獲，孰料去年洪煨謹先生又從燕京大學圖書館破書堆中檢得是集，爲東壁之稿本，且容有一部分爲東壁所手書者，其可矜寶爲何如！展卷之初，幾不信爲實事，亦幾疑東壁先生于冥冥之中呵護百年而特以授我輩者，世間之事乃有巧遇如此者乎？是知人苦不求耳，否則精誠所至，鬼神來告，固非異事也。

東壁自訂全集目，列知非集三卷於文集正編中，固志在刊行者。其後陳履和刻無聞集而未及此，或緇於貲，或困於病，皆未可知；而定本三卷則即以陳君之沒而散失。此本爲未定之稿，觀其有原編有續入，有再續可知。目霧樹詩爲東壁所欣欣自喜者，乃不見於此，亦可證也。

吾儕於考信錄，見其理知之銳，於此集，見其情感之強。如負薪行，秋夜獨坐，寄酬韓邠州諸篇，牢騷抑鬱，殆不可堪。至心緒一篇，其聲更哀厲欲絕，末云：『若非黃卷能寬解，此日多應到夜臺。』則彼之受生活壓迫，不至自殺者幾希。其坎

珂之實事雖不可知，然觀水調歌頭云：『一日風塵失足，幾處交遊下石，惟恐死灰
燃。袖手看成敗，相較尙爲賢。』於世途險巇之情言之深切如此，知固飽受人侮
矣。

東壁伉儷能詩，故多倡和之作。

霧樹詩之相和，序中已道之。

白燕兩詩，

題同韻同，成儒人錄入繡餘吟，則是邠州結褵後作，不知誰倡與誰和也。

儒人九

日贈良人云：『今朝且醉菊花叢，』而此集將至館舍得句亦有『猶堪下酒菊花叢』

花』之語，是亦互酬之作也。此集水調歌頭云：『多少不平事，撫劍髮衝冠，』又云：

『時勢一朝變，霜翮起秋天，』而儒人贈君子詩云：『一朝飛騰遂厥志，平盡人間

不平事，』則用其言以慰之也。此集答細君寄衣詩云：『明年準擬攀喬木，款語

妝臺莫愴神，』然竟不第儒人贈之詩云：『豈必上林無樹借，知君性本愛山巒，』

則反其言以慰之也。當其任縣令於閩，夫婦年六十矣，東壁以事離邑，儒人爲詩

以寄之云：『老去更添恩愛重，』又云：『暫時小別還成憶，』其敦篤猶如此。嗟

乎，彼之所以窮厄顛連而不死者，豈僅得黃卷之寬解耶！

集中如牛女行之關神仙故事，只當行之關渾沌思想，金縷曲之關荒渺古蹟，皆與考信錄諸文異曲同工，可作考信錄之補充材料者也。

關於本書之考證，洪煨蓮趙肖甫二先生之文詳之，茲不更及。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顧頡剛記。

弱弄集舊序

士人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問；有真學問而後有真文章。詩與文皆此道。而求之近今則尤難。

自三百亡而離騷歇，七言濫觴於柏梁，五古權輿於蘇李，要皆慷慨悲歌，各言其志，非不歡而笑，不痛而哭，徒爲風容色澤已也。

唐以帖括取士，而李杜擅場千古；然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壯浪恣肆，擺脫拘束者，往往見於樂府歌行長篇大作之內。說者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豈區區在近體繩尺中哉！

昌黎韓子，東坡髯公，學博力厚，識超氣雄，爲能高挹羣言，俯瞰一切，遠紹衣鉢，不墜宗風。究其所以駘宕排奐，光怪陸離者，必有真氣以行乎其間。

後世士不嗜古，往往以一生精力沉埋於四櫬八股之中，卽間有安章妥韻，自號風

雅者，率尚攻近體學，邯鄲之步而效西施之顰，所謂不歡而笑，不痛而哭，徒爲風雲月露之辭章而已，惡觀所謂真性情，真學問，萬丈光燄者耶？

東壁先生，天雄名士也，妙齡馳譽，二陸齊名。余私心竊慕之，而恨未即觀。丙戌

春仲，乃識荊州於都下，見其伯仲翩翩，真是神仙中人，蓋自是彌殷飢渴矣。歲戊子，余與東壁俱館於武，相得甚歡，時或杯酒相往來，索其所爲古文者，首出封建論、治漳策，一纏纏數千言，如海如潮，具徵實濟，深服其爲古文聖手。最後出詩稿一冊，五七言，長短句，古體居多。余讀之，如望衡山之雲，如觀滄海之水，緲冥變幻，不可名狀。既乃喟然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吾乃知東壁之不薄今而愛古者有故矣！』

以東壁之才情豪邁，豈六韻八韻所能拘；天馬行空，知不可以羈勒繫也。以東壁之識議卓越，豈平平仄仄之所能縛；神龍變化，知不可以尺澤困也。其體高龍門之桐，其氣雄黃河之水也；其神潔玉壺之水，其色古太廟之鼎也；其聲宏黃鐘之音，其筆健太阿之鋒也。故其爲詩也，渾浩流轉，疎落磅礴，沉鬱痛快，蘊藉風流，無體不備，無美不具。

雖不曰「得屈宋作衙官」已駭駭乎登李杜韓蘇之堂而咀其裁矣。而東壁白陶寫其性情發抒其學問非斤斤焉斬合於古而留摩古之迹也。以視夫不歡而笑不痛而哭者之學步效顰也豈特雅鄭之分抑有人鬼之辨矣。

來春大魁天下射策金門與翔步玉堂以所爲文者施之政事以所爲詩者播之謳歌的稱國朝一大著作才振衰起廢於是乎在矣。

雖然文章有神光燄難掩亟當公之同人不宜久秘篋中不爾或恐爲神龍攫去。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秋仲朔六日黃池弟紀開歌頓首拜撰。

翁井集舊序

自序

詩自唐虞至今，凡幾變矣；要其升降之故，大略有三：

雅頌以紀盛德，告成功而風以觀政治，風俗之得失，故可以經世，可以感人，詩之用也。周衰，楚人始縱其荒唐悠謬之詞；漢興，揚馬班張競陳繁麗，建安以降，益沉溺於風雲月露之中，於是詩爲浮靡綺麗之詞，無適於用，而詩一變。然其言雖無物，猶各自成其爲言也。

自沈約始調四聲，陳隋之際，競尚俳偶，永徽神龍以後，穩順聲勢，謂之律詩，遂驅意以就詞，於是詩爲矯揉造作之物，不暢其情，而詩又一變。其中雖有豪傑之士，間出於時，然希古常不勝其從衆，其專爲古而不爲律者，自三唐已不數人，至欲求適於用如風雅者，則每名人集中僅十之一二耳。甚矣風俗移人，唯賢者有所不免也！

然自宋元以前，雖有高下巧拙之殊，要皆自寫其意，自琢其詞。自明前後七子出，

始揣摩唐人之音響以爲詩；鍾譚錢吳王朱之倫相繼而起，其體迭相改易，論亦迭相訾毀，要其大旨皆不出於勦竊依倣以求工於語言。於是詩爲假設僞造，言無涉於我，而詩又一變，而詩幾於亡矣。

余幼奉先人之教，卽以達意爲詩，不求佳於聲音笑貌之間；顧時方尙律，猶未知肆志於古間一爲之，亦不得其蹊徑。年二十五始致力於古詩。館武安時嘗自選其古唐體詩若干首，題曰弱弄集，內黃紀東川爲序之。三十以後，漸知究心經學，兼以人事紛躋，疾病循生，不能沉思苦索，頗悔少年所爲；然於無聊賴中輒復借詩遣之。館北臯時，復自訂其四十以前詩，題曰樂飢集。由是輟吟數年。其後間爲時勢所激，景物所觸，見獵心喜，不能自堅，然僅僅矣。

每自念生平德不進，學不成，徒勞心於區區無用之詩，一何可鄙，而余年已五十，乃合其前後所爲詩賦，重刪而再錄之，凡爲賦三首，爲詩二百首，題之曰知非集。綜計少時所作，存者不及十三。時館於西山之乞伏村也。

嗟夫！世之談詩者衆矣，其高者爭於體格之升降，其下者爭於面貌之彷彿；貴唐，貴宋，貴初盛，貴中晚，貴建安正始，貴元嘉永明，其言不可車載而斗量，然皆非余所知。余獨愛顧寧人之言，謂詩當求有用於世，爲最得風雅之指歸。

昔嘗有以文壽人者，受者以之糊壁。作者見之，訴於其鄉先達。先達笑曰：『君之文不以糊壁，竟復何用？』嗚乎！信斯言也。自漢以來，其詩之不必作，不必存者，蓋不可悉數，而況於余乎！以故屢欲焚其稿。顧又自念生平之所閱歷，憂樂之情，離合之變，居遊之所，往往見之於詩，時一覽觀，如逢故物，因復躊躇，不忍遽棄。乃於暇日又刪其三十首，而區別爲三等。擇其言情感事，義近於諷諭者，二十有八首，首列之，曰近古編。其次抒懷贈答，遊覽之作，無足爲重輕者，三十有八首，曰遺興編。又其次則聲病俳偶之言，大雅所不屑道；其中雖亦間有取義，然以其體既卑，不足復爲區別，統列之於一等，凡九十有二首，曰諸俗編。而又附以詠物等詩十二首，曰諸俗附編。

嗟夫！余之詩既不足爲詩，而又無子，異日誰愛惜之者，必將供人之糊壁耳。然以

無用之詩以之糊壁固當。此乃吾曩者誤用其心之非，而不得以答夫棄鄰之者也！

乾隆癸丑仲冬，魏人崔述自序。

知非集目錄

頁數

弱弄集舊序

..... 一

自序

..... 一

賦

惜賦

..... 一

懷舊賦

..... 三

玫瑰露賦

..... 三

五言詩

感遇（十首）

..... 七

都中送舍弟南歸（三首）……………八

清化鎮晚眺書事寄朱松田……………九

磁澗……………九

邠州步月……………〇

雪後登邠州城……………〇

擬古……………一

讀杜詩……………一

晚春自都門抵易州，秦苞文邀同仰瞻行殿……………一

村僧……………二

雜詩……………二

清明晚眺……………三

九日登欄石山……………四

自東水度響石嶺……………一四

觀華山圖……………一四

京邸歲暮……………一五

九日與紀東川登儒山兼以誌別……………一五

夢中送別李翰林琪園因成短韻寄之……………一六

庚寅仲夏書事……………一六

宿青石澗……………一七

黃鸝（有序）……………一八

七言詩

憶舊遊詩寄朱松田……………一一一

送董公常南歸……………一一二

| | |
|----------|-----|
| 雪後寄成自堂 | 二二二 |
| 酬同年殷蘭亭見贈 | 二二三 |
| 贈東明沈銘亭 | 二二四 |
| 迂歌贈別王懋勤 | 二二四 |
| 牛女行 | 二二五 |
| 只當行（有序） | 二二六 |
| 春花行 | 二二七 |
| 病起題庭中桃花 | 二二八 |
| 爲成陟庭題浮雲圖 | 二二八 |
| 望京樓 | 二二九 |
| 負薪行 | 二三〇 |
| 寄酬韓邠州 | 二三〇 |

題婦翁成北樵先生愛蓮圖……………三二

秋夜獨坐……………三三

登黃華至王母殿……………三三

五言唐體詩

八韻詩六首

西師奏捷恭賦……………三五

順天試賦得『平秩西成』(得『成』字)……………三五

順天試賦得『月中桂樹』(得『香』字)……………三六

禮部試賦得『河海不擇流』(得『虛』字)……………三六

禮部試賦得『燈右觀書』(得『風』字)……………三六

禮部試賦得『春服既成』(得『鮮』字)……………三七

四韻詩二十五首(韻剛案，後多六韻詩一首)

離緒……………三七

將赴邠州次韻留別舍弟……………三七

北邙山曉行……………三八

新安道中……………三八

嶠關……………三八

永壽縣……………三八

早春……………三九

夢歸漳上，尋故居不見，成首二句，因續成之……………三九

冬夜對月……………三九

華州曉行(二首)……………三九

武安雨夜……………四〇

| | |
|----------|----|
| 賈氏廢園 | 四〇 |
| 登易州西山 | 四〇 |
| 出都道中 | 四一 |
| 雨行 | 四一 |
| 送人秋試 | 四一 |
| 待月 | 四一 |
| 中秋 | 四一 |
| 夜坐 | 四二 |
| 黃濱雜咏(四首) | 四二 |
| 送門人李莊入都 | 四三 |
| 夜明柴(六韻) | 四三 |

七言唐體詩

原編四韻詩十九首

- 舊宅新築（三首）……………四五
- 朱公子兄弟枉駕見過……………四五
- 宿寶店……………四六
- 元夕感舊……………四六
- 孟津……………四六
- 函谷關……………四六
- 登慶善寺斷風閣……………四七
- 秋思……………四七
- 歲暮即事……………四七

留別韓邠州……………四七

趙北口……………四八

送同年李旭亭令石城……………四八

客館書懷……………四八

臨壇崗……………四八

春暮即事……………四九

山行……………四九

重五……………四九

續入四韻詩七首

楚王鎮懷古……………五〇

禮部試歸夜坐……………五〇

自詠……………五〇

綠添……………五〇

紅減……………五一

和廣平孫學師寄贈原韻……………五一

邯鄲七夕（是歲閏六月）……………五一

再續四韻詩二首

心緒……………五二

登西山白雲寺（在礦窟村東，俗名礦窟山）……………五二

戊申除夕，明晨五十……………五二

附錄四韻詩八首（韻剛案，實十首）

鄉試後賦秋雁……………五三

中副榜後戲作……………五三

白燕……………五三

紗窗.....五三

雪彌陀.....五四

秋燕壘和韓邠州韻.....五四

細君寄衣並詩至賦此答之.....五四

贈內.....五四

晚秋清流道中.....五五

將至館舍得句.....五五

五七言絕句

五言絕句十首

古意.....五七

白警.....五七

| | |
|----------------------|----|
| 一片 | 五七 |
| 春日 | 五七 |
| 乙酉除夕 | 五八 |
| 論詩 | 五八 |
| 對酒 | 五八 |
| 獨坐 | 五八 |
| 春日 (廻文) | 五八 |
| 擬遊西山至新店不果行 | 五八 |
| 七言絕句三十一首 (韻剛案，實三十四首) | |
| 公子詞 | 五九 |
| 秋燕詞 | 五九 |
| 春暮 | 五九 |

出都……………五九

新豐市……………五九

咸陽渡……………六〇

京邸有懷(二首)……………六〇

無題(二首)……………六〇

惆悵……………六〇

偶至故巷，見瓦礫為沙埋盡，漫興……………六〇

春夜……………六一

和張絜卿花間雜詠之二……………六一

蓼花

老少年

訪李琪園同年，適值午睡，因眠客榻……………六一

酬呂東山（一首）……………六一

過河南村題隆天都土地祠（祠中有碑云，卽唐昌黎韓退之）（二首）……………六一

送高贊府玉符北旋（八首）……………六一

率筆……………六三

大名秋曉……………六三

遊羊城山（二首）……………六四

桂窗樂府選

水龍吟（登華陰岳廟後閣望華山）……………六五

又（菊影）……………六五

木蘭花慢（京邸送客）……………六六

百字令……………六六

滿江紅……………六六

| | |
|-----------------------|----|
| 又（初秋寄秦菴文） | 六七 |
| 蝶戀花 | 六七 |
| 憶秦娥 | 六七 |
| 花非花 | 六八 |
| 又 | 六八 |
| 又 | 六八 |
| 又 | 六八 |
| 水調歌頭 | 六八 |
| 金縷曲（自彰德遊蘇門，道經古蹟頗多，漫題） | 六九 |
| 洪跋 | 一 |

知非集 賦

惜賦

原夫慮多偶失，事罕萬全；探隋珠以彈雀，各一簣於山巔。天與不取，前功盡損，悔之無及，比比而然。於是僕本多情，但焉惋惜，拍案歎歎，掩卷不釋！若深痛乎予懷，神不寧者累夕。

有如樂生提旅，深入齊都，彈丸兩邑，指日成誅；讒人交構，懼罪逃遁，降城盡叛，遂失海隅。至若張良發憤，欲雪韓恥，東遊滄海，陰求力士，博浪潛踪，狙擊天子，誤中副車，大索不止。右乃武侯出師，祁山乘勝，三郡來歸，關中響應；任遠律之參軍，失街亭之要徑，隴西之地盡亡，偏安之勢遂定。又如鄂王北征，朱仙大捷，太子宵奔，幽燕震慄，義士爭迎，臨河欲涉；忽奉詔以班師，降金牌之重疊。此皆義關宗社，事係生民，大功垂就，一跌

不振；哀九京之不作，能勿痛惜夫古人！

若夫賢爲人望，善乃國紀，或應運曾而後生，或培百年而後起。況夫賈誼學期王佐，上元才非百里，道濟乃萬里長城，賓王亦一時才子，張元三輔之奇材，鄧弼關中之壯士，均宜寶此善人，勿令失所者矣。而乃鸛鳥空賦，驥足難舒，人主生其疑貳，宰相吝其吹噓，石上題詩，反逃身於異國；市中舞劍，終槁死於蓬廬。數奇不遇，可勝惜歟！

別有寵姬易帶，愛妾換馬；老侯氏於宮中，棄昭君於塞下；鷓鴣打鳳，恨大中之粗豪；蕢解開花，憐國香之艷冶。此其人皆麗質芳姿，窈窕淡雅，遇人不淑，負茲嬌態，悵佳人兮難再得，墮淚珠兮如灑。所以令千古蛾眉短氣者也。

至於池荷並蒂，清姿如雪；夜半萍開，一枝忽折。大宛竹杖，天下所稀，削而圓之，以漆爲衣，使絕世之奇種，竟埋沒其芳菲。更有蘭香馥郁，桂影婆娑；淒涼空谷，寂寞山阿；草木有知，傷如之何？而況醅覆左思之詞賦，火焚李賀之詩歌。又何怪乎幽人逸士，憑弔山阿，悵世界之缺陷，不禁涕泗而滂沱。

吁嗟乎！天意久渺茫，人事多錯誤，豈成功之取忌，亦全美之招妬。惡草能長茂，好花不久開。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歎已往之不可追兮，又何貴乎悲歌慷慨而惜之也哉！

懷舊賦

倚樞檻以凝睇兮，感秋華之搖落。悲日月之易邁兮，嗟余生其焉託。身蓬轉而萍飄兮，情紆軫而不樂。慨勳名之未立兮，徒追歎於曩昨。

憶余之方總角兮，涉人事之未知；進絃誦於庭幃兮，退嬉於階墀。豈幼穉之易憐兮，曾膝下之未暫離。兄弟合業而同方兮，情愉悅而奚疑。嗟衡漳之肆虐兮，故里忽溷爲澤國。家室頽而無復存兮，依昏姻而苟食。霜雪紛以交集兮，涉寒流而未息。慨流離之備嘗兮，淚縱橫而沾臆。

遂衣食於奔走兮，桑與梓而屢違。初猶翱翔於州郡兮，漸留滯而罕歸。攬征轡而西來兮，登邪山而歎歎。故鄉遠而難見兮，魂依依而欲飛。

夢少年之往事兮，視喬木其猶未朽。入西園以遊目兮，偕幼弟而握手。步逍遙於三徑兮，攀依依之楊柳。若姊妹其皆幼兮，嬰兒戲而相友。親左顧而顏齊兮，進霞觴之春酒。忽目眩而心悸兮，恍驚起而何有。

窈黯黯而未明兮，鼠剝啄而羣走。風細細而無聲兮，月沉沉而當西。悟此身之猶客兮，悵歸期之未定。心惆悵而不寧兮，身輾轉而如病。迫薄曙而不寐兮，思綿綿而靡竟。恨韶華之不再兮，聊優游以待命。

亂曰：陟岵岵兮東望，思舊遊兮神傷。何日兮微祿，買薄田兮歸故鄉。蒼茅屋兮藝稻粱，偕昆弟兮奉兕觥。承色笑兮無央？

玫瑰露賦

原夫玫瑰之爲物也；其色則深紅淺紫，環花艷美；其態則嬌媚柔和，宛轉婆娑；而其臭也，醞醞勸醇，侵人入骨，尤能麗清虛而常存，隨風而汨沒。此其所以異於衆香之銷歇者也。

爾乃攀條折榮，棄蕊取英，金盤貯之，玉杵擣成。又恐雜於濁者，失其清，滯於形者，遺其精；欲襲花氣之香，無如朝露之零。蓋惟質清，故不染其艷麗；而惟性虛，乃克受其芳馨。爾乃貯之清壺，取其冽也；置之書案，資其潔也；淡泊無塵，水澄澈也；醜醜纏繞，香縈結也；醜醜驟至，遇風而初泄也；齷齪漸甚，往來而不絕也。斯誠勝於木蘭之所墜，與五明之所攝矣。

蓋在露也，不爲如飴之甘，而爲有飴之香；而在玫瑰也，不爲拂地之紅，而爲著水之素。是香固附露而長生，而露亦緣香而愈著；雖各異其本來，實變化而合于度。豈若與歌軟障，徒致賞於名花；濯立金莖，惟營情於仙露。

若夫屏閒無事，密室醞醞，清香徐來，郁郁紛紛，馥如蘭佩，馥若檀焚，染指而三日不

滅，啟蓋而一室皆開，注之硯則馨香滿紙，點之茶則齒頰生芬，能不心曠而神怡，氣清而意欣也哉！

且夫露降乎天，於五行也屬水；玫瑰產乎地，於五才也屬木。固聚天地之精華，而合水木之芳馥，故其爲氣也若隱若見，而其入人也不疾而速。

然非有荷令之香，則玫瑰且羞其臭；苟無叔寶之清，則露亦厭其濁。吾賞其臭之如蘭，吾愛其人之如玉！

知非集 五言詩

感遇

髫年愛詩書，發憤觀四庫。讀史恥記誦，窮經薄章句。弱冠遊四方，慨然識時務。雖未登雲霄，經綸及時具。豈爲夸浮名，兼濟本吾素。一朝功業成，高尋亦松去。南山有元豹，七日無所食。豈不嘗飢餓，澤身可華國。文成出深林，萬物皆避匿。人生富與貴，忽如空中色。所患少不學，老大興嘆息。挑燈絕韋編，此意竟誰識？鯤鵬生北溟，一飛可萬里。如何待培風，雙翼不能起。豈不困泥沙，雁鴻非我擬。欲奮垂天雲，六月暫相俟。蜩鳩雖同笑，何足病君子！

芾鷲出幽谷，悲鳴求其儔。喬木豈無鳥，振翮自遠遊。人情久淡薄，誰可結綢繆？飯且望報，況復同車裘。雷陳旣已矣，歸來息交遊。

秦王求趙璧，厥價十五城。相如上大夫，乃以生死爭。寧知在楚時，再獻未知名。空

山懷至寶，雨淚落縱橫。歲寒識松柏，區區何足榮。

右軍書之聖，而拂村嫗意。大瓠置市井，不如斗筲器。哀哉英雄人，用武苦無地！

宗書御碑，金錢易一字。從來異代寶，多爲世所棄。

洪鐘所以貴，不叩則不鳴。不叩而自鳴，叩之將無聲。夜光無因至，按劍或相輕。奈

何炫己長，以取當世名。尙口易招妬，多言乃搖精。不如守吾素，逍遙待連城。

桃李下成蹊，富貴人所欲。何爲冥寂上，入山自拘攢。所寶良不同，豈必皆榮祿。曾

皙嗜羊棗，公都美梁肉。誰爲知味人，千古難相服。人生貴適意，安知世所逐！

田疇應州辟，間道行萬里。歸來致君命，義不戴仇恥。豈嘗食其祿，所感在知己。五

月被羊裘，見疑延陵子。悠悠何足論，賢者尙如此。安得齊鮑叔，甘心爲一死？

琵琶發豔曲，滿座皆歡醉。琴瑟揚清操，聽者倦欲寐。淫聲易悅人，雅音久斷墜。符

呂有真傳，安能取世媚。留待知音人，臨絃共一試。

都中送舍弟南歸

與汝同北來，送汝獨南去。可憐滹沱水，不得同時渡。雙影自此分，孤舟泊何處？臨歧草草別，此情對誰訴？

汝歸侍親側，吾留依帝城。遙知後夜月，不似此時情。向晚宿野店，征隊蕭蕭鳴。惟有思鄉夢，與汝同南行。

相親復何人？同胞惟予汝。忍見燈前影，南北忽分處。欲泣已無淚，欲立竟何語。不知此時腸，斷作幾萬縷！

清化鎮晚眺書事寄朱松田

隨山西南行，未暮憩客館。乘暇眺晚色，叢篁互驅獸。大行翠屏列，淇水玉帶展。綠柳夾清渠，春城倚翠巘。擁泉溉隴畝，下田變沃衍。雪浪激飛輪，石磴如雷轉。河曲野徑迷，雲起暮山斷。細雨催人歸，翛然忘近遠。惜君未同游，寄此代書柬。

磁澗

際曉發洛陽，亭午出磁澗。水流砂石間，青山夾兩岸。突兀摩雲霓，一徑自中斷。詰

曲隨山行，十步不相見。入谷天忽小，上坂山復亂。迤邐循水涯，倏忽登天半。山谷疑無路，將近勢復變。忽聞重霄中，人聲若相喚。仰見穴處民，午煙起炊爨。羣羊如蚤虱，蠕蠕略可辨。極目歡幽情，登臨遂忘倦。更欲凌絕頂，乘風捫河漢。

邠州步月

秋晚碧天淨，日暮步高闊。川原曠遠目，層雲吐皎月。烟消寒潭清，千里鏡中澈。水氣浮蒼霧，山光爛白雪。下望平沙處，草樹疏行列。旅雁空中鳴，素影淡欲滅。西風吹夜涼，泠泠浸心骨。高談忘久立，微霜忽已結。佳期未能還，惆悵不可說。覓徑赴歸路，蒼茫月亦沒。

雪後登邠州城

北風敲海冰，萬里紛積玉。曉色破餘寒，高城一登矚。羣峰亂遠近，兩儀混清濁。川原平若水，依微辨寒木。石梁拖虬龍，蒼崖衣綃縠。雪岸響冰澌，野水暗通谷。一樽對寒雲，清冷盪遠目。落筆成短韻，蒼茫失五嶽。

擬古

仗劍出交河，北風寒墮指。白日草中沒，黃沙天際起。丈夫生有爲，豈得顧妻子。節旄歷三軍，便宜制萬里。感君不相疑，甘心爲君死。

讀杜詩

自從仰大華，天下無奇山。自從俯黃河，九州無洪川。山川無慮萬，眼大不足觀。大哉少陵詩，上下三千年。建安何足道，王孟寧比肩。韓歐難爲後，屈宋難爲前。自從有詩來，無公之詩篇。圖時垂萬古，河漢懸中天。我少未知學，讀公詩最先。初不識其妙，但謂言當然。厥後覽諸家，瑣細不足宣。昵昵兒女語，啾啾蟲鳥喧。披之不終卷，兀兀輒欲眠。乃知大歷後，其詩盡可刪。惜後無真賞，徒耳盛名傳。掇拾崑崙石，球琳反棄捐。低昂效嘯笑，分裂竊語言。譬如持尋丈，妄量天地寬。黃鐘與鄭衛，所辨寧一絃？悠悠千載來，知音何其難！

晚春自都門抵易州秦苞文邀同仰瞻行殿

乍別鷺塵地，息肩山水州。主人重夙好，勝境相偕遊。楊花密雪布，槐影疎雲流。嗟
峨仰行殿，清秀謝雕鏤。大行列作屏，易水環爲溝。泉聲引風雨，石勢盤螭虬。奇峰
斷忽起，密徑尋轉幽。陰洞雲霧細，淒淒如深秋。小憩朱欄外，清茗盡數甌。擬作上
林賦，愧非相如儔。

村僧

村僧居村中，所見惟農牧。朝出刈青菱，暮歸飯黃犢。芸田烈日下，胼手胝其足。盡
日無休閒，法華從不讀。問以因與緣，茫然舌如木。自云『有弟子，授書入鄉塾。大
學與中庸，經年猶未熟。每愁食指衆，田少倉無粟。那堪度牒錢，縣隸復來促。』我
聞僧此語，不覺笑捧腹。佛敎人出家，出家果何欲？方期離六塵，況乃計盈匍。儒者
關異端，謂佛害最酷。今且讀儒書，力耕藝禾菽。觀其所行爲，何以異凡俗？然猶名
爲僧，但以其頭禿。若令髮勿薙，娶妻入禪屋。卽此同齊民，何煩汰且逐。

雜詩

孔子慎釣弋；孟子遠庖廚；聖賢用禽獸，有節不可踰。太古餐毛血，未有犁與鋤。禮樂既已興，此事當躊躇。佛氏戒殺生，其說雖近愚，要之過於厚，仁者之心與。佛之爲異端，不在此區區；所以害名教，乃因虛與無。後儒學識淺，自謂聖人徒；唐虞道漸微，不能一補苴。六經踵訛謬，誰敢異註疏？甚乃言心性，掇拾佛之餘。獨此稍近理，胡爲苦擲揄？乃知耳食者，徒得古人粗。麴牲誠可戒，敵帷亦有須。此言世不信，留以待真儒。

清明晚眺

到山僅十日，憑眺已三度。初觀崖下泉，汨汨清流注。繼登白羊城，俯瞰漳東麓。羣嶺各杈枒，數行迭交互。值茲清明辰，桃林復信步。朱英雖未繁，艷蘂已先吐。夾岸盡蒼崖，西山遠盤踞。隔山見遙岑，蒼茫若烟霧。云是大行脊，懸巖最高處。却憶少年時，勝遊昔曾屢。壯歲反懸車，經年縈俗務。常恨無佳境，爲我誦讀助。常恨無幽人，同領詩書趣。今年來山隈，悠然感吾素。賞心或不遠，隱者倘可遇。夙願庶幾償，使

欲溯流去。

九日登爛石山

積雨當新晴，山川可眺玩。況值重九晨，秋深物已換。攝衣升崔嵬，從游備童冠。丹柿耀林間，白草明谿畔。北顧衡漳流，蜿蜒繞匹練。遠樹漸蒼茫，洪波半隱見。西山生白雲，青翠忽中判。截然橫兩重，遙天互一線。登臨暢幽懷，留連遂忘倦。黃花雖未開，此樂亦足羨。歸來自傾倒，景物猶在眇。還勝吐少凌，霜鬢徒悲歎。

自東水度響石嶺

適從山上來，回首不相識。山勢須臾變，行人迷物色。嶺峻石嵯峨，崖峭徑逼仄。控轡不敢瞬，況乃暇喘息。登高羣巒來，下坡衆峯匿。升降無了時，亂山何所極。前山隙忽開，平原薦在即。莫嗟行路難，白日幸未昃。

觀華山圖

昔聞太華山，高出諸山外。頭戴天爲笠，腰繞虹作帶。常思凌絕頂，一與白帝會。濯

足天河流，引手星晨隊。匏瓜一繫身，此意久茫昧。豈知丹青手，力與造化配。昔將西岳尊，移來與我對。仙掌何峻嶒，桃林連楚塞。崎嶇陡盤路，碎澗飛急瀨。峯插霄漢心，壁立雲霞背。十年曠觀志，此日始覺快。出門視城府，藐如芥與帶。何必問真源，方知天地大。

京邸歲暮

霜雪催歲暮，北風吹衣巾。遊子何所思，鶴髮堂上親。兩兒各出外，衾枕曠爲溫。況復憂家事，晨夕自苦辛。我聞古人言，有時仕爲貧。但得抱關祿，敢辭擊柝勤。不然棄詩書，俯首事耕耘。莫笑江上賈，洗腆亦足珍。甘旨聊可供，榮辱誰復論！

九日與紀東川登儒山，兼以誌別

久識儒山勝，無因共躋攀。秩風肅原野，攜手何辭艱。繫馬古槐下，覓徑亂石間。不惜謝公屐，寧論孟嘉冠。漸升雲木上，頓覺天地寬。四山豁如退，蜿蜒遙相環。危橋跨洛水，水落平無澗。日晶長空迥，沙白孤村寒。山風高轉急，凜冽難久觀。歸心浩

莫過欲去仍盤桓。佳節古所重，別離況無端。遙知同樂處，他日夢中山！

夢中送別李翰林琪園，因成短韻寄之

別意已如夢，夢中仍送別。琪園從此去，淚盡不忍訣。世事尙周旋，而我性猶拙。感君重故舊，不肯遺蹇劣。貴賤交乃見，升沉情愈熱。忽云歸海上，使我肝腸裂。我時新墜車，扶杖痛欲折。握手問後期，相視未敢說。放聲盡一哭，幻影瞥然滅。乃知身在牀，獨臥秋窗月。願君長自愛，相期追前哲。尤宜惜此軀，歡樂不可竭。富貴君自有，無爲差一蹶。安知非黃金，百鍊始奇絕！耿耿懷此心，無由自陳列。因風寄遠情，以詩代喉舌。

庚寅仲夏書事

去年龍晝眠，三秋乾不雨。禾稼旣罄收，植麥百無五。春日復愆陽，四月始播黍。農夫憂如焚，秋禾遠難許。且幸麥將登，飢腹暫可鼓。平明入野田，腰鎌呼亞旅。來來何處人，千百不可數。弱者乘時竊，強者公然取。大言通姓名，其猛如狼虎。頃刻莖

穗盡一粒不得煮。始信爲盜樂，不似爲農苦。方今太平時，豈宜縱狐鼠。況乃近城市，非有山澤阻。縣令不行法，我爲嗟何補！

宿青石滾

暮投青石村，村小乏逆旅。有屋陋且狹，再三請乃許。入屋惟灰塵，其深寸四五。掃除一席地，稅駕暫茲處。出門問居民，餅肆設何所？皆云「舊有之，門閉因天暑。」溫言白主人：「爲我暫炊煮；但求得粗糲，不敢論鷄黍。」主人搖手言：「妻病室無女。」躊躇良久時，乃爲請鄰父。坐久杳無聲，徬徨見河鼓。飢腸枵欲鳴，渴舌焦難語。食至更已深，草草充肺腑。解衣就枕欷，無牀代以戶。飽蚤躍被中，飢馬喧簷下。竟夜眠未成，遲明天復雨。雷電勢交加，滂沱澤應普。屋漏墜泥多，紛紜污藍縷。推枕起披衣，中庭浩無語。前途遼水深，何以能達府？我聞昔晉重，乞食五鹿野。在外十九年，歷歷嘗險阻。夫丈多艱難，安知非玉汝？自念生平來，如此衆難數。避水登空臺；操舟出荒渚。半年七徙家，至今爲酸楚！此後數浪遊，往往亦齟齬。歲月忽已非，辛

勤復笑補。腰痛勞即伸；眼昏字難覩。百病相糾纏，壯心漸已腐。初困後必亨，茲念
久黃土。此身非少年，誰堪復此苦！有兒甫彌月，何時可繼武？天命當憂勞，人力豈
能去。且將枕上懶，細向詩中譜。寫寄殷廣文，牢騷恐不取。

黃鸝

余嘗讀少陵詩，其杜鵑篇首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
有杜鵑。』蓋敘地氣之殊，以開下文意耳。後人不識文體，求其字句之工
而不可得，遂謂此本詩序而誤合之；或又從而爲辭，以爲其古在此，皆謬論也。
古人論詩，但觀通篇命意所在，及其頓挫結構之奇，原不以三四語判工拙也。
淺學之士，求新奇於字句，其於論詩下矣。況欲以此繩少陵乎！余居河之北，
未嘗見黃鸝，遊關中始遇之。及來鄴西，此鳥頗多，乃知河北固自有之。喜
之，爲吟一篇，而不覺其句勢之與少陵同也。高下殊科，由才之異，而詞旨相
犯，則境之同。古今事原有極相類者，此何足怪，且其工拙亦不在是。然論

少陵詩者，使見余作，又必以爲襲少陵矣。

關中有青鸛；河北無黃鸛。鄴東無黃鸛，瀕山有黃鸛。我昔遊秦川，繡原初結襦。青山繞官舍，好音發幽枝。乍洗風塵耳，頓忘身爲羈。歸來多株守，遂與清景辭。結廬近市井，混跡事委蛇。盈耳者何聲，羣鴉噪階墀。不然風雨夜，屋後號梟鴟。（舍後有鴟巢）可憐廿五載，煩囂少寧時。豈知今年春，西來山之陲。重聞脫皖聲，使我心再怡。知與故人別，江海復相攜。乃知地氣殊，遂使物情移。出谷能求友，止隅不履危。爾聲良足愛，爾智尤可思。微物多興懷，從古皆如斯。不見杜陵集，中有杜鵑詩？

知非集 七言詩

憶舊遊詩寄朱松田

憶我與君惜年少，把酒晚香（堂名，在郡署東偏）乘夜涼。池中洗手弄明月，珍珠灑落盈蓮塘。曉來却看草亭雨，玉團迸碎聲玎璫。自謂與君有仙骨，世人未許同翱翔。秋深老菊尤奇絕，三峯（堂東北隅有假山，上有三峯）俱戴黃金妝。『十八學士』爭索句，（是時有菊，本卅十八花，花皆美盛；觀察公頌之以『十八學士』云）筆墨浸漬東籬香。年年此時共歡樂，豈知一旦成參商。惆悵清原分手去，湘水茫茫蒼梧暮。湖南已恨信音稀，何況雁飛不到處。我亦漂泊風塵間，數年未得開心顏。回首舊遊如天上，惟有夢中時往還。青槐依舊當窗倚，攜手同行百花裏。共憐久別乍相逢，命僕開樽顏色喜。秋風吹寒夢易覺，覺後始知人萬里。古寺惟聞落葉聲，青燈終夜涼如水。問君南歸何日來，流光冉冉春花開。應須共醉三百杯，胸中無限魂纏語，留待松田來時吐。

送董公常南歸

董公不樂居長安，飄然乘風歸故山。一杯兩杯清夜醉，千里萬里明月寒。雪埋馬兮北風起，漚沱冰堅兮不聞流水。甯不覺冰堅雪重行路難，爲念老親思稚子。與君同鄉更同客，欲共君歸歸未得。爲君今夜發清歌，明日君歸奈我何？

雪後寄成自堂

玉龍昨日戰曠野，紛紛鱗甲自空下。階前數寸掃還積，須臾埋盡庭中石。是時崔生方閉門，虛窗硯凍爐火溫。來朝風定拔關視，冰壺浴出乾與坤。青陂紫陌香何有，粉勾幾點林中村。四圍漸遠益浩蕩，上混天色無線痕。廓然引望意未足，緩控霜蹄踏瓊玉。道凹隴突了不分，岸合川平水潛伏。厚者爲風所摺皺，勢若江湖浪相逐。薄者經日面破穿，竅紋細碎如綺縠。侵晨霧重林更妍，條條玉帶垂馬前。花纖葉密削不就，空明洞澈琉璃寒。亭午霧消冰漸墜，窻間曲處留三四。渾是江南溪上梅，冷蕊疎枝寫幽思。貪奇嗜怪輕寒威，鬢結爲冰不自知。直疑身在瑤臺住，肌骨清靈欲仙。

去。忽憐城市人幾許，樓館重遮竟誰覩。惟有街頭三尺泥，朝蹂暮蹴深埋股。羊羔美酒飲者樂，錦帳佳人笑相謔。終身不願知外事，況茲清景更索莫。郡城中人成自堂，會共逍遙山水傍。紫薇踏雪冰澌滑，至今此意忘未忘。吟成寄去廿餘韻，和否由君都不問。丁寧莫向外人語，笑落唇中齒四五。

酬同年殷蘭亭見贈

我家舊住漳河曲，家傳數卷殘書篋。有時攜書河上讀，不識書中有金屋。卜八衡漳沒吾縣，單衣禦冬豆充飯。始知祿仕因家貧，素衣奔走長安塵。買得新來好花樣，午夜寒燈到雞唱。磨礪豪氣逐時趨，有親不敢言高尚。可憐點額終無己，自負褻鋤給甘旨。椿堂白日沉西山，從此功名淡如水。無聊且讀篋中書，偶然有得還躊躇。漫向晴窗污故紙，豈有文章追左史。君不見圍棋客，呼盧人，夜忘倦，晝忘飧，亦不過破除歲月而何足爲賢者陳。近來愁多病日積，已都却去不復惜。感君貽我金玉言，讀之再四心豁然。不辭結束學年少，但恐顏色非從前。會當攘臂作馮婦，安得春風馬上

隨君鞭！

贈東明沈銘亭

少年意氣凌青雲，秋風走馬長安塵。
結交天下豪傑士，酒杯詩卷同逡巡。
龍門點額十五戴，故交升沈復誰在？
石渠天祿位已高，綰符分郡情應改。
敝衣鰲面歸故鄉，鄉人見之走相藏。
經年不識隣與里，況復天涯書一紙。
已甘落魄爲人棄，不待人嫌先自避。
短衣操作混傭奴，新詩題向空山寺。
豈知負笈郡城遊，猶有沈郎同應求。
傾蓋如故不足異，百遍相過無厭意。
清才逸思自無敵，迂拙何由得君惜？
乃知自有嗜痴人，不須和嶠方爲癖。
沈郎沈郎且自愛，恐被旁人笑君怪！
長風波浪須臾間，而我寧堪值一錢！

迂歌贈別王懋勤

十六游府宅同學笑迂僻。至今二十有四載，鬚長髮短迂猶在。
少年雖迂迂可說，中年因迂與世絕。
高軒飛蓋各逡巡，白月寒山自怡悅。
鳳臺王子何翩翩，正定相逢正

少年，別來六七載，風度仍清新。聰明溢眉宇，心細如絲縷。察言觀色世無二，不語已能知人意。自言「智慧無須書，白頭黃卷多迂儒。平生不解有疑事，周爰咨謀胡爲乎？」每與我言常微笑，笑迂疎，彈古調。「古來俊傑無不識時，君今持此將奚爲？」然猶胡爲乎不相棄，殷然與我締交誼。圍爐長恨不三更，洗盞從來祇半醉。不迂重迂世所稀，迂已爲君分半歸。不然豈有宿緣在，與君前世同雙飛。（古詩：「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月窮歲暮吾將轉，此別未知相逢之近遠！煩君記取迂何如，他日還看加損無。

牛女行

文人好奇口如簧，牛女之說何荒唐。天高星遠聽不到，一任凡庸談短長。古人制名但以象，豈有夫婦如鸞鳳。小雅偶然曾並舉，皖牛跂女喻履霜。衆星雜列非有意，不見天畢西長庚。後世因之遂附會，謂「女爲婦，牛爲郎」。天孫下嫁惰於織，帝命隔之以河梁。盈盈一水不得語，札札無由成報章。何人妄撰博物志，浮槎乃至天河傍。

丈夫飲牛婦與石，客星犯斗尤渺茫。自此相傳爲佳話，誰復沿流窮濫觴？姑妄言之姑妄聽，聊資談塵添詩藁。閨中女兒競慧巧，禱之於神亦尋常。春宵織女尙在地，初昏未睡空徬徨。五月六月星漸高，炎風煩熱如沸湯。初秋庭院氣稍爽，此星正在天中央。近朔數日苦夜暗，陳瓜設酒昏無光。近望數日嫌月明，碧天萬里星掩藏。不
明不暗煩斟酌，曰維七夕辰最良。日數月數兩符合，後則重九前端陽。沿之日久習
不察，遂謂此夕同蘭房。烏鵲填河乘夜度，五更分手難爲腸。方朔上天竟誰問，張儀
舌在憑低昂。自緣世人喜爲媒，彭郎小姑亦拜堂。人亦有言鬼易畫，爲其不見人難
詳。離騷天問皆如是，寓言豈但推蒙莊。近世儒生讀書少，乃至以博相誇揚。雜家
小說齊東語，遂與經傳同縹緗。羲和驅車猶可說，常儀讀作娥無端紅粉妝。繆公囊
粟豈足辨，仰天一笑詩成行。

只當行

『只當』魏之方言，已知其誤而自恕之詞，猶云『只以爲』也。野之夫好

以意度人，怪怪奇奇，匪夷所思。所行事具在目前，了不一觀，聒而與之語，亦終不信。幸而情狀終露，詰之，則曰：『我只當云云耳。』若其料本屬意中，而其事反出意外者然。作只當行。

『只當』，水炎火漲，日自西升，魚遊樹上，英雄氣短，冤難伸，泣盡鮫珠，人不聞，夷齊讓國，采薇蔽，『只當』西山來行竊，盜跖日日生食人，『只當』閉戶安清貧，『只當』萬鍾『只當』取楊朱一毫，『只當』與『只當』婁公惜罵座，『只當』灌夫不拭唾，不視所以觀所行，『只當』二字胸中橫，饑秦辨口如懸河，技窮其如『只當』何？前者『只當』已知誤，後者『只當』仍不悟，世間萬病皆可醫，惟有『只當』無法施，『只當』何所極！忠臣孝子無顏色，天生『只當』困聖賢，莫怪世人昧不識。

春花行

君不見春花渥如少年容，風雨搖落似老翁。花落有開時，少年一別無還期。花開花

落人已老，愁時常多樂時少。如何此身非金石，百髮交攻頭不白！勸君酒，君莫辭。智者樂愚者悲。生前不肯花下醉，死後榮名竟誰知？

病起題庭中桃花

累朝寒疾不窺戶，桃花爛熳庭中吐。隔窗惟識花蕊香，豔色爭春無由覩。病起小立軒楹間，已見此花墜紅雨。三分春色二分歸，一分枝頭能幾許！自恨芳辰等閑過，不爲此花葬塵土。年年有花似今日，雙鬢漸凋無計阻。今年興已非往年，明年知復如今否？且浮大白花枝前，對此不飲愁何補！

爲成陟庭題浮雲圖

浮雲先生知足早，弱冠已看萬事小。蟲肝鼠臂隨所爲，蝸角蠅頭破除了。至今逍遙四十年，更無些事縈心田。欲傳此意誰能傳？龍眠畫家夏惇子，貌得先生青山裏。回頭看雲雲在空，乍舒乍卷隨天風。寧知上下西與東，取此爲號非偶同。嗟余少年競文戰，名流傾倒相欽羨。但看騏驎上青雲，漫想鸞駘追紫電。白鳥黃鸝須臾變，又不

能趨起謁州縣，盛衰之理原逐時爲轉移，復何怪乎里人之相賤，豪氣消磨壯志灰，移家欲住西山隈，清溪繞舍無塵埃，前山雲暗人踪杳，門外落花深不掃，孤稚相依去未能，手把此圖自顛倒！

望京樓

有明百戰得海內，要使龍孫同富貴，神宗愛弟穆宗兒，封以潞王國于衛，親王歲祿自有常，莊田日請不可量，金珠幣帛溢府庫，常苦錢財無用處，危臺上起望京樓，臺盡嶽登巨石修，數去方知高百尺，曷時應是斃千牛，看花樓在此樓東，其高相亞制略同，樓外假山盡怪石，八卦危亭倚削壁，山南水遠橋相連，梳妝之樓當橋前，處處崔嵬擬帝闕，朝朝歡笑做神仙，仙尊屬近無人問，惆悵繁華如轉瞬，鼙鼓無情匝地起，一朝宮殿生荆棘，我來弔古春城隈，望京樓盡惟荒臺，美人歌舞安在哉，西山蒼翠依然來，廢沼耕爲圃，剩上籠爲坏，軍人火藥洞中貯，營將教場宮內開，盛衰常事不足異，可惜潞王僅一世，當時空自矜豪奢，豈知身後已無家，武王昔日

封康叔遺誥猶存俱相勗；不聞起樓臺，不聞作山谷。其後享國一千載，百姓思慕永不改。君不見武公祠，棗竹如簣淇之涯；南距衛城且百里，衛人每歲正月往拜之。望京樓，在城內，無人思。胡爲乎越近而貴遠？非盛德感人，烏能若斯！

負薪行

歲不能有春而無秋；人不能有少年而無白頭。古來多少智勇士，到此無所用其力與謀。中年日月常苦疾，一月不敵少年之一日。功名未立髮已華，二十餘年轉頭失。世人重新還輕舊；當時後進稱先生，此日時髦欺老叟。綽約識時務，妖冶衣冠媚當路。酣歌恒舞兼樗蒲，到處逢迎侈豪富。而我塊坐漳之涯，杜門不與通往來。文侯故館空徘徊，魏成翟璜安在哉？惟有踰垣之人留此臺。人生盛衰各有盡，何不攜妻負薪學老萊？

寄酬韓邠州

丈夫意氣凌雲霧，千金萬金擲弗顧。獨有平生知己人，常在心頭不能去。昔余少年

猶未婚，婦翁監州永興路，看山懷古西入關，執雁迎親邠之署。當此之時，公守邠吐
握曾蒙國士譽。逢人說項不啻口，華筵爲我開者屢。幽風九月寒授衣，塞雲關月爭
入句。千言立就飛相酌，輿臺傳送走若驚。州中較試多士集，委余甲乙持衡度。黃
堂開宴窮珍鮮，舞袖歌喉侑舉箸。病辭不允云『無傷，健卽來觀倦卽住』。時來時
往隨所之，不責苛禮公之恕。偶然腹疾却葷肉，別造嘉蔬十二具。好士如公古所希，
毛遂侯嬴見應妬。春風催別楊柳新，扁舟東渡咸陽渡。荆山再獻名未聞，從此歸來
事農圃。短衣持畚自築垣，胼手操作每至暮。不然奔走村墟間，夜犯霜雪曉犯露。
故交一紙抵萬金，況乃車馬江干駐。少年新進意氣豪，一揖不屑恐相汚。更兼市井
游俠多，探丸斫人吁可怖。竄名卒隸倚官勢，杜門猶恐觸其怒。荒田二畝半已侵，茅
屋數椽知難據。窮鄉隸尊塞上卑，視爲固然向誰訴。當日空驚刺史筵，此時却出淮
陰膊。豈知物產近卽輕，或者時有遇不遇。今年二月赴禮闈，再到南柳巷南寓。聞
公官罷歸大都，九陌相尋幾迴誤。歎然一見羅酒漿，別久不覺語言絮。『只喜有子

繼家學，宦囊蕭然本吾素。新詩示我情何深，旅邸煩囂韻未步。春官放榜桃李開，

江上芙蓉不在數。清宵一醉天明行，見何爾難別爾遽！燕山遼遠易水濶，雁下寒沙

日已除。曾云『五月改卜宅』，有夢未知向何處。聊將長句寄北風，月落空城暗秋樹！

題婦翁成北樵先生愛蓮圖

丈人文穆公之後，早傳一經發二酉。看花獨愛周濂溪，作吏不薄陶五柳。昔年監州

古公城，再陳邪風獻羔韭。（公著有邪志續筆二卷）邊村文譽動幕府，檄向平沙戰場走。

黑水寒日草際沒，天山怒風雪中吼。戎衣吟缺關山月，詩脾澆盡窮廬酒。（公從制府西

征，著有塞上草一卷）倚劍躍馬竟何意？一笑非貪印繫肘。偶登原巘看歸鴻，忽憶烟

霞別釣叟。一聲長嘯歸去來，世人妄說時不偶。牡丹之愛宜乎衆，富貴浮雲吾何有？

別有會心命畫圖，圖者凝神幾搔首。靈臺一點筆難狀，却寫江南蓮半畝。秋水瀲灩

濯錦繡，初日晶瑩照瓊玖。而公危坐漣漪中，別有精神蛻泥垢。元方季方亦可憐，風

味如公侍左右。憶我親迎西入關，君子之光始窺牖。論詩從此得津梁，飲酒寧須計

石斗。當時自負青雲望，豈謂歸來尙株守。東還馬首再拜時，碧衣未改愧顏厚。季方持卷邀我題，豈有文章燕許手。不辭才薄由恩重，世上知公復誰某。感此遂題蓮葉間，就問元方汙花否？

秋夜獨坐

天河斜挂南斗欹，秋軒獨坐有所思。二十五年廢食寢，讀書誰料今如斯！自從捉筆弄文字，文壇曾奪萬人氣。七八（韻剛案，「八」字疑衍）入京華，戰未休，鐵硯磨穿黑裘敝。歸來生理何涼薄，萬言書賤一錢貴。高堂父母多隱憂，白首食貧誰之罪？此時有淚空沾臆，此懷無語竟誰識？富貴功名非我亟，八口嗷嗷兮無以爲食！毛義之檄何時來？白日西馳兮待不得。蘇秦若有負郭二頃田，何必腰佩黃金相六國。

登黃華至王母殿

太行之山何崔嵬？魯班之豁天半開。豁南黃華號勝地，傳有王母挂鏡之妝臺。流泉汨汨聲盈耳，引惹遊人興未已。攀崖躡磴凌虛空，百盤始到王母宮。絕壁四圍何所

見惟見蒼蒼天一片。
黃華雖著殊未奇，石粗地褊無丰姿。
從此以上路更險，一失足
爲石上泥！既非天下奇絕境，何必拚命升其頂。
黃華黃華名何噪，萬事從來以名好。
回首忽覺歸思濃，掛鏡雖高不欲到。

知非集 五言唐體詩

八韻詩六首

西師奏捷恭賦

西域遠聲教，張皇整六師。捷傳金殿日，凱奏玉關時。平滅千城戍，橫飛萬里旗。地
開唐節度，人仰漢威儀。吐谷功猶淺，高昌歲尙遲。賞勳頒鐵券，紀錄勒銅碑。馬散
蓮峰下，軍田弱水湄。從茲青海外，正朔奉靡遺。

順天試賦得『平秩西成』(得『成』字)

聖主勒(韻剛案，疑是『勤』字)民事，治西界上卿。甲兵銷作耜，師旅散爲氓。疎密分
禾黍，高低長稻秔。發榮曾藉雨，穎粟轉宜晴。秩序因天道，均平省歲成。四封遺秉
穗，千畝奉粢盛。已著三登瑞，還徵百室盈。年豐人盡樂，萬壽共稱觥。

順天試賦得『月中桂樹』(得『香』字)

丹桂何年植扶疎碧漢旁。月中微露影雲外遠飄香。
根借金波潤枝橫玉宇長。婆娑依兔魄旖旎澹蟾光。
輪滿全舒蕊秋深不閉霜。九霄柯獨秀萬古葉還蒼。
柳宿同高潔榆星異苦良。聖朝羣物茂天上亦含芳。

禮部試賦得『河海不擇流』(得『虛』字)

滄海三山外洪河曲九初。源從星宿發槎接斗牛居。
洋溢波雖闊包涵量有餘。江淮遙灌注渭洛各紆徐。
巨細流無擇繁廻勢正舒。千峰奔澗谷萬里引溝渠。
受益功何限鳴謙意自如。始知深不測容納但緣虛。

禮部試賦得『燈右觀書』(得『風』字)

開卷能收益焚膏最有功。聘懷秦漢上娛日典墳中。
藜杖何須授螢囊可使空。書題千帙碧燈射一窗紅。
久坐花頻結高吟漏未終。三冬文足用四庫學宜充。
月向疎簾瞰心從靜夜通。右文逢聖世披閱仰皇風。

禮部試賦得『春服既成』（得『鮮』字）

沂水春光晚，臨風意洒然。垂楊迎暖日，細草弄晴烟。
遠砌紫新帶，綠堤脫舊綿。衣輕堪覓勝，褐解欲登仙。
漫惜裘將敝，偏宜服正鮮。襟披芳樹下，袖染落花前。
修禊邀嘉客，流觴傍野泉。歡遊逢盛世，歌詠樂堯天。

四韻詩二十五首

（韻剛案，後多六韻詩一首）

離緒

離緒向誰收？萍踪暫此留。夜寒徐稚榻，秋老仲宣樓。
引鏡方知瘦，啣杯不解愁。貧兼爲養，此意兩悠悠。

將赴邠州次韻留別舍弟

同歸才數月，此日復東西。分袂暮雲暗，回頭春草迷。
花臨河水發，鳥傍華山啼。明

夜知何處臨歧手暫攜。

北邙山曉行

萬古北邙坂，蒼茫雙嶺平。

嵐深迷曙日，霧重夫春城。

殘夢隨風斷，新愁逐曉生。

鄉

關重回首，千里大河橫。

新安道中

古戍馬嘶風，雄關接大東。

雲生青嶂合，嶺斷碧流通。

岸柳侵衣綠，山花照水紅。

醉

吟歛客帽，人在畫圖中。

嶠關

嶠坂高無極，崎嶇欲到天。

雲中低嶺樹，水際俯村烟。

古戍餘秦壘，殘碑記漢年。

二

陵風雨地，驅馬意茫然。

永壽縣

縣僻戍樓稀，春寒鳥不飛。

山風侵瘦骨，嵐氣溼征衣。

雨細石磴滑，雲深村徑微。

異

鄉風景別，惆悵舊漁磯！

早春

綠意催新柳，芳時獨閉關。
病多成性懶，交寡得身閒。
明月驚春夢，清風破醉顏。
自能消好夜，何事買深山！

夢歸漳上尋故居不見成首二句因續成之

天下無家客，關山任轉蓬。
孤城千嶂黑，殘夜一爐紅。
燕厦棲何處，魚書遠未通。
數行離別淚，空洒夢魂中。

冬夜對月

千峯明霽雪，百里見纖毫。
水落平沙白，天空紫塞高。
虛窗穿竹影，涼砌走松濤。
空有南樓興，何時遂大刀？

華州曉行

曉色開林表，雞聲隔水聞。
清溪隨路曲，官柳到橋分。
霧氣朝含雨，山痕遠入雲。
却

憐劉夢得，此地惜離羣。

青山斜不斷，迢遞互秦川。

宿霧初消日，高峯欲隱天。

車聲破殘夢，草色入新年。

千

古關中道，臨風獨黯然！

武安雨夜

齋閣和愁臥，山城入夜清。

驟雷驚客夢，寒雨暗歸程。

多病思家室，長貧望友生。

憐

才無復古，高枕獨傷情。

賈氏廢園

何年歌舞地，亭榭未全隕。

遊客不到處，野花春自開。

泉聲流復咽，山勢拱如來。

回

首思鄉縣，蒼茫感劫灰！

登易州西山

平生愛山癖，況乃久風沙。

石潤苔痕滑，溪迴柳勢斜。

兩峯雙抱寺，一水暗隨車。

應

去桃源近，臨流見落花。

出都道中

落盡嗣宗淚，誰憐原憲貧？
飢寒低七尺，文學誤雙親。
命蹇都成拙，交深轉似新。
他年封楚後，莫忘有恩人。

雨行

細雨斜風裏，書生匹馬行。
飢寒雖骨肉，貧病誤功名。
遠樹帶煙暗，遙天透日明。
窮途羞一哭，總付與詩情。

送人秋試

柳岸看鳴棹，槐花正拂衣。
關心千里別，極目五雲飛。
月落水勢濶，日高帆影微。
秋風方破浪，壯志莫懷歸。

待月

待月梧桐院，新秋露氣清。
輕雲數行白，高樹一枝明。
暗入疎簾冷，頻移曲檻橫。
遙憐青海塞，千里夜沙平。

中秋

鄉居爲世棄，農圃作生涯。
階植忘憂草，庭栽蠲忿花。
病多詩懶做，貧久酒難賒。
空負中秋月，來穿竹影斜。

夜坐

病多人不寐，秋夜坐何長！
犬吠荒村靜，蛩吟短砌涼。
月光窺戶白，花氣入簾香。
賴此風光好，愁懷一半忘。

黃濱雜咏

愁見新來事，攜家作舌耕。
依樓唐夾寨，悵望宋羅城。
崑斷河無跡，碑磨字欲平。
淒然感身世，不獨爲羈情！
何處居堪卜，萍踪暫此淹。
莊孤猶近郭，地僻獨饒鹽。
架板爲長几，編蘆作小簾。
還愁窗太暗，難見字纖纖。
風景雖殊地，依然綠遶村。
葦生新雨箭，櫂發舊年根。
遣悶惟鋤草，嫌囂且閉門。
地

偏心未遠，惆悵共誰論！

院狹牆遮屋，虛窗月到難。

事煩書任廢，花少鳥還殘。

夏韭昂難買，秋加老始餐。

晚

涼何處好？時步斷橋看。

送門人李莊入都

此去程千里，扶搖望汝搏。

選言須雅潔，制勝在波瀾。

易水秋多漲，燕山氣早寒。

此

身還愛惜，莫但記彈冠。

夜明柴

（韻剛案，此上當標『六韻詩一首』）

毓秀由深谷，浮沉路已長。

泥中惟養晦，澤畔且含章。

日晚輝初發，時昏德更光。

映

川珠減色，結佩玉同良。

疑月穿虛壁，如螢滿素囊。

欲知身顯處，衆影止潛藏。

知非集 七言唐體詩

原編四韻詩十九首

舊宅新築

漸剪荆榛闢草萊，茅齋新葺少塵埃。

墻低不礙觀天眼，院小猶容看月臺。

簾幙迎風

晨自卷軒窗，臨水夜常開。

莫言地僻無人到，昨日催租縣吏來！

焚香掃地無餘事，茅舍春幽似蜀江。

因愛鳥聲勤插柳，爲貪月色懶糊窗。

籬疏好過

蜂兒隊，籬破宜穿燕子雙。

向夜忽疑身待漏，臥聞屋隙雨淙淙。

溪水流回舊歲春，人情物態兩同新。

知時鴻雁尋芳草，樂水鳧鷖戲綠蘋。

尚可吟詩

非甚病，猶能釀酒不爲貧。

偷閒自酌酬佳景，共此心情有幾人！

朱公子兄弟枉駕見過

巨卿尅日到蓬廬，文舉忘年拜紀初。
有甚留賓三白飯，無他下酒一牀書。
隨風庭戶香應徧，映月丰姿玉不如。
從此夷門添氣色，夜來新駐信陵車。

宿寶店

征馬長嘶出鳳城，少年作客爲浮名。
已無東閣留人住，惟見西山送我行。
經濟有懷還入夢，鄉園多難獨關情。
月斜門外頻催起，愁聽晨鷄四五聲。

元夕感舊

長記兒時經此夜，春城徧處踏華燈。
笙歌雷沸成千隊，煙火星飛近萬層。
市上綵龍常月舞，街頭竹馬看人乘。
十年回首成興廢，殘雪連天滿地冰。

孟津

兩岸青山相對起，大河中斷暮天開。
驚濤浸日如追電，怒浪乘風自吼雷。
壘沙平埋折戟，荒林烟斷有沉灰。
黍離麥秀都何處，惆悵東流水不回！

函谷關

絕壁連霄一徑通，
黃河春漲接山紅。
仰驅征馬登天上，
遙見行人入洞中。
惆悵一丸封陝右，
倉皇六國困關東。
於今四海無爭戰，
草綠沙場古戍空。

登慶善寺幽風閣

接天石磴千尋起，
跌地金身百丈開。
山骨破殘成棟宇，
雲根吞吐入樓臺。
平蕪不盡連青塞，
翠嶂無端落玉杯。
援筆欲題流火句，
恐隨風雨蝕蒼苔。

秋思

低垣短砌臥苔痕，
秋老山城似野村。
萬里星霜催白日，
一窗風雨逼黃昏。
慣嘗滋味惟離別，
常傍鄉關有夢魂。
無那更逢重九近，
登高客思共誰論？

歲暮即事

寒林隱日冬將盡，
宿霧籠城曉未分。
皇澗野烟青欲雨，
紫微晴雪白如雲。
草枯秦卒燒山數，
穴暖幽民塞向勤。
獨有客遊驚歲晚，
不堪惆悵更離羣！

留別韓邠州

畫熊幾省授衣秋，鎖鑰秦中鎮上游。
自許騎驢逢吏部，不煩仗劍謁荊州。
驛臨渭水冰初綻，馬出函關夢尚留。
回首青山迷遠望，梅花片片促離愁。

趙北口

煙迷洲渚水迷天，萬頃平湖一徑懸。
隔岸燕山露頭角，緣堤趙戍列星纏。
三關曉日開金鑰，兩淀秋波浸畫船。
欲問宋遼征戰事，魚帆幾片草芊芊。

送同年李旭亭令石城

新膺黃綬壯心生，南下征帆一葉輕。
錦似上元寧待製，琴緣毛義且須鳴。
疆分梅嶺成花縣，山接金精號石城。
獨有故人心重別，夢隨寒月渡江明。

客館書懷

生拋骨肉綠蝸角，獨立關山逐馬蹄。
肯構自憐黃卷在，倚門應恨白雲低。
雪埋驛路書難至，月暗空城夢易迷。
歲晚遊人歸未得，憑軒極目羨烏棲。

臨壇崗

立馬臨壇思渺然，亂峰無路碧迷天。
春深澄水漲新雨，日落鼓山生暮煙。
離別自憐長似夢；文章雖好不逢年。
馬蹄明夜未知處，滿地野花心共然！

春暮卽事

惆悵鹽車困大行，破除無策是思鄉。
白雲千里暮回首，明月滿樓春斷腸。
山氣襲人衣袂溼；泉聲入夢枕函涼。
經年漂泊渾將慣，且覓神農卻病方。

山行

牛象嵯峨足下生，一家謀重一身輕。
亂峯深谷日將落，瘦馬遠天人獨行。
山勢斷時荒廟在；泉聲落處野橋橫。
極知行路非佳事，八口無田待筆耕。

重五

五月五日沙河店，敝衣驚面歸鄉時。
亂雲韜日不成雨，高柳鬪風空織絲。
車中駟馬無此命；日下五色誰復知？
佳晨未至心煩惋，腸斷千門艾葉旗。

續入四韻詩七首

楚王鎮懷古

將軍事業軒天地，百戰無如救趙時。
鉅鹿不緣燒甬道，曉關豈得豎降旗。
烏江畔，故壘空傳衛水涯。惟有遺民思舊德，至今猶拜項王祠。
霸圖已盡

禮部試歸夜坐

罷試歸來晝漸長，雨餘庭院散微涼。
淺深雲影移平野，上下蟬聲噪夕陽。
侵袂溼，臥聞花氣入簾香。此身已分林泉老，有夢無因到玉堂。
坐待露風

自詠

家貧身病兩相牽，不望寒儒到木天。
窮巷車來將十載，故人書斷已三年。
秋猶放月伴淒涼，夜不眠。獨有文章綠未絕，愁時開卷即欣然。
花憐寂寞

綠添

次第春風染舊枝，千條爭傍大堤垂。惜遮天外離人眼，早動樓頭少婦思。向日漸添張緒影，臨流初展太真眉。啼鶯漫喜藏身密，怕見飛綿滿路歧。

紅減

一番風雨度前溪，粉墜脂消滿大堤。幾處綺窗飛錦片，半庭芳草溼香泥。攀時已惜枝頭少，折得休辭帽影低。未便盡隨流水去，留教詞客彩毫題。

和廣平孫學師寄贈原韻

十年踪跡隱牛耕，征邁空勞賦脊令。拋紵已輸新進貴，贈綈休倚故人情。春來陋巷看花笑，午趁濃陰聽鳥鳴。何處好風吹好句，有人猶解惜狂生。

邯鄲七夕

（是歲閏六月）

天上乍逢歡好夜，人間初別恨新秋。閨遲烏鵲三句會，貧折鴛鴦兩地愁。酒醉叢臺空對月，雲迷漳水漫登樓。呂翁仙枕如容借，願入黃梁夢裏遊。

再續四韻詩三首

心緒

少歲流離志未摧，中年心緒轉多哀。
千番迴避閒仍到，百計驅除醒卽來。
胸膈痞，新愁惟恐笑顏開。若非黃卷能寬解，此日多應到夜臺。
舊恨已成

登西山白雲寺

（在礦窟村東，俗名礦窟山）

一上高峯見萬山，屏圍帶繞白雲間。
嶂痕差互層層翠，嶺勢紆迴處處彎。
花自艷，幽崖多洞石常斑。直西更有奇巖在，應待秋風試一攀。
古刹無人

戊申除夕，明晨五十

兒時曾記戲庭闈，轉眼風光鬢已稀。
才薄敢言將服政，過多猶恐未知非。
何須賣，家室漂搖不羨歸。但使有男綿祖德，此身甘老釣魚磯。
癡獸久慣

附錄四韻詩八首

(韻剛案，實十首)

鄉試後賦秋雁

引吭北去同依日；振翼南來獨冒寒。
滿地秋霜孤影落；半天夜月一聲殘。
江迷衰草；脚蘆遠；水落平沙集澤難。
最恨年年空往復，忍教踪跡似網官。

中副榜後戲作

應是天憐失意頻；秋來暫許住成均。
藍衫已覺開箱舊；黃頂都驚入眼新。
半喜半憂；今日意；欲歌欲泣此時身。
鄉鄰未識長安事，問是生員是舉人？

白燕

拂水啣泥淡月中；霜毛玉羽素心同。
弄春不覺穿雲幙；聽語方知到雪宮。
樓鎖梨花；香帶雨；簾開柳絮夢隨風。
回頭却笑烏衣客，野草斜陽滓太空。

紗窗

半遮半露得人憐，薄霧輕雲繞帳前。
滿徑花香春暗透，一庭月影夜偷穿。
聞疎雨，綠草長留染細烟，祇有幽人偏隔斷，朱櫺咫尺恨長天。
黃梅欲過

雪彌陀

一塵不染坐禪陰，翠竹寒風響梵音。
身化三千渾似玉，庭飛丈六漫疑金。
空中色鍊就冰霜，世外心。莫怪日高尋不見，本來無我又誰尋。
團成衣鉢

秋燕壘和韓邠州韻

惆悵烏衣草半凋，疎籬無復污書瓢。
豐城月冷迷雙劍，鄴水風高失二喬。
憐往事，石榴華屋憶芳朝。誰吟隨客空梁句，落盡殘泥故國遙。
籠竹草堂

細君寄衣並詩至賦此答之

讀罷迴文淚滿巾，鴛鴦剛是一年新。
不嫌德曜如卿醜，却惜梁鴻似我貧。
歸去夢征衣瘦稱別來身，明年準擬攀喬木，款語妝臺莫愴神。
客館病遲

贈內

潦倒牛衣病後啼，攜家暫寓紫山西。
安貧大愛梁鴻婦，好德何妨許允妻。
曉爨疎煙經雨溼，夜吟斜月入簾低。
但教相敬如賓友，宋玉登徒理亦齊。

晚秋清流道中

年來多病怯登程，強著征衫起曉行。
紅葉一林秋欲老，蒼山滿眼雨初晴。
繞村雲暗煙浮色，隔岸雷喧水弄聲。
風景猶堪資眺望，敢將辛苦悵離情。

將至館舍得句

鞍離鞞盡幾年華，書劍飄零歲已賒。
回首半生惟有淚，傷心四海更無家。
秋風滿樹鳴黃葉，落日長河帶白沙。
多恨且拚今夕醉，猶堪下酒菊叢花。

知非集 五七言絕句

五言絕句十首

古意

午夢人初覺，遲遲出繡幃。
梁間雙燕在，不忍更驚飛。

自警

纔睡便有夢，纔醒便有思。
不知一日中，何時是靜時？

一片

一片玉無瑕，愛護惜磨礪。
非無溫潤姿，何時始成器？

春日

晝長垂柳處，門掩落花時。
但覺腸都斷，焉知斷爲誰？

乙酉除夕

一身辭故園，千里度新歲。
不如田舍翁，骨肉同一醉。

論詩

常恨謝靈運，不見李太白。
妄謂『古今才，於人止一石。』

對酒

萬事不如意，一身祇自憐。
對酒莫斫地，攜詩聊問天。

獨坐

煙氣如雲氣，簾紋似水紋。
晝長人獨坐，花徑雨紛紛。

春日

(迴文)

細雨春濡柳，輕風晚落花。
砌幽生草碧，城古帶煙斜。

擬遊西山，至新店不果行

未遂看山志，空懷訪友心。
惟堪臨綠水，獨自洗塵襟。

七言絕句三十二首

(韻剛案，實三十四首)

公子詞

銀燈盡後玉漏促，獨入芙蓉帳中宿。
春意惱人眠不成，悶呼童子唱新曲。

秋燕詞

甲第連雲未許依，蕭條獨趁晚秋歸。
人間何處無門戶，莫向烏衣巷口飛。

春暮

眼見林花大半開，壺中有酒莫停杯。
等閒放得春歸去，滿地榆錢買不回。

出都

堤柳青青繞旆旌，歸途何事不傷情？
春風未信長楊賦，吹落人間尚有聲。

新豐市

滿目青山巷陌斜，垂楊深處暫停車。

新豐門戶於今改，雞犬多應不識家。

咸陽渡

漢殿秦宮盡綠苔，咸陽渡口鳥聲哀。

古今無限興亡恨，渭水東流自不回。

京邸有懷

冷雨疎窗欲夜時，秋深古寺獨牽思。

人生好事誰兼得，小宋文章道韞詩。

暗雪打窗燈燼落，明河垂地月華涼。

可能入夢人千里，惟有歸家字數行。

無題

垂楊何處不停車，十里紅樓隔檻呼。

惆悵郢中無宋玉，風流從此屬登徒。

玉腕殷勤捧玉卮，主人如夢客如癡。

麻衣瘦馬不自覺，正是心中無妓時。

惆悵

惆悵明珠幾暗投，世無知己便應休。

龍泉寶劍埋塵土，自有寒光射斗牛。

偶至故巷，見瓦礫爲沙埋盡，漫興。

樓臺瓦礫莽然平，極目寒沙際古城。
惟有石坊依舊在，半埋塵土半縱橫。

春夜

山城夜靜鎖千峰，小院無人花影重。
歸夢欲迴天未曉，半窗斜月五更鐘。

和張絜卿花間雜詠之二

蓼花

禮賢臺下記殘紅，十里斜陽兩岸風。
自入山城尋白石，故園秋老水烟中。

老少年

角齒盈虛不兩全，莫羞閑淡度芳年。
樽前留取驚人色，次第秋風倚暮天。

訪李琪園同年，適值午睡，因眠客榻

不慣緇塵陌上行，閒尋供奉譜清平。
主人未覺客亦睡，滿地綠陰春鳥鳴。

酬呂東山

荆山三獻未知名，六載離羣自課耕。
已分此生田畔老，夢魂飛不到春明。

柳色催人重北來，老僧心死已如灰。
同鄉諸子多英傑，珠玉相形愧不才。
野人性喜無拘束，乍入都門衆眼驚。
不履不衫何處客？漳南衛北一狂生。
漸增馬齒人同棄，久伴鷗羣我自哀。
感爾故人猶念舊，新詩吟寫向金臺。

過河南村，題隆天都土地祠

（祠中有碑，云卽唐昌黎韓退之）

深沉寢殿碧簷垂，金像莊嚴畫壁奇。
多少梵宮過景福，此鄉獨重社公祠。
韓公學行冠三唐，一表迴瀾萬古香。
猶向埜村爲土地，此身敢惜釣滄浪。

送高贊府玉符北旋

作吏漳干二十年，歸時兩袖尚依然。
長安相識休相問，種種淒涼盡可憐！
盛名題柱豔同儔，屈指鵬程路不遙。
漫想河陽花滿縣，微官并付與春潮。
（公以卓異記名，未選而病，因病罷官。）

典盡冬衣又夏衣，罷官長是斷晨炊。
破窗漏屋陰寒夜，廉吏方知未可爲！
翻書獨坐鎮經秋，一病龍鍾不自由。
偶爾天晴風色好，情人扶掖看街頭。
（公罷官後，）

留滯一載有餘，貧不能歸里，病不能出戶。

攬轡南來共幾人，妻孥亡盡剩單身。

止餘堤畔纍纍塚，贏得行人淚滿巾。

添得文姬慰暮年，中郎情緒一欣然。

豈知官罷妻亡後，四顧無依倍可憐。
（公來時眷屬

六七口，悉沒於任所，葬之城東堤畔。惟存一女，係在任時所生，欲託之人，無可依者。）

雁行情重不辭貧，嫂姪相依度幾春。

身病囊空渾小事，至今官罷爲何人？

記得華堂宴客時，衣冠滿座品燕絲。

只今試數橋頭柳，折向離筵共幾枝！

率筆

魏晉文章尙屏除（韓文公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宋元詩見欲何如（王貽上詩云：

『幾人曾見宋元詩。』）可憐看得臨清志，便笑韓門不讀書（韓門，汪侍講師韓號也。侍

講與余言次，偶及明季始有煙草，其姻家某在坐爭曰：『煙草始於生公說法，非明季也。』侍講不

答。其人不平，遽曰：『此出臨清州志，人未見耳。』侍講一笑而已。）

大名秋曉

輕寒漠漠透窗紗，客夢驚殘未到家。

細雨釀秋人不覺，滿庭飛盡石榴花。（此詩在訪李琪

園詩後。

遊羊城山

兩岸青山夾水長，半山一徑入蒼茫。
層巒曲曲失西東，駭浪驚濤雪捲空。

偏憐眩目驚心處，滿岸黃花十里香。
立馬羊城山半望，一川紅樹水聲中。

桂窗樂府選

水龍吟

（登華陰岳廟後開望華山）

憑欄目極秦川，桃花零落春將暮。雲橫煙斷，三峯如削，亭亭可數。玉筍懸空，青萍插漢，翠微深處。算登臨勝境，無如此闕，將秀色平分取。

回首故鄉不見，最傷心，少年羈旅。客遊倦矣，不堪更是斜風細雨！流水光陰，惱人天氣，愁腸萬縷。到何時許，向青天，仰首問，驚人句？

又（菊影）

夢回月透窗紗，隱囊寒枕添秋意。迷離院落，晚風吹墮，冷香流砌。偷過疎籬，倦眠蒼蘚，夜闌人醉。問婆婆日下，橫斜水畔，誰堪共芳魂倚？

暗上珠簾不覺，立西風幾多憔悴。故園何處？惟同淚眼模糊相對。仔細新詩，參差認是，飄零滿地。憶秋容老圃重遊，甚日踏，幽香碎？

木蘭花慢（京邸送客）

記燕山同客，風雨夜，幾經秋。正茅店孤燈，霜林落木，無限離愁。那堪故人還別，送飛鴻天際去悠悠。落日馬嘶衰草，殘星人渡寒流。

烟波遙隔晚雲稠，望遠怯凝眸。縱溼透征衫，把殘征袖，也則難留。今宵一杯清酒，且高歌暢飲共綢繆。後夜相思何處？淒風涼月空樓。

百字令

征鴻歸盡，問如何不喚燕山遊子？夜雨蕭蕭茅店冷，人似黃花憔悴。夢裏鄉關，心頭驛路，動是千餘里。西風不定，扁舟欲倩誰繫？

惟有燈下雌鷗，窗前周易，常伴劉伶醉。痛飲狂歌人不識，都道少年情味。逐柳隨花，求田問舍，音損平生氣。鯤鵬畢竟，一朝飛入雲際。

滿江紅

春惜誰來？人只管惜春不住。思量起，從前事事都教春誤。弱柳幾曾知雨困；嬌花自

不嫌風妬，狂多情，寫盡斷腸詩，傷心句。

登不得桐花乳穿不得楊花絮。縱爲春病也，春還無語。有恨幾杯田舍酒；無聊一首

閒居賦。是莊周蝴蝶夢初回，遽然悟。

又（初秋寄秦苞文）

臨水登山，送不盡蕭條秋氣。雲樹外故人何在？暮天無際。貧久望穿毛義檄；病多拭

盡王章淚。最傷心一館似官難，窮如此。

飽不得千年史，賣不得千金字。甚經綸滿腹，文章滿笥。城下不逢韓信飯；人前莫乞

周瑜米。到而今青眼望何人？唯吾子。

蝶戀花

雨氣蒼茫吞遠樹。小院輕寒，暗向疎簾度。夢斷故鄉無覓處，青山遮卻來時路。

滴盡珍珠山欲暮。斜倚闌干，誰會閑情緒。明日準將花細數，歸期還恐花難據。

憶秦娥

秋何處？梧桐院落，落冥濛雨。冥濛雨，一川衰草，四山紅樹。

珠簾不卷西風暮，悲秋況是吟秋賦。吟秋賦，重陽過也，塞鴻無數？

花非花

花非花，是風絮。逐暖來，隨春去。舞逢繡幕，更吹開，飛著遊絲，還絆住。

又

花非花，是輕雪。素自憐，寒偏發。滿庭玉蕊，蝶無踪，幾樹梅英，人不折。

又

花非花，是燈蕊。結艷紅，凝輕紫。落時常使夢魂驚，開處先傳明日喜。

又

花非花，是花影。折去無，看來冷。亂鋪階砌，不關殘，暗上簾櫳，誰復省？

水調歌頭

多少不平事，撫劍髮衝冠。少年慷慨，狗世，援手不辭艱。一日風塵失足，幾處交遊下

石，惟恐死灰燃。袖手看成敗，相較尙爲賢。

飛騰志，今老矣，復奚言！讓他英俊當路，拂袖入青山！辛苦蓬茅任我，打疊精神看汝，得意到何年？時勢一朝變，霜翻起秋天。

金縷曲

（自彰德遊蘇門，道經古蹟頗多，漫題）

妓女年庚小。更無憑牙行斗秤，媒人道好。野老村中談國政，巫覡許教神保。尤可恨春闈試草。嘔出心肝成底事？使孩兒，縲去何妨倒。圈與抹，任房考。

齊東野語從來巧。漫譏評，離騷屈子，南華莊老。太史文章千古重，舛謬依然不少。還未算全無分曉。最是而今談古蹟，試推求人地皆荒渺。堪一笑，問囊棗！

知非集終

自序

詩自唐虞至今凡幾變矣要其升降之故大畧有三雅頌以紀盛德告成功而風以觀政治得失風俗之得失故可以經世可以感人詩之用也周衰楚人始縱其荒唐悠謬之詞漢興揚馬班張競陳繁麗建安以降益沉溺於風雲月露之中於是詩爲浮靡綺麗之詞無適於用而詩一變然其言雖無物猶各自成其爲言也自沈約始調四聲陳隋之際競尚徘徊永徽神龍以後穩順聲勢謂之律詩遂驅意以就詞於是詩爲矯揉造作之

惜賦

原夫慮多偶失。事宰萬金。探隋珠以彈雀。吝一簣於山巖。天與不取。前功盡捐。悔之無及。比比而然。於是僕本多情。坦焉惜此。拍案歎歎。掩卷不懌。若深痛乎。予懷神不寧者累夕。有如樂生提旅。深入齊都。彈丸兩邑。指日成誅。讒人交構。懼罪逃遁。降城盡叛。遂失海隅。至若張良發憤。欲雪韓恥。東遊滄海。陰求力士。博浪潛踪。狙擊天子。誤中副車。大索不止。若乃武侯出師。祁山秉勝。三郡來歸。關中響應。任違律之恭軍。失街亭之要徑。隴西之

知非集五言詩

感遇

髫年愛詩書發憤觀四庫讀史恥記誦窮經薄章句
冠遊四方慨然識時務雖未登雲霄經綸及時具豈爲
夸浮名兼濟本吾素一朝功業成高尋赤松去

南山有元豹。七日無所食。豈不膏飢餓。澤身可華國。文
成務起造出深林。萬物皆避匿。人生富與貴。忽如空中色。所患
少不學。老大興嘆息。挑燈絕帛編。此意竟誰識。

鯢鵬生北溟。一飛可萬里。如何待培風。雙翼不能起。

晚秋清流道中

年來多病怯登程張強着征衫起曉行紅葉一林秋欲

老江蒼山滿眼雨初晴繞村雲暗煙浮色隔岸雷喧水

弄聲風景猶堪資眺望敢將辛苦悵離情

較離辭將至離舍得句盡幾年華書劔飄零歲已賒回首半生惟有淚

傷心四海更無家秋風滿樹鳴黃葉落日長河帶白沙

多恨且圖拚今夕聚醉猶堪下酒菊叢花豈知歸後恨還加將至館舍成句歸後易求一聯

閻齋先生墓誌銘河朔之地

保定蓮池書院院長舊史氏錢塘汪師韓撰
河朔之地有真儒焉曰閻齋崔君諱元森字燦若余
自痕癢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見士以理學名
者類依倚達官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
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困厄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
義不勝利往之而然己卯庚辰間假館滏上耳君之
名而在廣年未久癸未復北之保州歷十年有孝廉

跋崔東壁知非集

洪業

月前偶於燕京大學圖書館破書堆中得寫本詩詞集一冊。外有硬紙書皮，上題『崔東壁知非集一卷』。下，另一人書『袁維垣記』。集中『寧』字未改避清宣宗諱。全本紙殭硬，觸手輒更碎裂。是百餘年前遺物也。初未細考，草一跋，謂即陳履和所擬刻而未果刻之知非集抄本。旋趙肖甫先生（貞信）胡適之先生（適）皆別有論列，所說各不同。余遂技癢，重檢原本，竭一日之力，而後定其爲東壁詩集過渡稿本也。

請先言此本之索解疑題四：

（一）序與書內容之不符也。據自序，集中應有賦三首，詩一百七十首，以類區分爲『近古』、『遺興』、『諧俗』三等。是即東壁遺書自訂目錄全表。所謂知非集三卷矣。然據書，則前有紀聞歌撰弱弄集序，自序各一篇，賦三首；

後有桂窗樂府選詞十四首，汪師韓撰閨齋先生墓誌銘文一篇，介賦與詞之間者，詩一百六十四首，僅以聲韻體裁分五言，七言，八韻，四韻等各若干篇耳。

(二)書中數目自相矛盾也。五言唐體詩，標數爲八韻六首，四韻二十五首，應共三十一首。然實更有六韻一首，殿其後，共爲三十二首。七言唐體詩，標數爲原編十九首，續入七首，再續三首，附錄八首。然附錄實有十首，溢二首也。五七言絕句，標數爲五絕十首，七絕三十二首。然七絕實三十四首，亦溢二首焉。

(三)集中詩與選本詩頗有出入也。陶樑國朝畿輔詩傳（道光己亥刻）卷

四十四，選知非集詩十五首。其中西安卜居五律二首，不見今本中。陶所選

之嶠關五律一首，居華州曉行五律一首後。此本嶠關一首，華州曉行二首，次

序適相反。又取陶所選詩及大名縣志（乾隆五十五年）卷二十所選之只當行

以校今本，字句偶有不同。然則今本與二書所本者孰爲先後耶？

四)集中抄改批點之筆蹟，極零亂雜殊，不知何故也。綜其前後計之：紀序及詩一百四十五首之筆蹟爲甲；自序爲乙；賦三首爲丙；詩十九首，詞十四首爲丁；七律末一首後注二行爲戊。（筆氣介甲乙之間，而字體結構獨異。「成」字一點，落筆之處，「後」字一捺，用筆之法，「歸」字左旁，簡筆之形，皆甚特別，取顯微鏡遍卷尋之，不再見。）墓誌銘爲己。書外皮題『崔東壁知非集一卷』八字爲庚。又『袁維垣記』四字袁維垣所書也。書中增補塗改之筆蹟不一，要皆不出甲乙丙丁之外，而以丁爲多。以硃筆爲圈點，且抄成伯顧、俞伯源諸氏評語者，筆法極似丙。墨筆圈點僅數首，頗潦草，疑其與行書活潑之庚，同出一手。至於墨筆注語如惜賦上『樂毅可惜』、玫瑰賦上『音梅規花也』、墓誌銘題下『河朔之地』（此四字初疑爲抄墓誌銘者所衍。總審其筆蹟，不與文中『河朔之地』四字相似；而『河』中之『可』，『地』中之『也』乃與『樂毅可惜』之『可』，『音梅規花也』之『也』相似）等，殆袁維垣所爲耳。除去題寫書皮者之外，尙有甲乙丙丁

戊己六種筆蹟，其爲一人，抑若干人所書者耶？又何其上下前後，次序之參錯若是耶？

次言書中之足令人注意而可以藉解疑難者，六：

(一)論圈點。墨圈後人所爲，不足計。凡硃筆圈點者，賦一，詞二，詩三十
七首。間加評語，皆讚賞之辭。爲評語之人不一，而筆蹟則同出一手，是此本
乃抄本也。疑原本之曾經批點者，或不僅賦一，詞二，詩三十七之數。且批點
人之詩文者，往往亦間擬刪改之說，何此本獨無之？是凡無硃點者，不爲新加
之作，卽又經修改之品也。五古滋潤一首批點幾滿，推讚入雲。唯「極目歡
幽情」句中之「歡」字旁有一朱點。初不知其意云何。取陶樑所選之詩
以校之，則「歡」字已易爲「愜」。是批點原詩者謂通首都好，唯一字宜易。
此本照抄而未改。而陶樑所見之本乃又在此本後也。

(二)論批評者姓氏。俞伯源卽俞光滄。光滄，大名人，乾隆庚辰副榜，

一（東壁第二）有柏園詩草三卷（上據畿輔詩傳卷四十四；咸豐大名府續志卷二）成

伯顧卽成諶。諶，大名人，懷祖子，懷祖，東壁妻父也（詩傳卷三十五，懷祖號北樵。

今本知非集有題婦翁成北樵先生愛蓮圖七古一首。）乾隆四十九年五十五年間，大名縣

修志時，分纂者四人，諶第一，東壁第二。然則此本所從抄之原本，乃傳觀請正於親友之本也。

（三）論編次。七言唐體詩，何以分原編，續入，再續，附錄各部？考之自序：

乾隆戊子，東壁二十九歲，時館武安，嘗自選其古唐體詩若干首，題曰弱弄集，紀

聞歌爲之序。己亥，東壁四十歲，時館北臯，復自訂其四十以前詩，題曰樂飢集

己酉，東壁五十歲，時館西山乞伏村，乃取前後所爲詩賦，十刪七八，而再錄之，凡

爲賦三首，詩二百首，題之曰知非集。迨後又刪去其三十首，而爲之序，時乾隆

癸丑，東壁五十四歲也。再考續入四韻詩，有邯鄲七夕一首，題下注『是歲閏

六月』。閏六月者，乾隆戊戌，東壁時三十九歲也。再續四韻詩，有戊申除夕

明晨五十一首，是作時四十九歲也。附錄四韻詩，有中副榜後戲作一首。中副榜時，東壁纔二十一歲。然則所謂原編者，卽弱弄集也。續入者，選樂飢集中若干首以增益之也。再續者，又選入四十歲五十歲之間所爲詩若干首也。附錄者，重選舊詩，以繼其後也。

(四) 論數目牴牾。五律溢一首，七律附錄溢二首，七絕溢二首，共溢五首。然此五首者，皆居於編之末，皆無硃筆批點也。居五首前者，抄詩筆蹟一律爲甲，七律附錄之第五首且有硃筆圈點。因疑凡甲筆之詩，抄自傳觀批點選本也；凡丁筆之詩，抄自傳觀選本以外之本也。更執此例以檢五古七古二部，丁筆之詩各七首，亦皆居編末，皆無批點，是亦出諸傳觀選本以外之本矣。

(五) 論集之名稱。集前有弱弄集舊序。謂之舊，是集之名已改也。所改之名，卽知非集。今本除賦與詞之外，每編皆冠以『知非集五言詩』『知非集七言詩』等等是已。然按自序，初定知非集應有詩二百首，今僅一百六

十四首，是知非集之名已定，而知非集之集尙未成也。其爲知非集未成稿本歟？編纂之法，殆取傳觀選本之詩，而益之以選本以外之詩也。傳觀選本已有戊申除夕明晨五十一首，而初定本知非集適成於己酉，是甲筆之詩一百四十五首，丁筆詩十九首皆抄於己酉一年之中也。

(六)論塗改痕迹。丁筆詩中塗改之筆皆爲丁。甲筆詩中塗改筆蹟，或爲甲，或爲丁，不等。是抄丁筆詩者，曾校改甲筆詩也。更細考全本丁筆塗改之法，而疑爲丁筆蹟者，即東壁也。請舉例六：『回首』改『回頭』；『傾倒』改『顛倒』；(七古爲成陟庭題浮雲圖)『黃華谷名何噪』改『黃華黃華名何噪』；(七古登黃華至王母殿)『一川紅葉水聲中』改『一川紅樹水聲中』；(七絕游羊城山)此詩人推敲字句而自改原文也。七律登千佛山白雲寺，題下注曰『在礦窟村東，俗名礦窟山』。後塗去『千佛』二字而易以『西』字。此詩人擬原題時，已疑地名不確，後乃改之也。五古觀華山圖，題中衍『太』字。

於『華』字下旋塗去。『太』字之衍，必因詩中首句『昔聞太華山』。此詩人自抄其詩，抄題未畢，而心已涉到詩句也。五古題『九日登絕紀東川登儒山兼以誌別』，改『登絕』二字爲『與』。原題應爲『九日登儒山兼別紀東川』。抄時偶憶儒山絕頂，故訛『儒』爲『絕』。遂塗改而更易原題字句。此詩人自抄其詩，抄題時，心已涉到詩中景致也。七古秋夜獨坐有『七八入京華戰未休』句。『七』字斜橫右端有一小點，墨蹟濃淡與全句同，初不知其故。然詩中有『二十五年廢寢食，讀書誰料今如斯』句，東壁以十五歲入學，是詩作於四十歲或四十一歲時也。逆而計其入京赴試之次數，戊戌，乙未，己丑，丙戌，癸未，共會試五次。（庚子三月葬姊；辛卯，壬辰，居喪，未去）又其上，鄉試三次，考共八次。壬午已中舉人，遂留京以待癸未會試，故離家赴京共七次。但留京時或會到畿輔近地（如易州）訪友而復返，是亦可謂入京八次。入有七八之遲疑，而戰則八次，故輕點『七』字而未堅定去取。此詩人自抄其詩，而

於詩中敘事尙欲再爲斟酌也。七律附錄之末晚秋清流道中二首，第二首末聯云「多恨且圖今夕聚，豈知歸後恨還加。」下有注曰「將至館舍成句歸後易末一聯。」然又塗去注，改末聯爲「多恨且拚今夕醉，猶堪下酒菊叢花。」而以「將至館舍成句」爲題以冠此詩（詩及塗改筆蹟皆爲了，獨注不類，上以戊稱之）。夫題爲「晚秋清流道中」詩自不應叙到歸後情感。有人問焉，遂使執筆爲注，以解其惑。然終嫌未妥，故又自以原句易焉。原句「猶堪下酒菊叢花」對照成夫人九日贈良人（二餘集）「莫使繁霜侵客鬢，今朝且醉菊花叢」之句而發，蓋實寫當時將至館舍之情緒，此唯東壁，然後「因復躊躇，不忍遽棄」（自序中語）語也。

綜以上所考，更補苴罅漏，假設知非集造成之歷史，凡十六步驟，如下：

（天）按東壁自幼卽爲詩，應有底稿本。茲謂之天本。

（地）二十九歲時，自天本選若干首，抄成弱弄集傳觀請正本。茲謂之地

本。

(玄)四十歲時，自訂(自序謂訂不謂選)天本，題之曰樂飢集。其詩總數必在數百以上。由是天本一變而爲玄本。

(黃)旋於玄本中選若干首，如續入四韻詩七首之類，以增益地本。地本遂變爲黃本。黃本內容爲紀序一篇賦詩詞各若干首。末殿以汪師韓撰之開齋先生墓誌銘，殆「揚名聲顯父母」之意也。

(字)四十歲五十歲之間，當有新作，加入玄本。五十歲時又從新詩中選若干首，入黃本，如再續四韻詩三首之類。黃本遂變爲字本。

(宙)同歲又從玄稿本選若干首，如附錄四韻詩八首之類，增入字本。字本遂成宙本。宙本成時，尙有親友爲之批點。

(洪)數月後取宙本重加修改，易弱弄集之名爲知非集而重抄之。甲抄序及詩丙抄賦，自抄樂府。墓誌銘棄而不抄，蓋集號知非，又屢欲焚其稿，不足

以爲父母榮，不如留放考信附錄中也。抄成之本茲謂洪本，卽今所得知非集最初形狀之本。

(荒)丙抄賦乃兼抄賦後評語。東壁遂以己及甲所抄者與之，令照宙本，以硃筆抄評點，且自就記憶所及，加『成伯願評』、『俞伯源評』各字樣，令亦抄之。但曾經修改之詩，則囑毋抄其評點焉。洪本加評點，遂成荒本。

(日)荒本字蹟既不一，甲之抄工又甚劣。『萬鍾』訛『萬鐘』(只當行)；

『炫』、『絃』(感過)等字不缺筆避諱。大明秋曉一首，東壁既於宙本注『此

詩在訪李琪園詩後』抄時乃竟未移置，而照抄其注。因此東壁又不愜於此

本，遂舍宙本而用此本爲稿本。自就其上續抄入詩若干首，隨抄隨自改，令某

乙重抄之。但未令抄詞，蓋十餘首之詞，稍得人鑑賞者僅二首，不如暫存篋中，

勿出問世也。荒本再經續補塗改，遂成日本。

(月)東壁於乙所抄者復欲有所修改。先便畢其抄，更舍日本，而就乙抄

本爲增刪塗改之工。共得賦三首，詩二百首，此月本也。

(盈)日本之抄本即陶樑所見之知非集。陶本必非日本，蓋西安卜居二

首，日本所無。又字句出入，如前所舉『極目愜幽情』之類，具見其不能在月

本之先。陶本亦非知非集定本。定本分三卷。陶引用書目，集有卷數者爲

一類，不分卷者又爲一類，知非集乃在後類中焉。

(辰)東壁五十四歲時，又刪改月本。留詩一百七十首，移易次序而區分

之爲三卷，令乙抄之。此辰本也。又加自序，亦令抄之。

(辰)乙抄序既畢，東壁復改『區別以爲三等』爲『而區別爲三等』，令

重抄焉。

(宿)既經塗改之自序，加廢而不用之日本，再加姑置不用之墓誌銘，遂爲

宿本。誰實合而裝訂之成冊不可知也。

(列)宿本再經後人某庚及袁維垣圈點評註，即成今得自破書堆中之本

也。

（張）是本抄訖，加重抄自序，即成定本，知非集三卷。

大名縣志所載之只

當行即出自定本，蓋定本訂於癸丑，而縣志成於甲寅也。

定本既成，存篋中二

十餘年。

陳履和雖屢函請刊，東壁終不之與。

（考信附錄）

殆爲詩既絕筆，不作

（見考信附錄黃文治送東壁先生詩大名詩）

序又自譏誤用心力於詩之非，不便及身而

刻之也。

東壁死，履和乃得之於東壁家。

既擬刻東壁遺書中矣。（夏考信錄序）

履和又死，竟未刻。

昔嘗游博物院，見古生物學者取斷脊零趾爲標本，更以意模成古獸。首尾皮毛，

宛然具在。

余上所擬知非集歷史，殆亦類此。

以虛補實，以假證真，但求其真者實者

前後左右位置不亂，於其虛者假者，毋固執焉可耳。

右跋原文脫稿於二月十七日。

其後趙肖甫先生、胡適之先生、齊思和先生又

各繼續討論。

論說未能一致之點，則本中居各編末之詩十九首及詞十四首

是否可斷爲東壁手抄者也。齊先生取余說，趙先生疑之，胡先生另有假設，而余又未能從也。夏日偶與容希白先生（庚）游西山朝陽庵李瑞德先生別墅，行篋中藏原本及往返討論文稿。容先生檢閱原本，謂詩十九首及詞十四首可斷爲東壁手筆，且勸以原書付影印，公諸學界，而以余跋文稍修改附之，俾他人亦得討論焉。此固余所甚願者也。且東壁歿去今纔百有餘年未定，已定之知非集各本，及凡陳履和所未果刻各書之稿本抄本，豈除此本外已皆爲神龍攫去？倘其有隨此本之出而亦出者，又豈僅余儕討論此書者數人之幸哉？往返辯論之文已積數萬字，不能備錄於此，抄附原本後，藏諸燕京大學圖書館可耳。

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洪業既修改原跋後附識。

顧剛案：此集付刊時，曾乞洪煊蓮先生更作一序，以事冗，未許也；囑即以影印本跋文刊之。然是文所舉諸點，不見影印本即不易明了，有志於東壁之學者幸更求彼本參覽之。

二餘集目錄

饜餘吟序

.....一

頁數

饜餘吟

懷遠

.....一

送君子入都

.....一

懷遠

.....一

水後九日呈姑

.....一

魏臺晚眺

.....一

春日新居卽事奉贈君子

.....一

武安卽事……………二

夜坐贈君子……………三

聞雁……………三

再送君子入都……………三

贈君子……………三

霧樹……………四

寄張夫人……………四

哭天祐(二首)……………四

遙題陟庭叔浮雲圖……………五

雨後……………五

夏日山村卽事(八首)……………六

溪上……………六

| | |
|--------------------|---|
| 九日贈良人(二首) | 七 |
| 雨中有感(有序) | 七 |
| 山村苦寂,門人杜讒言送菊至,喜成二律 | 七 |
| 山行誤入小道(有序) | 八 |
| 寄從子應龍 | 八 |
| 寄姪作肅 | 八 |
| 苦雨 | 八 |
| 寄良人 | 九 |
| 戲成口號 | 九 |
| 黃鶯兒(四首) | 九 |

附繡餘吟

| | |
|-----------|---|
| 春寒 | 一 |
| 中秋對月憶故園女伴 | 一 |
| 春雨 | 一 |
| 送三兄歸里 | 一 |
| 霽望 | 一 |
| 白燕 | 一 |
| 曉發 | 一 |

案，予讀東壁先生行略，知成孺人著有鑾餘詩文二卷，然自訂目則作細君詩文稿一卷，書名與卷數皆不同，而其兼有詩文則同。民國十七年居粵，得識李仲九先生（一非），大名人也，叩其有無東壁著述不見於遺書者，仲九允為訪之，越一月而以二餘集見示，則即鑾餘詩也，為之大喜。書凡二卷，鑾餘吟為嫁後作，繡餘

吟爲在室時作。然觀曉發一詩云，「遙憶天涯雙白髮，歸寧何日淚千重。」蓋適東壁後同出陝西之詩，則繡餘吟中固不盡在室之作。又白燕之題，知非集中亦有之，又與此同韻，疑東壁就婚邠州時夫婦倡和之作也。其書有詩無文，當非完帙。然卽此殘存者觀之，什六七爲傷離別，致慰藉之辭，其伉儷之敦篤蓋有大過人者。東壁處境雖至坎坷，猶得矻矻一編，終成其學，是必閨房敬愛之情足以調和其生活，而消釋其牢愁，乃有以致此。至其贈君子詩云，「近來學古益成癖，獨坐搔首常寂寂，喚之不應如木石。忽然絕叫起狂喜，數千餘言齊落紙。」寫形寫聲，使吾儕得於百載之下想見東壁先生治學時精力專注之容態，詎非一快事乎？行略謂儒人既卒，「先生爲之傳，系於詩後，」今此本亦無之，蓋彼乃定本而此爲儒人生存時所傳鈔者。安得他日發見其文，並得其傳，而重刊之！此本仲九得自王守真先生，王先生又得自姚晉繁先生；二十年秋，姚先生又從范廉泉先生處假一與針餘吟合鈔之本見示，遂得一校。敬對於四君致無盡之感意！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顧頡剛記。

又案，此書既以大名兩鈔本合校，擇其善者從之，將發印矣，忽得袁洪銘先生自廣東東莞來書，謂有家藏二餘集鈔本，可寫寄。聞之狂喜，乞其手寫以貽。念此本不知如何流傳嶺外，或與大名本有多少同異，可資考核，頗涉懸猜。二十一年五月中，郵至，折視之，乃與大名單鈔本一律。如九日贈良人，「寂寥」亦誤作「寂寂」；送三兄歸里，「故國」亦誤作「故歸」；實不及合鈔本之善。故今仍依合鈔本寫定。然非袁先生之見示，亦無由知此單鈔本曾傳鈔而至于粵東也。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顧剛再記。

夔餘吟序

余從先大人宦關中，時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識字，讀唐人詩數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時命與兄姊爲偶語。暨年十四五，侍先君側，見人有以詩呈裁者，則喜動顏色。輒不自揣，遂學弄韻，欲承一日之歡。然先孺人課女紅嚴，無暇讀書，亦未知講求聲律，是故所作多小兒語，亦有不成章者。

于歸後，家甚貧，無人代操井臼，諸勞苦瑣事無不身親，是（以）更無暇學詩。然舅姑喜讀書，因未盡棄舊業。舅多病，每呈詩至，則爲一破顏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聲律，常唱和於鍼線刀尺間。顧所作多率意，過卽棄之，所存無幾也。

其後數年，隨良人設帳於外，頗有暇時，而客中亦多感觸，故詩多異鄉之作。

近歲從良人宦於閩之羅源，署中少暇，因集舊稿爲一帙，題曰夔餘吟。又閣中所作，未忍盡棄，另爲一帙，題曰繡餘吟，附於其後，未忍忘初也。

藝餘吟序

夫女子以德爲貴，詩非所宜；況余詩無所長，又何足爲輕重。但心有所感，景有所觸，不能自已，聊以記事言情，非敢言詩也。

大名崔氏婦成靜蘭自序。

爨餘吟

大名成靜蘭著

懷遠

深閨兮寂寂，獨坐兮傍徨。登崇臺兮遠眺，見下來之牛羊。春鳥兮雙飛，和鳴兮翱翔。懷遠人兮何及，步踟躕兮入房。意蕭條兮就枕，夢君子之儀光。故衣兮誰補？見之兮心傷！恩恩兮未言，復遠去兮他鄉。風颯颯兮透戶，月皎皎兮照梁。夜漫漫兮不寐，淚淒淒兮沾裳！

送君子入都

悲兮生別離，況是新相知。從此似春蠶，日日添愁絲。青簾夜不眠，殘燈心俱然。離情可與共，此別恨經年。別離非不苦，所苦甚別離。螢窗須努力，春色莫教遲。八口溝墜裏，雙親望眼穿。敢將兒女淚，沾灑向君前！

懷遠

惆悵連宵風雨頻，征衣製就寄無因。
遙憐臥病長安客，誰解綈袍贈故人？

水後九日呈姑

野水猶環屋，荒城三兩家。
又看歸白雁；不復對黃花。
爨罷吟新句；鍼餘奉晚茶。
曾聞敬姜語，勞亦不須嗟。

魏臺晚眺

野水繞孤臺，月明曠遠目。
綠隄綠樹斜，參差見茅屋。
雙櫂何處來？漁歌斷復續。
雨過暑全消；雲盡天新沐。
星月落水中，微風碎珠玉。
祇此可忘機，何須覓林麓！

春日新居卽事奉贈君子

數家寥落不成煙，惆悵從君幾度遷。
小院花多妨踏月；閑門客少好參禪。
天桃墜露紅沾袖；弱柳牽風翠拂肩。
祇此堪爲借隱處，柴桑應不羨平泉！

武安卽事

蓬門晝迥野花香，自捲重簾對夕陽。
山色入庭青似黛；泉聲過雨沸於湯。
塵中蹤迹

憑誰識？
廡下蕭條已共嘗。
從此不須施絳帳，與君歸去伴滄浪。

夜坐贈君子

小院微涼夜，疏簾不上鈞。
山風欺袖薄；溪月下庭幽。
廢學憐君病；常貧詎妾愁。
鄉關何處是？醉後莫登樓。

聞雁

萬里來秋塞，關山夜度難。
月中孤影落；天外數聲殘。
思婦停砧聽；征人和淚看。
年愁見汝，鄉思正無端。

再送君子入都

又向長安去，臨歧淚暗傾。
敝衣羞把袂；瘦馬怯登程。
捧檄應須喜；懷書豈爲名。
杏林春正好，早慰依閭情。

贈君子

崔郎卓犖志不羣，胸藏經濟人莫聞。
有時慷慨論時務，沛如黃河向東注。
近來學

古益成癖，獨坐搔首常寂寂，喚之不應如木石。忽然絕叫起狂喜，數千餘言齊落紙。
『五行』『三正』細剖分，創論驚天思入雲。直欲掃除千載惑，豈效小兒弄筆墨。
半生辛苦文幾篇，才高可惜無人識。長安雖去每空還，十年憔悴長途間；且同煮酒開
心顏。一朝飛騰遂厥志，平盡人間不平事。

霧樹

雙扉破曉開，滿目飛霧雪。庭樹玉雕鏤；砌草珠攢結。望遠不分明，迷離光皎潔。天
地造化頃刻成，瑤草琪花不可名。蓬萊瀛洲竟何處？恍疑身在玉京住。須臾霧盡白
日見，滿庭無路花零亂。

寄張夫人

知己真難得，深閨何處求？別來將十載；離思欲千秋。落落空回首；星星已上頭。何
年重握手，灑淚話新愁？

哭天祐

四十始有子，嬌弱不離懷。三年不能行，一旦歸草萊。獨坐空庭雨，使我心如摧。柔腸千百折，點滴欲成灰。安能學佛老，清靜寂無爲！

自爾歸山邱，使我常悲辛。舉筋思爾食，聞聲思爾呻；拂枕思爾睡，覩器思爾陳。推之不能去，輾轉淚沾巾。此身豈我有，上有垂老親。揮淚強出戶，安可不自珍！

遙題陟庭叔浮雲圖

誰爲叔寫浮雲圖？伯仲題詠如聯珠。又見君子浮雲詩，移家欲住西山陲。豈爲女子不解事，幾番開圖不我示？浮雲之圖雖未闕，浮雲之意亦已熟。但圖富貴等雲浮，未寫芝蘭如水流。嗟予四十苦無子，終日淒淒不能已！雖無富貴縈心曲，猶有憂愁來夢裏。安能如叔萬事不關懷，流水浮雲任去來？

雨後

川原雨過客情酣，滌盡塵氛見遠嵐。落岸水聲喧似瀑，隔溪山色碧於藍。濁醪藏得恰一斗；野菜挑來剛半籃。且喜晨餐猶可供，不須惆悵樂高談。

夏日山村卽事

小院獨踟躕，下窺見幽壑。山鳥任去來；野花自開落。
睡覺北窗下，日高簾影疏。蠶餘容我懶；閑課侍兒書。
碁聲出洞口；茗色浮碗面。長夏漫消除，小鬢問針綫。
虛窗少人迹，心靜夢亦閒。鳥聲深樹裏，細碎落庭間。
頭白未有子，寄居山之隅。辛苦教嬌妾；慇懃侍病夫。
洞裏人初起，窗前日尙低。黃鶯未全懶，猶趁曉涼啼。
妝罷對明鏡，白髮已盈頭。猶有少年心，問郎花開不？
貌醜羞臨鏡，才疏怕見人。只宜山谷裏，嵐峯自爲鄰。

溪上

雨晴天氣爽，約伴采青芹。細草香侵襪；微波綠漾裙。
憩桐陰下，羅衣染汗芬。泉聲如漱玉；峯勢似奇雲。共

九日贈良人

寂寥孤館逢重九，坐對黃花伴客寒。
短髮蕭騷羞落帽，壯懷磨滅懶彈冠。
文經百鍊終須達，家已三遷尙未安。
豈必上林無樹借，知君性本愛山巒。

頻年南北復西東，悶裏登臨眼暫空。
兩岸蒼苔微雨後，半林紅葉夕陽中。
新來有恨惟澆酒，老去無家尙轉蓬。
莫使繁霜侵客鬢，今朝且醉菊花叢。

雨中有感

（時久客於外，夢熊新亡，歸家爲應龍完親。）

春陰漠漠雨絲絲，獨坐深閨愁鎖眉。
客久歸家翻似客，悲多逢喜轉添悲。
天桃隄外紅將綻，弱柳門前綠欲垂。
對此不堪思往事，小窗強讀少陵詩。

山村苦寂，門人杜讜言送菊至，喜成一律

寂寥蓬戶秋將盡，悶裏欣聞送菊來。
乍見黃英開笑口，急呼小婢破莓苔。
香侵冷袖身親灌，影拂幽裙手自栽。
從此東籬添逸韻，恰逢家釀熟新醅。
暫停刀尺飲疎籬，時覺寒香落酒卮。
冷豔乍添新體態，幽芳不減舊丰姿。
能經歲月

緣開晚，要耐風霜故放遲。
怪得此花無俗骨，仙根原自少陵移。

山行誤入小道

（行次謂從者曰：『此山有虎。』險峻絕少人迹，意必有虎；今竟

不然。及出山，聞土人言，旬日前虎食數人，方知幸免，亦信余言非過也。）

崢嶸插霄漢，誤入可如何？
衝草緣山轉，懸車跨水過。
壑深雲氣重，林密虎蹤多。
出險驚魂定，堪憐鬢欲皤。

寄從子應龍

艱難絕不數仙霞，別汝南來到海涯。
覺後涕痕雙袖溼，夢魂畏險不歸家。

寄姪作肅

艱辛歷盡暫時安，萬里相從侍伯鸞。
官舍環山朝霧重，女牆臨海夜潮寒。
才疎事簡親操易，德薄民蠻佐化難。
若問羅源近消息，新詩寄與阿咸看。

苦雨

一自入春來，十日九陰雨。
幸有一日晴，朝霧直至午。
陰氣襲衣裾，溼潮浸肺腑。
我

本河北人，何能堪此苦！君子久欲歸，宦囊乏資斧。悽悽何時已，廉吏可爲否？

寄良人

憐君客裏重爲客，使我愁侵復病侵。老去更添恩愛重，悶來不覺酒杯深。暫時小別還成憶，如許離情已不禁。何日方歸冰署內，齊眉舉案兩相斟？

戲成口號

祇緣欲積且休錢，裙布釵荆似昔年。爲問且休何處是，洋洋滿紙派勻捐。

黃鶯兒四首

一自到羅源，地當衝，百姓蠻才疎，最怕差難辦。酒席怎添？公館怎安？長隨烏合難驅遣！

苦無邊，制差纔過，又接道傳單。

一自到羅源，送降人，備站尖，百般需索心無厭。魚肉不鮮，使費要添，解官軟弱誰能勸？

苦無邊，這番剛過，那起又來全。（韻剛案，疑是「纏」字。）

一自到羅源，吏肯疲，册籍繁，差提飭鎖真無徧。誰說你冤，那管你賢，文來總是言參辦。

苦無邊，早知如此，後悔殺從前。

一自到羅源，僕思歸，友欲還，清貧難過頻興歎。
苦無邊，急來拍案，『誰教做清官！』

債主催錢，典衣過年，萬民爭頌中何幹。

繡餘吟(附)

大名成靜蘭著

春寒

翠袖臨風怯，虛窗晚乍晴。
山深常積雪；春老尙無鶯。
映日蘿陰薄；穿籬蝶粉輕。
鋤
花課小婢，書帶逐階生。

中秋對月憶故園女伴

佳節更新晴，開筵月倍明。
碧梧流有影；玉露墜無聲。
砧杵一時急；粉榆千里情。
故
園諸女伴，何日遂歡迎！

春雨

梁燕回殘夢，深閨倦繡時。
開窗香滿屋，花徑雨絲絲。

送三兄歸里

又送三兄去，迢遙故國(韻剛案，一本作「歸」，誤)情。
十年經幾別；千里復孤征。
班

馬嘶殘月；村鷄下五更。家園春正好，花柳逼清明。

霽望

雨聲盡夜曉風輕，柳翠花妍倍有情。一抹嵐光山似畫，白雲斷處野人耕。

白燕

又向雕梁覓舊蹤，銜泥輕掠曲闌紅。差池別院梨花影；下上疏簾柳絮風。玉翦碎愁香夢斷；霓裳罷舞畫樓空。倦懷藉爾渾消脫，白壁光搖繡幕中。

曉發

雲埋古戍驛樓空，回首秦川失舊蹤。雙眼望迷千里月；寸心敲斷五更鐘。車迎曉露征衣溼；馬踏春溪野草茸。遙憶天涯雙白髮，歸寧何日淚千重！

一二餘集終

針餘吟稿目錄

頁數

| | |
|-----------------|---|
| 雨霽 | 一 |
| 病起偶作 | 一 |
| 新秋雨夜 | 一 |
| 九日 | 一 |
| 和次兄赴館高兒寨原韻送大兄入關 | 一 |
| 上巳懷張氏堂姊 | 一 |
| 書懷 | 一 |
| 即事(二首) | 一 |
| 寄張氏三姊 | 一 |
| 兩夜書懷和大嫂韻 | 一 |

- 憶蓮氏四姊成安……………三
- 秋雨步家大人原韻，時大兄在北都……………三
- 和二兄歸城中故居原韻……………三
- 重九……………四
- 家大人賞菊代作……………四
- 紡車同長嫂賦……………四
- 寄陳氏大姊……………四
- 送二兄會試，時大兄先已在都……………四
- 除夕以病不得與家宴……………五
- 八春詩……………五
- 戲贈二婢……………五
- 夜坐憶三姊西及長嫂東……………五

| | |
|-------------|---|
| 夏日偶興 | 六 |
| 長嫂借兄館武安(二首) | 六 |
| 春晴 | 六 |
| 聞笛 | 六 |
| 夢中作寄大嫂大名成氏 | 七 |
| 月夜登重臺(二首) | 七 |
| 擬仙子洞中懷晨 | 七 |
| 二兄在都,夢中寄二兄 | 七 |
| 賦得「好雨知時節」 | 八 |
| 感懷 | 八 |
| 不寐有感 | 八 |
| 送女伴歸里 | 八 |

| | |
|-------------------|----|
| 題畫菊 | 八 |
| 夫子就學，二日卽歸，因感樂羊子而作 | 九 |
| 慈母命咏金雀，丁香，桃花三事 | 九 |
| 秋雨懷夫子在外（二首） | 九 |
| 自悼 | 九 |
| 感懷（一首） | 一〇 |
| 成氏長嫂寄姪原韻 | 一〇 |
| 秋日哭王氏姑母靈座前 | 一〇 |
| 丁丑年六月亢旱，京都大雪，因而有感 | 一一 |
| 七句自嘆 | 一一 |
| 偶興 | 一一 |
| 盲性 | 一一 |

悲痛（三首）……………一

翁姑棄逝……………一一

望雪……………一一

風雨夜坐，忽憶舊日此時長孀楊氏夜送綿衣……………一一

貧婦……………一一

附文一篇

婦女奇談論……………一三

案，去歲予等遊大名，得識姚晉槩先生（諱）。

秋間晉槩來平，出此書見示，蓋假自范廉泉先生者。

東壁有妹適劉觀成，昔在考信附錄中知之。劉家藏有成

孺人畫菊一幀，直至五年前始被焚，亦聞崔衍隨先生言之。獨至其妹之名字及其才調則絕無所聞見。今忽覩此，爲之拊掌。

成孺人壽餘吟序云，「舅多病，每

呈詩至，則爲一破顏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聲律，常唱和於針線刀尺間。所謂小娘，即指幼蘭。崔氏一門能詩，習而俱化，故幼蘭亦喜吟咏，且以『針餘』題其稿，示取法於其嫂之『繡餘』焉。晉整所得於范先生者有二本，其與二餘集合鈔者凡四十八首，迄『丁丑年六月亢旱，京都大雪，因而有感』止；其單鈔者又有『七旬自嘆』以下十篇。然溢出者多不類。如『忠肝義膽在閨門』，猶可解也；至於『志氣衝霄漢，常懷報國心』，『空懷治國志，不得定乾坤』，似非昔之婦人所應出。東壁常謂古書篇末多後人附屬之語，此例得毋亦適用於此書乎？詩以嫁前所作爲多，風格雖嫌平弱，而婉變清揚，適合少女身分。及其既嫁，則質直乾枯，歎才盡矣。環境移人，一至於此。是知成孺人垂老作黃鶯兒，尙以滑稽之語自相嘲諷，蓋由於夫婦之交相撫慰，故處境雖難堪，猶得不改其樂，而幼蘭則未有是也。卷末附婦女奇談論，述其長婦楊氏事，惜下半缺失。此題殊不顯豁，或指天亡之次女附於婦之身而作之談話乎？予輯東壁親友文字及其故實爲

一編幼蘭之作原當入之。惟以其獨成一書，非出鈔輯，且夙與二餘集合訂，不欲變其舊，故仍置之二餘集後。諺有之，「愛其人者及其屋上之烏。」今錄此書毋乃類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顧頤剛記。

目
録

針餘吟稿

魏縣崔幼蘭著

雨霽

雨後天初霽，停針倚畫櫺。
萋萋芳草碧；淡淡野花紅。
入坐茶香薄；穿簾日氣融。
聞中同阿姊，攜手笑東風。

病起偶作

年來多病懶裁縫，翠幕輕開野草茸。
新柳拂樓煙漠漠；碧波映日水溶溶。
風前宛轉鶯聲滑；雨後朦朧蝶睡濃。
彩筆慵拈書未就，半窗明月夜聞鐘。

新秋雨夜

風飄桐葉入雕欄，冷雨瀟瀟陣陣寒。
停針女伴誰相問，獨自吟詩到夜間。
韻剛案：疑是

「剛」字

九日

對酒看花恨雨濛，荒城那復惹秋風！
每逢佳節思諸姊，不把茱萸插坐中！

和次兄赴館高兒塞原韻送大兄入關

同歸方半載，雁侶又東西。
輾轉征車遠，蕭蕭班馬迷。
孤村風俗異，長路燕鶯啼。
去難爲別，一樽清酒攜。

上巳懷張氏堂姊

寒食思君處，春歸滿院芳。
何時重會面，攜手看春光？

書懷

芊芊綠草又春天，日暖風和倍可憐。
花下鳴琴常自樂，年年惟願笑尊前。

即事

雲濃窗自黑，院靜雨初霏。
花落一枝瘦，苔生三徑微。

其二

紗窗聽雨時，滴滴細如絲。
只爲吟詩苦，翻無刺繡遲。

寄張氏三姊

（隨任貴州，八年始歸寧一面。別又六年，有國奉寄磁州。）

八年離別乍相親，西望雲山又六春。
何日歸寧同繡閣，窗前攜手笑聲頻。

雨夜書懷和大嫂韻

颯颯西風吹薄裳，更煩苦雨送秋涼。
寂寥旅館愁孤客，迢遞關山思故鄉。
蟋蟀聲中

催夜漏；鵲鴿飛處憶行裝。
墳篋孺慕誰同我，（大兄在都；時二兄就館院家堡。）
問視晨昏

慰北堂

憶遂氏四姊成安

新柳依依觸我愁，登樓閒看水中鷗。
可憐獨立窗前影，轉瞬韶光憶舊遊。

秋雨步家大人原韻，時大兄在北都

風雨瀟瀟溼碧苔，繡餘閒自繞樓臺。
已憐滿目秋將暮，無限離愁雁送來。

和二兄歸城中故居原韻

蟋蟀燈前促補衣，杏梁又見燕南歸。
水餘破屋猶容膝，風過閒庭忽掩扉。
三姊于歸

魚信杳；長兄出外雁書稀。雙親獨累吹簾客，幼妹痴愚未識機。

重九

何處登高賞？閉門王謝家。幾人同白酒；獨我插黃花。罷繡方裁句；呼盞爲煮茶。龍山已往事；今古不須嗟。

家大人賞菊代作

落帽誰家興；閒來就菊花。東籬人未醉；隣酒可能賒？

紡車同長嫂賦

絃正輪圓連不窮；絲抽萬丈疾如風。誰知無限經緯意；却出閨人織手中。

寄陳氏大姊

砧杵遙聞怯倚樓；黃昏望裏暮雲收。蕭條小院桐陰瘦；惆悵寒庭玉露秋。遠水連天明月冷；荒城匝地野煙浮。塤簾對處心如醉；欲向征鴻寄別愁。

送二兄會試時，大兄先已在都

草綠瀛洲暖，鶯啼上苑春。聯飛雙鳳客，同作看花人。

除夕以病不得與家宴

年年椒柏酒，歲歲我先嘗。可憐今夜酒，不得侍高堂。但爲身多病，非關孝思涼。早晨承色笑，闔室樂無央。

八春詩

春還春色美，春日倚春臺。春鳥啼春樹，春去復春來。春草春方動，春花春月開。春暖尋春伴，春酒飲春杯。

戲贈二婢

著柳東風景正妍，雙鬟爭笑倚鞦韆。綵繩低拂裙拖地，月入斜窗未肯眠。

夜坐懷三姊西及長嫂東

獨擁薰爐火正紅，繡針初罷夜方中。光穿朱戶一輪滿，影度重樓幾點鴻。弱體清羸人寂寞，寸心牽擾夢西東。憑誰說與無窮意，寫向新詩訴北風！

夏日偶興

繡罷看窗午，吟餘覺晝長。
簾開來燕語，人困厭鶯簧。
柳色侵衣碧，花風過枕香。
樓幽靜地，隨意到羲皇。

長嫂偕兄館武安

一行雁字幾何曾，地豈衡陽到不能。
應是左芬新有賦，武安紙價一時增。

其二

殘燈獨對小窗幽，寂寂蟲聲欲替愁。
多少襟懷無計寫，一行雁字正橫秋。

春晴

東風著意到簾帷，細雨纔收添綠肥。
烟柳枝頭鶯乍囀，露桃化底蝶初飛。
聞烹雀舌，偕兄語，醉染貂毫倩嫂揮。
放眼春田芳草外，青莎短笛牧童歸。

聞笛

落梅何處起？宛轉出重城。
可惜今宵夢，何能訴別情！

夢中作寄大嫂大名成氏

颯颯寒風畫閣幽，清宵夜雨淚雙流。
遙憐薜繡誰同伴，兩地相思一樣愁！

月夜登重臺

極目漳川上，荒城似畫圖。
月明人語寂，烟靜夜村孤。
嘯聽蛙聲聒，唵看魚淚呼。
微涼多病怯，風露冷羅襦。

其二

寂寞空齋裏，登臨晚乍晴。
柳陰依浪轉，波影澹沙明。
雨過蟬聲亂，風來蝶粉輕。
遙看新月上，綺閣夜彈爭。

擬仙子洞中懷晨

嵐重迷仙徑，胡麻可共漿。
水清花自艷，風暎草含香。
乍會乾坤別，離思日月長。
百

二兄在都，夢中寄二兄

千里馳驅祇一身，離家數月傍風塵。
遙憐秦市單衣客，有幾綈袍贈故人！

賦得『好雨知時節』

雨暗芸窗黑，風高石燕輕。
王孫歸怨溼，父老悅春耕。
捲簾看細線，隔幔聽微聲。
朝甘雨足，嵐帶繞孤城。

感懷

獨坐殘燈夜，淒然心俱灰。
自嗟新舊事，何若在天台。

不寐有感

開卷窗前夜已深，空階點滴冷難禁。
自憐薄命愁如許，寫向新詩淚滿襟。

送女伴歸里

憶汝初來時，宛若髮如髻。
愛爾衛夫人，素與成蘭契。
相聚五六年，倏爾忽分袂。
今行雖不遠，後會茫無際。
明年雁歸來，莫使空相憶。

題畫菊

醉後楊妃別樣妝，
裁成婀娜玉肌香。
生前不與羣花比，
留取芳魂獨傲霜。

夫子就學，二日即歸，因感樂羊子而作

君乃樂羊子，愧妾未斷機。
所以學不成，相對空嘯唏。

慈母命咏金雀，丁香，桃花三事

小院花如錦，春深二月時。
雨潤黃金嫩，風翻白玉脂。
左右芬芳茂，上下影參差。
遙知洛陽處，更有一株奇。

秋雨懷夫子在外

雨溼苔初嫩，秋聲老碧梧。
可知窗下客，楊玠竊餘書。

其二

金風飄敗葉，四處起寒砧。
欲寄回文錦，勞君動別心。

自悼

拜佛常求壽，吟詩慰北堂。
課兒思曹母，舉案愧孟光。
昔時比翼鳥，倏忽參與商。
衆

人同炊食，取婦各分漿，
泉水兒女飲，藜藿懽成糧，
新婦爲餓鬼，次女葬路傍，
夜寐缺毡被，日出無完裳，
險釁成疲病，顛沛方寸狂，
追思父母言，何可愬衷腸，
仰天惟歎息，嗟乎空自傷！

感懷二首

薄命從來缺五倫，
廣寒宮內謫仙真，
閨中弱質如男子，
驚黑羸膝（韻剛案：「膝」字疑誤）何處陳？

生男育女已成空，
五十餘年一夢中，
少米無柴隨夫主，
夫榮子貴付東風。

成氏長嫂寄姪原韻

曾聞閩地有仙霞，
不許閨人赴海涯，
貧苦只因兒女累，
飢寒凍餒向誰家！

秋日哭王氏姑母靈座前

日月光輝性格慈，
柔腸欲斷永離思，
窗下蘋蘩勤教女，
几前閱史（韻剛按：「閱」疑當作「經」）白傅兒，
錦帳乍空人寂寞，
妝臺仍設魄遷移，
西歸鶴駕誠遐逝，
無限傷懷寄

萬枝。

丁丑年六月九旱，京都大雪，因而有感

六月飛霜雪爲雨，怒惱穹蒼旱乾土。只因世人多鷓類，不重爺娘重兒女。

七旬自嘆

忠肝義膽在閨門，一生碌碌似浮雲。舊時女伴多爲鬼，只有飢寒丐乞存。

偶興

志氣冲霄漢，常懷報國心。悶來尋知己，南窗一曲琴。

言性

剛烈丈夫性，忠義心自存。空懷治國志，不得定乾坤。

悲痛三首

力盡馬牛婢子身，蓬頭赤足敝衣人。三餐炊爨猶嫌懶，不念劬勞多苦辛。

一生辛苦無人曉，屢逢謗突（一作「被凌辱」）何時了。愧我貧（一作「君子固」）窮天地間，

不如走獸與飛鳥。

遍體疼痛少人知，井臼親操淚暗垂。

滿腹愁恨思往世，真心耿耿獨（一作「迂拙悠悠」）

空（一）自悲。

翁姑棄逝

三十餘年幾變更，汗耳終朝不可聽，
但得樹窠安寐室，滄浪之水濯吾纓。

望雪

四野茫無際，梨花風亂舞。
飛來衣袂溼，穿窗更穿戶。

風雨夜坐，忽憶舊日此時長婦楊氏夜送綿衣

暮雨紛紛涕淚漣，朔風折骨敝衣寒。
室中只有痴兒女，膝下空存伴夜闌。

貧婦

生成辛苦命，智拙更痴庸。
伏臘常炊爨，春秋衣敝同。
鑿鍋兼洗鑊，曷澣並補（一作

「拙與與裁」）縫，吾乃儒家子，不能爭雌雄。

附文一篇

婦女奇談論

孝婦者，乃魏邑楊氏諱源之長女也。生於乾隆壬辰九月二十一日子時。婦週

歲，其母段氏即卒；父鞠育成。繼母王氏亦賢。既長，約媒氏聘與長子永寧爲妻。

婦性純孝，善侍其父。父患嘔血之疾，期年不愈。婦寢食俱廢，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不離左右。

因其祖葬，余適其家，見婦舉止端莊，可謂窈窕淑女焉。余顧謂人曰：「子寧不肖，然有此婦可承吾家宗嗣矣，余志亦足矣！」時年乾隆辛亥，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即成婚禮。

婦旣于歸，果能侍舅姑無異父母，小姑小叔如同胞姊妹也。取婦廿餘日，忽各分爨；婦即親操井臼，昏定而晨省，進膳奉姑。寧好頑狎邪逆，婦晝夜苦勸讀書而寧終不

聽，反被穢言污觸，婦快快不樂，常痛其父，夜則淚透其枕，日則不能下咽，嗟乎，劉氏祚戶將衰，有此貞靜賢孝之婦，安能存乎！

余之次女聰慧俊異出衆，余素愛之。授之以詩，過目不忘。女四五歲時，余有採薪之憂，女便撮土爲香而祝。祝曰：『勿使我母病，我長孝母！』臘月廿七日忽發痘，卽死于元旦矣。余悲傷不食，婦亦不食，相對而泣。余每出，婦必尾其後，歸必問與何人言，言之何事，惟恐在僻野處涕哭。又作斑衣頻戲以開姑之顏。余適有疾，婦扶持坐以待旦。寧有私畜，必藏以待姑至而發。婦勤紡績，寧惡之，遂不諧伉儷之歡，婦鬱鬱成疾。

是年夏月，婦食藜藿，未嘗見於齒。

秋九月初十日，生一女。十一月廿三日，婦卽臥床褥矣。夜作亡女言：『吾乃母之次女，七歲鬼魂也，臘月十九被次兄所害，在嫂之身日久矣。』人皆（下缺）

針餘吟稿終

知非集二餘集針餘吟稿跋

趙貞信

這三種詩集在近幾年間陸續地發現，確能使人增長了搜求湮沒著述的勇氣；即此可見只要有人肯對於一件事實作有目的的努力，總不至終究空虛而毫無收獲。崔東壁先生共計著書三十四種，八十八卷；他的門人陳履和替他刻成了十九種，五十四卷，亡失了十五種，三十四卷。這三種中的知非，二餘二集，即爲亡失的十五種中之二種。此二集並列在自訂目文集十六卷下，乃履和三代錄序中所認爲不可不刻者。現在所得的本子，雖和履和欲刻之本未必一樣，但除了這個本子以外，將來能不能再發見別的本子，已成絕大疑問，故此二本在今日實屬很可寶貴。針餘吟稿是東壁的幼妹的作品，其可貴自也不在二書之下。

這三種詩集，比較起來，自然以知非集爲最重要；但牠的本子問題也最複雜。所以自去年（二十年）一月間由洪煨蓮先生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破書堆中發見之後，曾和

適之先生及我討論了不少的文章，最後齊思和先生也加進來發表了一大篇意見。雖因各人的觀點不同，定下的假設不能趨於一致；但你辯我駁的結果，無論在本題上或本題外，總得到一些頗有見地的成績。這五六萬言的討論文字，因我們都覺得沒有發表的必要，所以不發表。但這一回討論的經過，和諸討論文字中的比較重要的幾點，好像很可供將來人的參考，不應當埋沒。因此，我就借着了這個跋的名目，把這一件事來敘述在這裏。

原鈔本的形狀，因燕京大學圖書館已有影印本發售，而本帙內也印上了洪煨蓮先生的跋文，他說得很詳細，不用我重說了。（影印本書首後半頁所說之原本尺寸，似略有錯誤。按，原本係高營造尺八寸四分，寬五寸一分。每半頁九行，寬四寸三分（惟聞齊先生墓誌銘作八行，寬相仿）每行二十一字，高六寸五分（惟弱弄集舊序及聞齊先生墓誌銘作二十字，高六寸二至六寸四分））

我們討論知非集的本子，自洪煨蓮先生的發端，到齊思和先生的收場，時間約有

三個月，文章共爲十八篇。最初的一篇，便是一月二十三日洪先生的跋崔東壁知非集。我讀洪先生的跋文，注意了他兩點：第一點，洪先生說：

陳履和……爲其師……所刊者，僅考信錄十二種三十六卷，雜著七種十六卷，文集一種五卷……最足以見東壁感遇情趣之知非，小草二詩集尙闕如……這一點，我覺得洪先生忘了雜著中的讀經餘論和無聞集的第五卷履和沒有刻，而小草集是閩中官牘偶存稿，不是詩集。這一點本來和知非集無關，但我因覺察了這一點的緣故，遂用心到第二點，洪先生說：

崔東壁知非集三卷……湮沒百餘年，幸而復見……倘作年譜……知非集既出……海內外收藏舊籍者，尙有小草集而肯爲刊發，然後……可得而問也……

陳履和校刊考信錄例言說：

先生五十歲以前事見於知非集附錄，五十歲以後事見於小草集諸書。

我推測洪先生的說話是根據這一段的，我明白洪先生的意思是誤以這本卽爲陳履和刻之定本；但就我從知非集中所見到的却很不對。過了幾天，我就把我的見地也寫成了一跋。我說：

貞信反覆覽觀，竊謂其係鈔自東壁先生之初成本，非先生定本也。試陳其故：按東壁先生自序言題此書爲知非集時，刪存凡賦三首，詩二百首。『暇日又刪其三十首，而區別爲三等：擇其言情感事，義近於諷諭者，二十有八首，首列之曰近古編。其次抒懷，贈答，遊覽之作，無足爲重輕者，三十有八首，曰遺興編。又其次則聲病俳偶之言，大雅所不屑道，其中雖亦間有取義，然以其體既卑，不足復爲區別，統列之於一等，凡九十有二首，曰諧俗編。而又附以詠物等詩十二首，曰諧俗附編。』今此書之分類別，係按體裁而異，與序所言以性質區別者不合，故一。如自序之言，全詩當爲一百七十首，今計此書乃五古三十二首，七古十七首，五律三十二首，七律三十九首，五絕十首，七絕三十四首，共僅一百

六十四首，與序所言之數不合，故二。自序未嘗言有詞，今此書有詞十四首，故三。五律明標四十五首，而實則爲四十六首；七律明標附錄八首，而實則爲十二首；七絕明標三十二首，而實則爲三十四首；不知何以有此舛誤，故四。七律下所寫之原編，續編，再編，附錄等字樣，定本似可不必有，故五。五古中有送舍弟南歸一題，五律中有將赴邠州次韻留別舍弟一題；五古中之京邸歲暮一首，內中『親』字係脫格書，稱弟曰『舍』，『書』『親』字脫格，頗似稿本就人求正款式，故六。七律末將至館舍得句一首之末二句，將其原詩及下注之『將至館舍成句，歸後易末一聯』十二小字點去；七絕內大名秋曉一首，下注有『此詩在訪李琪園詩後』一語，亦屬稿本未定時之狀，故七。幾輔詩傳所引先生之詩，有西安卜居二首，而此書無之，故八。此書後附之關齋先生墓誌銘，體例不類，當非原書所有，特鈔者偶然鈔附；但取此文以較遺書附錄內者，亦頗多不同，以純駁論，則彼純於此，可知在附錄內者已經東壁先生改刪，而此則猶甚原

文也。此雖與知非集無甚關係，然亦足見鈔此書之時，先生之書尙多未訂定。在這一段裏，我第一個重要的意思，是認此本爲他人鈔於崔先生的本子，而所鈔的爲知非集的初成本。我所謂初成本的意思，便是崔先生在五十歲時開始着手抉擇各種稿本中的詩來編知非集，初次編就的草本。因爲是一個初次編就的草本，他正在根據了這個草本時時改動，所以詩的數目會和自己標明的不同，有塗改的地方（如將至館舍得句）有加注的地方（如大名秋曉）又有寫出原編，續編，再編，附錄的地方。——我說這個是他初次編就的草本，也可以說初次編就後正在改定中的草本。我所舉的諸證，以第六證爲最不當（適之先生說：「舍弟」是詩文集中通用字樣，）其餘的則後來蒙大家多認爲是一種可以研究的理由。下一段是說出我定的一種假設：

信意，先生初定此書爲知非集時（自序言年五十），卽被鈔此書者所鈔，後四年先生重行刪編并作序（序題乾隆癸丑，計是年先生年五十四），鈔此書者僅鈔先生之序補入，其他則未之改，故致此書與序言多有不合。觀自序之字迹與全書不

同，而與朱評者相似，則其評與序均爲後加可無疑也。（此書鈔紀序與詩詞者字同，鈔自序與朱評者亦頗類，鈔賦者似爲另一人，鈔墓銘者又別爲一人；而紀序與詩詞之鈔必在崔先生五十歲後，自序與朱評之鈔必在崔先生五十四歲後，似可斷言。）……又觀此書所逸幾輔詩傳所有之二首，似不應在被刪之列者，疑先生定本與此本不同之處甚多。而此書既無目錄，又不分卷帙，亦可爲鈔自初成本之一證。殆先生區此集爲三卷，亦在重行刪編時乎？

我因爲要解釋集子内容和自序不相應的原因由於兩次鈔成，所以注意到字跡上，想不到這一點却成爲後來爭執的中心點，因這點產生了許多發明，也惹起了許多糾紛。我當時草萊初闢，且不預備後來的辯論，不十分疑心注意，所以有些地方說得很大意；現在看起來，像這段裏關於字跡的一點，確應當改過了。（鈔紀序與詩一百四十五首者同，鈔賦者與鈔朱評者頗似，鈔自序者一人，鈔詩十九首詞十四首者一人，鈔墓銘者亦甚似即鈔詩十九首詞十四首者。）

這個時候，顧頡剛先生已經叫人把燕大本照樣鈔出了一帙，連洪先生和我的跋也多鈔附在後面，送去給胡適之先生看。第二天，適之先生就來了一封給顧先生的信，他說：

趙先生謂『此本非先生定本』其第一證已足證明此意。但他謂此本係『鈔自初成本』其所列八證皆不足以證成此說……

我很注意趙先生所舉第七證。此詩之改稿（『將至館舍得句』）是誰改的呢？若是東壁親自改的，則此本是東壁自家藏的本子。大名秋曉詩的一注也有同樣的問題。如是東壁手改本，那就更可貴了。

我的論斷是：（一）道光間所傳之知非集是更早的本子，故多二詩（小草集是閩中所作，不會有西安的詩）。（二）燕大本是刪存本，刪於癸丑作序之後，故詩數更少

于序中所言。（三）癸丑自序的分類法，在此本並不會實行，當另有依此分類的定本。東壁自定書目中有知非集三卷，當是分三類為三卷的定本了。定

本中的詩數大概也少于序中所舉之一百七十首之數。大概序成之後，他又刪去二首；此本已鈔成，不能更分類重編了，就與分卷的本子並存。

適之先生是一個腦經敏銳，目光犀利，而又心直口快的人，他在一讀重鈔本知非集之後，便把所見到的意思寫出在這短信上；他的存心既沒有成見，論斷雖不中肯，是不害事的。我猜他見到了原鈔本，便會改正他的論斷，所以當時顧先生將這信給我看後，我仍舊安心做我的後跋，不起辯論的意思。這段裏胡先生也沿洪先生的誤，以小草集爲詩集，想也是偶忘了考信附錄中黃文治贈東壁先生歸大名詩裏的「哀集署知非，久不勞心血（先生行年五十即輟吟，顏其集曰知非集）」的話了。

知非集後跋，是我一篇四五千言的長文，但內中說得很瑣雜，現在看來竟沒有什麼話可引，大概只有這幾句還可寫在這裏：

此本（指知非集鈔本）收得於散亡之後，對於先生學術思想演進之程，獲得一重要參證，固屬吾人之厚幸！自不得以非定本而少之。然信讀考信附錄，見先

生有送秦耐圃詩，讀無聞集有霧樹詩序，此二詩均不見於此集，意定本必有之；而推計亡失之數殆甚多，則不見定本，終不得於懷無憾……

此時適之先生已做成了一篇跋崔述知非集及崔夫人成靜蘭二餘集的文章。他此文專爲考定崔先生入關迎娶成孺人的年歲而作的，他說：

崔述入關在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七六三），明年（二七六四）春天與夫人同回大名……

他根據考信附錄少年遇合記略中乾隆壬午「朱公移永州……余與弟送公至臨清，遂入京師鄉試，皆得舉於順天；而公至永歲餘，以與巡撫議事不合，竟以原官罷歸。」及「松田之隨侍至永也，以道中題詠寫寄余，余亦以入關道中所作報之」的兩段來斷「此可見崔述入關在壬午中舉人之後，又在朱熹罷官之前。」他又因在少年遇合記略中史貽謨條下看出崔述兄弟曾應癸未（二七六三）春天的會試，所以說「崔述赴邠州迎娶，常在癸未年會試之後。」他又從知非集留別韓邠州及寄酬韓邠州的詩

中「驛臨渭水冰初綻，……梅花片片促離愁，春風催別楊柳新，扁舟東渡咸陽渡」等句，和成孺人繡餘吟最後一首曉發內「雲埋古戍驛樓空，回首秦川失舊蹤……遙憶天涯雙白髮，歸寧何日淚千重」之語，來證明崔述在甲申（二七六四）的春天帶了他新婚的夫人出關了。這一篇考證文字，因為適之先生粗心了一點，誤用少年遇合記略的記載作根據，所以把崔述入關之年考得不能正確，後來由洪煨蓮先生重爲之考正。

現在收入在這帙裏的洪先生的跋崔東壁知非集，原來的題目是作擬跋選印崔東壁手書詩詞，其名稱所以如此的緣故，洪先生在原文的末後有這樣的幾句話：

今所得之知非集，既非東壁定本，余前者付印之謀，可作罷議也……然此本

中詩十九首，詞十四首，皆東壁手書。東壁筆迹之在人間者，此猶吉光片羽矣。

選數首影印之，亦凡敬愛東壁之性情學問者所欲瞻覽歟？

現在這篇雖已經洪先生修改，但大體和原文無大出入，爲省篇幅計，我不引了。洪先

生這篇文字，條理既清晰，包括亦周到，是很可贊美的。故我讀了後說：『思案入微，用心周密……真足驚服！』適之先生也說：『洪先生工夫細密……使我十分佩服。』但我和適之先生于敬服洪先生之外，仍願道出自己的意見。我遂寫了一篇知非集本子的我見，適之先生也寫了一篇跋知非集鈔本。我對於本子，仍申述以前的原意。對於知非集鈔成的步驟，則謂：

貞信疑先生最初編知非集而尚未完成的稿本，是紀序一篇，賦三首，詩一百四十五首，詞十四首。初鈔此本的人，就照此稿本所鈔。紅筆評語圈點也鈔

在這時……他請人評點的本子，或者就是樂飢集。從樂飢集探進到知

非集初稿裏面的評點，多仍照樂飢集的原樣；這本再從知非集的初稿本裏鈔出……以後崔先生加編了十九首在稿本裏，鈔這書的人又借來補鈔……

自序的鈔，當在此時之後。信疑他鈔自序的時候，只看見了這一篇序，故就補了這一篇序……墓誌銘在崔先生的稿本上，怕未必有，信終疑牠是不知道

時，鈔者在他處見了，偶然鈔附，和詩集無關……

看有硃筆評點的一篇賦，三十七首詩，二首詞，除了詞中的金縷曲不像是三十以前的作品，其餘的好像都是原在弱弄集中的。所以我總很疑心他的傳觀請正本或許是弱弄集。對於知非集中注改之字，我說：

將至館舍得句一首的塗改，和大名秋曉下的一注，貞信以為多是崔先生的稿本上原來如此，而鈔此書的人依樣直鈔的。將至館舍得句下的注字同爲丁所書，大名秋曉下的注字也同是甲所書。至於洪先生所舉的「回首」改「回頭」，「傾倒」改「顛倒」，「紅葉」改「紅樹」等，像都有偶然鈔錯的可能；與七言中酬同年殷蘭亭見贈一首的「住」誤「在」，「唱」誤「鳴」一例。惟……「九日登絕紀東川登儒山兼以誌別」之「登絕」改「與」，不像鈔錯。但……也還有幾分可能。只有「黃華谷」改「黃華黃華」，同七律中有一首「登千佛山」，「千佛」二字改「西」，頗可注意。故信又疑

鈔者曾用崔先生的後本校改……

我說塗改之迹是稿本上原來如此而鈔者照樣直鈔的這句話；後來頗受齊思和先生的駁難，以為無此笨伯。但我也自有我的原因。我以為大名秋曉下的一注明明是鈔者照原稿本所直鈔，則其他的何嘗不可直鈔呢？至說鈔者何以不徑鈔其改文而并鈔其塗去者，這實在是就我自己的癖氣來說的。我鈔人的文字，就最愛連塗改的一起鈔下，因為一來可以留下些原來的面目，二來在塗改的地方，很可以見出作者的用心及其過程，能使人開悟領會不少。我又說：我疑心崔先生的詞，後來或係是收在菽田贖筆之中。陶樸幾輔詩傳于崔述小傳下引劉大紳考信錄序而不引知非集自序，或也是未見自序之故。但詩傳所引數首，和此本不同諸字，多像彼勝于此，則陶見本雖非定本，恐總在這本之後。我又說：

洪先生定丁所書之詩十九首，詞十四首，為東壁先生手蹟，則決不是。就不論

牠字的稚劣像初學後生所書，但看牠破體別字之纍纍觸目，也斷不是崔先生

所有。這書無論甲乙丙丁所鈔，都是破體別字很多，或爲帖體，或爲俗寫，或爲寫
訛，但又有很多字體人人相同。信很疑鈔者多是一家人，或者是一村塾師教
他的學徒所鈔的，也未可知。洪先生因牠不是定本的緣故，遽罷付印之議，
……我意總覺不對……

這個鈔本上的字迹，雖有種種不同，但確實是學一個體的（顧頡剛先生說牠是顏體）。我
嘗見人家有祖孫父子多學一本帖，又每見村塾教師因他自家愛學某一種字，遂叫他
的學徒也多學某一種字，所以我疑心到此。破體別字之多不足定爲非東壁所書，後
來胡先生、顧先生、洪先生多舉有例證，我自己也因爲看到了嘉慶丁巳南昌寫刻的補
上古錄和丙寅彰德寫刻的三正考，也知道我說的理由欠充足。但到今日我翻看詩
和詞，未敢認爲有一部分是東壁手書的心，總覺還是同從前一樣。

胡先生的這篇跋文很長，我現在只能節引牠幾段重要的。胡先生說：

我以爲此本必是塾中學徒所鈔，……我以爲此本是東壁塾中的兩個學生鈔

的。鈔賦的是一個人，鈔詩詞與兩序的又是一個人。洪先生假定的甲乙丁戊只是一個人。此人似跟着東壁稍久，故字體逐年有進步……

胡先生定鈔詩詞與兩序這人的鈔寫次序，爲先鈔紀序及洪先生所指出的詩一百四十五首，續鈔洪先生所指出的詩十九首和詞同自序。胡先生說：

洪先生指出百四十五首與十九首的字跡不同，是很精確的。但這兩種字之中有許多字是一樣的……時代有先後，故先鈔的字都很拘謹而幼稚，後鈔的字稍自由而較老鍊。詞的鈔寫在稍後，而自序在最後……

墓誌銘或另是一個更幼稚的學生鈔的，或卽是鈔詩詞者最初學鈔書時鈔的。至於七律末首的注文與改字，皆出于此一人之手，尤爲明顯……這一首詩，最足以使我們推想這本子造成的步驟。鈔詩的學生，鈔了原編續編的律詩之後，又偶然見着兩首未收的詩，他便把夜明柴一首試帖詩鈔在五律之後，把晚秋清流道中一首鈔在七律之後。但他後來又見着一首七律，大概是寫在

單頁紙上的草稿，不會寫明詩題，僅在紙尾注着『將至館舍成句，歸後易末一聯』十二個字。此詩初鈔時的末一聯已是『歸後』所改的：

多恨且圖今夕聚，豈知歸後恨還加。

但這位鈔詩學生不久又看見東壁未改的原稿，也是另紙寫的，却有詩題『將至館舍得句』末一聯爲

多恨且圖今夕醉，猶堪下酒菊叢花。

……他誤認這是定稿，故又照鈔上去，把原鈔的異文和注文都點塗去了，又加上了詩題。

我這個假設最可以解釋這首塗改詩的啞謎。讀者試想，『將至館舍成句』在前，『歸後易末一聯』在後，有何可疑……

此外一些塗改，更不成問題。這個鈔詩學生雖不大懂詩，却已通文理。凡通文理的人鈔書最多『有理的錯誤』……

我們現在可以確知東壁先生的詩集有三個本子：

(一)無名氏鈔的雜湊本，卽此本，有詩百六十四首，詞十四首，賦三首。此本

雖題爲知非集，又有癸丑自序，其實是一部雜湊很不完全的本子……

(二)陶樑所見的知非集不分卷本，大概有賦三首，詩二百首，詞若干首，無自序。

(三)陳履和帶去的知非集三卷本，大概有賦三首，詩百七十首，附詞若干首，有自序。

我這裏引胡先生的文字，不過原文四分之一。但胡先生的意思已大略可見。他在洪先生和我的說法之外，另立一種說法的。

洪先生看了胡先生和我的文章之後，他一起做出了四篇來：(1)又跋，(2)擬討

論趙先生知非集本子的我見。(3)擬討論胡先生跋知非集鈔本。(4)崔東壁入關娶

妻是在那一年。這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因爲初時洪先生疑慕誌銘或是東壁早年所

書，而胡先生駁他如是東壁所書，豈有把「病廢」寫作「痕癢」之理，洪先生解釋「痕癢」不誤。第二篇前半是逐條討論我文中的說話，後半是洪先生的餘論。第三篇是逐條討論胡先生文中的說話。這兩篇有一些已收在洪先生修改的跋內，以外也只是維持洪先生的原說，而指出我們說話中的不可通處。只有第四篇倒是洪先生考得很精細的一篇文章。洪先生懷疑胡先生考定的東壁入關結婚之年在癸未爲不可靠，他就自家起來重考一考。他以為是在甲申東壁二十五歲時，他說他的根據有三：

(一) 據陳履和東壁行略，成夫人的歲數與東壁一般大，她事東壁五十年，她死時七十五歲。從數目上加減，我們就可知道二人完婚之時都是二十五歲。

(二) 據知非集中七古黃鵬說：

昔我遊秦川，幽原初結褵，青山繞官舍，好音發幽枝……
歸來多株守，遂與清景辭……
可憐廿五載，煩囂少寧時……
豈知今年春，西來山之

睡，重聞睨皖聲，使我心再怡。

這是在西山乞伏村時所作之詩，其時他五十歲（知非集自序）。五十減去

二十五，也可見他在爾原結襦時正二十五歲。

（二）二餘集中有水後九日呈姑詩，胡先生定這詩是乙酉年作的，很確。但這

首詩之前有懷遠，中說：

惆悵連宵風雨頻，征衣製就寄無因。

遙憐臥病長安客，誰解緋袍贈故人！

而知非集中七律細君寄衣並詩至賦此答之說：

讀罷迴文淚滿巾，鴛幃剛是一年新……客館病遲歸去夢，征衣瘦稱別

來身。明年準擬攀喬木，款語粧臺莫愴神。

詩中所謂明年，是丙戌會試之年。可見作詩是乙酉，而鴛幃最新時是甲申，

他年二十五歲時了。

洪先生這種考證法是很對的，洪先生在文末又附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他說：

……故宮圖書館裏有乾隆四十九年的邠州志，……我……檢邠州志的卷十五，發見韓邠州就是韓成基。他於乾隆二十九年起始任邠州知州，更可見東壁結婚不在癸未而在甲申。

從此東壁結婚之年總算考定了。洪先生又從將赴邠州次韻留別舍弟詩內的『分袂暮雲暗；回頭春草迷。花臨河水發；鳥傍華山啼』等句中看出東壁啓程入關時似在春天。他又說：

……入關走的路程在知非集中略可檢考。過了河南清化鎮，有晚眺書事寄朱松田的詩。發洛陽，出磁澗（磁澗）過新安（新安）過越嶠關（嶠關）經函谷（函谷關）登華陰。過華陰時，有詞一首寄調水龍吟。他東望興歎，故云：『回首故鄉不見。』但『憑欄極目秦川，桃花零落春將暮。』是其時已屆晚春。經新豐（新豐市），渡咸陽（咸陽渡），過永壽（永壽縣）到邠州。過永壽時，還是『春寒

鳥不飛，山風侵瘦骨，嵐氣濕征衣。」這是他初嘗漸原氣候，所以又說「異鄉風景別，惆悵舊漁磯。」……他何時帶了成夫人離邠回老家，胡先生……斷是過了年的春天，這是很準確。不過這是乙酉的春天，不是甲申的春天了。

在遺書附錄內關齋先生墓誌銘中的「余自病廢」一句，粗看上去是絕不生問題的一句話。不意附鈔在知非集後的墓誌銘內却作「痕癢」及我翻開上湖文編補鈔內的墓誌銘來一對，也是作「痕癢」這真是出乎意料之事！我很佩服洪先生斷定「痕癢」的不誤，但不贊同洪先生對於「痕癢」的解釋和句讀。所以做了一篇讀洪先生的四篇大作後，引上湖紀歲詩編中上湖小傳內的「因事左遷」一語來解釋「痕癢」二字（痕即罪的意思）後來洪先生在上湖紀歲詩編中也找到了幾處施用「痕癢」的句子，由此遂斷定了遺書附錄中墓誌銘內的「病廢」是錯誤的（「病廢」之下接「衣食奔走」之句，本屬不通，既病廢矣，又何能衣食奔走」）。

胡先生疑心墓誌銘曾經東壁晚年改竄過，我以為很對。不過把「痕癢」改為

「病廢」我疑東壁是深悉韓門身世的，或不至于這樣鹵莽，恐怕是陳履和所改。考信附錄裏的墓誌銘不知非集後的一樣，知非集後的上湖文編補鈔裏的也不同。比較優劣，像附錄裏的最好，補鈔裏的爲次，知非集後的又次。不知是否知非集後的是原作，補鈔裏的爲韓門所自改，而附錄裏的乃東壁所改？

齊思和先生的讀崔東壁知非集，做在最後，文也最長。他是集合我們三人的文字作一總討論的。他的結論却頗簡單，他說：

在尚未有更爲確切之說以前，吾人惟有採取洪先生之說。於是吾人對此書之認識，爲：

(一)本子 東壁詩集過渡稿本。

(二)鈔者 紀序自序及詩百四十五首爲一人所鈔，後鈔詩十九首，詞十四首爲東壁手蹟，賦及評爲另一人所鈔，墓誌銘或亦係東壁所鈔。

他在文末說：

是集既出，研究東壁生平又多一史料……如……行略稱『先生少有志於功名』此則讀感遇擬古諸詩，可以知先生少時之抱負也。先生賦性方隅，所至多落落寡合，讀迂歌贈別王懋勤諸詩而後知其詳也。行略又謂『先生至性純篤』，讀都中送舍弟南歸諸詩，可見其情緒也。考信錄自序述其著書之難，有云『焦勞於禦侮』……讀寄酬韓邠州詩……知其鄉居見侮之苦況也。先生少年聲名藉甚，其後窮於場屋，『老未登第』遂爲後輩所輕，中心不能無感，此則讀爲成陟庭題浮雲圖，負薪行，題婦翁愛蓮圖，秋夜獨坐諸詩可知也……自是集及鑿餘集出，成孺人之才學性情，以及夫婦間之敬愛熙洽（讀細君寄表並詩至賦此答之及贈內兩詩，知成孺人雖姿色不佳，而能安貧服勞，才德皆足稱……）皆可知其梗概……他如其生平蹤跡，朋友酬酢，皆可由是編知……之……

這一段說得很好。讀知非集於見到崔先生的文學造詣和情感見解之外，實可知道他不少事蹟。陳履和說『先生五十歲以前事見于知非集附錄，『確非虛言。』

這次的討論，最後的爭執似乎注重在東壁的手蹟問題上了。我的不敢相信，我在討論文中有這樣的兩段話：

寧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厚誣古人，是東壁所大惡。要尊重東壁的遺墨，同時亦必要尊重東壁的遺教！

在大家懸揣之時，自皆不當有『固必』之心，信亦決不敢謂此終竟非東壁之字。目下之所以斷斷迄不能信從者，實緣吾輩之所以敬東壁，東壁之所以有大價值，全在其『考信』之精神。疑而後信，考而後信，得有充分證據而後信。未疑，不考，無充分證據，大家儘可作有理的假設，但決不可居然肯定。

適之先生說：

我們此次的辯論，都是不容易證實的假設。凡不容易證實(Verify)的辯論，只可以作為消遣而已……

但是否東壁手蹟一點，幾乎有可證實的可能。可惜大名某家所藏的東壁寫的對聯，

已在三年前被婦女翦作鞋樣（見嶺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不然這點便可解決了。

適之先生說：

我們此本的印行，可以引出定本的發見。

凡作者自己刪定詩文集，以嚴爲貴。但後世史家搜集傳記材料，却以多爲貴。故未刪的原料，比刪贖的作品更可寶貴。此本保存的詩詞，必有許多不見於後來定本的……將來定本出現之後，此本仍是有傳記原料的大價值的。

我也說：

此書之定本，世未必竟已無傳。他日幸而得之，取以校此，於先生編刪去取之微意，又可窺見。是今日此書之發見，固不僅足慰急欲讀先生之詩者一時之飢渴已也。

在五六萬言的文中，我本想只抽出牠十分之一在這裏便夠了。結果還是多愛少棄，也像是省無可省。但望海內有心之士，能注意於搜求東壁未刻諸書，或竟得由此而

發見定本知非集，則實爲我們加入討論者的厚幸了！

二餘集和針餘吟稿，都是大名姚晉槩先生所尋得。二餘集發見於民國十七年，針餘吟稿發見於去年。這兩種書，在大名都有兩個鈔寫本子：一個是一種單鈔本，一個是兩種合鈔本。校對起來，針餘吟稿前面的四十八首，兩本相同；後面的十首，則爲合鈔本所無。二餘集，單鈔本和合鈔本大體雖一樣，但內中却有許多處的出入。固然多數是合鈔本的鈔者寫錯的，或妄改的，但也有幾處像勝於單鈔本。如序中「以詩呈者」作「以詩呈裁者」，懷遠賦的「故衣」作「破衣」，「寄張夫人」一題的作「寄張夫人田」，九日贈良人的「寂寂」作「寂寥」，山行誤入小道的「警魂」作「驚魂」，黃鶯兒詞的「索需」作「需索」，「春日」一題的作「春雨」，「送三兄歸里的「故歸」作「故國」等。他如九日贈良人的「紅樹」作「紅葉」，「繁霜」作「寒霜」等，則像兩多可用，無大差異。我嘗覺得東壁先生的詩才頗不佳，適

之先生也說：『今本知非集中有許多詩實在不高明，東璧刪定之本必與此本不同。』成孺人著的書，在遺書中共見到三次：考信附錄嘉慶十三年帶給陳履和的書目中有二餘集一本。自訂目中文集十六卷下，有細君詩文稿一卷，陳履和在行略中注說：『細君詩文稿，成孺人作也。』行略末有爨餘詩文二卷，又說：『先生爲之傳，系於詩後。』我初時疑心他名爲細君詩文稿，詩之外當尚有文。去年洪顧諸先生見到崔先生的墓碑，題曰：『孺人諱靜蘭，字紉秋，著繡餘詩一卷，爨餘詩一卷，』不提起文，這當然沒有文的了。但我總還疑心這一帙二餘集不但和帶有傳文的細君詩文稿不同，恐怕連帶給履和的二餘集也不一樣。因爲我覺得這帙裏不高明的詩也頗多，而針餘吟稿裏有和詩的詩，這帙裏又沒有，這本恐怕也是不完全而又沒有經過東璧先生改定的本子。針餘吟稿最後的一首貧婦，爲另一人所補鈔上去的，而前面偶與言性二詩，也殊不像女子之作，不知有沒有他人的詩攙雜在內。

知非，二餘二集內的傳記材料，有一些我已於補續東璧年譜時收進去了。針餘

吟稿裏的，我也曾寫了一篇補敘，附在年譜之後。但當時因為時間迫促，凡關於略費考索的，都且擱置，所以留下得頗不少；而考覈不正確的，恐也有之。希望將來有人肯重做年譜，在這三本集子之內，更抽出我所未用完的材料，並嚴格地改正我考覈得錯誤的地方，非常感幸！

敬謝頤剛先生命我做這篇跋，而又容我因事務忙迫的緣故延遲了許多日子！

二十一年四月一日。

知非集二餘集針餘吟稿跋

菽田贍筆殘稿目錄

知非集拾遺

夢中送別李琪園，因成短韻寄之……………三

捫蝨歌〔以下闕〕

贈栗上林三首

題畫三首

附摘句

古體

述懷……………四

晚春自都門抵易州，秦苞文邀同仰瞻行殿……………五

律句

眼疾〔以下五言〕

春日，倣進退格

西安府途中

京邸對月

清明日郊行〔以下七言〕

秋夜懷舍弟

雁字四首

惜賦

雜說五則〔存一則〕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七

九

尺牘

與朱松田

- 第一札 嘉慶二年羅源寄……………一〇
- 第二札 嘉慶三年十一月羅源寄……………一一
- 第三札 嘉慶六年十二月福州寄……………一二
- 第四札 嘉慶七年二月清湖寄……………一三

與陳介存履和

- 第一札 嘉慶二年五月羅源寄……………一三
- 第二札 嘉慶二年八月羅源寄……………一六
- 第三札 嘉慶三年九月羅源寄……………一七

| | | |
|--------|----------------|----|
| 第四札 | 嘉慶四年七月上杭寄 | 一九 |
| 第五札 | 嘉慶五年七月上杭寄 | 二〇 |
| 第六札 | 嘉慶五年十一月羅源寄 | 二一 |
| 第七札 | 嘉慶六年十一月羅源寄 | 二二 |
| 第八札 | 嘉慶六年十二月福州寄 | 二三 |
| 第九札 | 嘉慶七年二月清湖寄 | 二四 |
| 與廣平王親家 | 以下五首並嘉慶二年五月羅源寄 | 二五 |
| 與遼懋如 | | 二六 |
| 與劉從龍 | | 二七 |
| 與徐融川 | | 二八 |
| 與杜承考 | | 二八 |
| 與王端植 | 嘉慶三年二月羅源寄 | 二九 |

與族弟熒 嘉慶五年正月 上杭寄……………三〇

道中與門人張自新 嘉慶七年四月寄……………三〇

駢語間存

聯語十 額六……………三二

先慈及弟服除後題 聯一……………三四

新納侍妾，兼有遷居之謀 聯一……………三四

余年五旬以外多病，無子，書以自勉 聯一……………三四

連歲苦旱，餓者載道，漫題 聯一……………三五

乞伏館中 聯三 額一……………三五

嘉慶改元，京邸候選 聯三……………三六

羅源卸事後志喜聯一……………三六

解組北歸，續仙霞嶺關帝廟聯一……………三七

自羅源歸里後苦無居宅，次年春躡居西山孟村漫題聯三……………三七

崔東壁菽田贍筆之殘稿……………洪業

頡剛案：此殘稿一册，前年范廉泉先生發見於大名，去歲姚晉整先生持以來，洪煨蓮先生爲之考，考定爲菽田贍筆之初稿及菽田綴語之一部，其說縝密而可信。東壁先生之私人生活，尤爲宦閩六年中之生活，觀此益可明白其與人書札，於作令時所屢屢慨歎者不外數端：吏玩民蠻，事多掣肘，一也；地係衝途，差使絡繹，二也；前任虧空，時慮賠累，三也。此卽成孺人黃鶯兒之所咏者也。至其與朱松田陳海樓之書，一往情深，足爲師友矜式。與海樓書

更可與考信附錄中海樓來書合看，於以知考信錄與王政三大典考之刊改次第。惜胡適之趙肖甫兩先生所草年譜早經刊成，有待于異日之補纂矣。知非集拾遺缺失雖多，而可知今存之本，先生由舊本刪去者之題目爲何，其今本雖存而終被刪于定本者又爲何，斯固一快事。雜說推闡人情，以明率意論古者之非，疑爲考信錄釋例之前身。噫，先生定稿未刊者皆焚於滇南矣，何意叢殘棄擲之稿轉得保存於河北，而吾儕亦得賴之以識先生之墨蹟，豈非藝林之大幸耶！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記於蘇州。

萩田殿筆殘稿目錄

菽田賸筆殘稿

大名崔東壁（述）以四十年之力，著書三十四種，共八十八卷。其弟子滇

南陳介存（履和）以刻師書爲畢生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書之未曾刻者，尚十五種，共三十三卷；未刻之定稿，尙存霄壤中否，不可得知。民國十八年，大名

王守真（謙）先生得二餘集抄本，以寄顧頡剛先生。此東壁妻成儒人之詩集也，

聊可以當東壁自訂目錄中之細君詩文稿一卷。二十年一月，業於燕京大學圖

書館破書堆中發見東壁知非集一冊，旋斷其爲知非集定本三卷未成前之過渡

稿本。四月，頡剛先生與業親至大名及舊魏縣訪東壁故里（參頡剛先生與業合撰

之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冀於東壁舊稿或有新發見也。當時雖無所得，然曾敦

請大名士人隨時留意查訪。今年四月，頡剛先生從大名姚野澗（謙）先生得

東壁殘稿一册；據野澆先生云，得自大名范廉泉（鑑古）先生，而廉泉先生則得之於崔氏某也。

殘稿書竹紙上，共三十三葉。其中葉一闕後半葉，葉五闕前半葉之前半葉，二十九闕後半葉，葉三十一闕前半葉；然葉二十九葉三十一之兩半葉，文相接續，蓋誤訂而然耳。本高營造尺八寸四分半，寬五寸七分半。眉端左角紙多殘缺，似爲鼠所嚙者。本中每半葉九行，寬共四寸三分半；行二十一字，高共六寸二分半。文字內容，大約可分三類：詩文拾遺爲一類，多殘闕；函稿爲一類，共二十一通；駢語爲一類，共二十五聯，附題額七語。茲以原文披露於左。其標點，皆業所加；唯單引號（「」）本原文所有，標鉤銷也。方括弧（【】）亦業所加，用以詳原文中塗改，鉤撤，簽貼，刪易之痕迹而已。（洪業）

知非集拾遺

刪至歌乃余未學為古詩時戲作
題畫一首以歲久不省憶而遺之增粟上林三

因其首則以體涉應酬原未入稿而遺之其四首者

其餘三首皆則訂集時所刪而後復拾之者並取而附於此

夢中送別李琪園因成短韻寄之

琪園與余鄉試同年交相善也以癸未進士入

翰林時方以檢討授知縣尚未謁選

已如夢夢中仍送別琪園從此去淚盡不

定而我性獨拙感君重故舊不肯遺

艱難恐其懸待甚切而愚路費之外亦尚幸有餘財可

推不得已尚役送赴省會二百金所面爲取明親交松老母致參

差是望至朱笏山業已挑發鄰省想道遠人單財物未便多帶且無待於遠水之救

也而道遠人單亦未便於多帶專此達知并問近履餘不

一

頭行不寫

共故鄉親友札

與廣平王親家

以下五首並嘉慶二年五月內寄

夏景舒遲綠陰繞舍想老親家先生課耕樹下攤書窓
前清閒快樂何羨如之弟於六月抵福省七月到任民
蠻吏玩缺苦地衝兼之前任虧缺頗多交代難辦外起
亥眠常無暇刻每自笑多此一來也舍姪年少諸事全
無庄意去家五千里無由管束教誨所望老親家時加
訓戒并喻令愛不憚煩瑣勸諫於閨闈中庶可不至流
蕩子之與壻分雖異而理同總宜愛之以德不當姑息

涓磨歲月藥爐中

傳僻書癡家中舊聯也至乞伏頗閒適地亦清雅

漫改其對句書之

傳僻書痴甘把逢迎輸俊傑

乞伏地頗清雅因取

琴聲詩韻猶堪谿壑作神仙

前傳僻聯改而書之

附額 風景不殊

小字旁註俊傑神仙行下

嘉慶改元京邸候選

欣逢初載

一年經始日

恭祝萬年

千里欲歸人

知非集拾遺

捫蝨歌，乃余未學爲古詩時戲作。贈栗上林三首，因其體涉應酬，故皆不以入

稿。題畫三首，則偶未存稿，而後遂忘之者。其餘三首，皆訂集時所刪，因有所

感，不欲盡棄，並取而附於此。【此段原文爲「題畫三首，以歲久不省憶，而遺之。」贈

栗上林三首，則以體涉應酬，原未入稿，而遺之。其四首者，則訂集時所刪，而後復拾之

者。並取而附於此。】經塗改，乃如上。】

夢中送別李琪園，因成短韻寄之

琪園與余鄉試同年，交相善也。以癸未進士入翰林，時方以檢討授知縣，尙

未謁選。

□□已如夢，夢中仍送別。琪園從此去，淚盡不忍□。□□□□旋，而我性獨拙。感

君重故舊，不肯遺【下闕。以上葉一上。】

附摘句

【原爲「弱弄集摘句」，後於「弱」字上貼「附」字，塗去「弄集」二字。此行書眉有

殊筆「一」字。】

余少喜爲詩。三十歲後，曾自訂弱弄集，刪去者近半。及訂知非集時，刪去者十之六七矣。暇中偶憶及之，間有一二語足解頤者，未忍悉棄，聊摘錄之如左。想不足當大方一笑也。【「曾自訂」下原有「之曰」二字，後塗去。「刪去者近半」，

原無，後所加。「偶憶及之」，原作「偶取閱之」，塗去「取閱」二字，改「憶及」。

古體

【原爲「五言古體」，塗去上三字，復於「五」字旁作「古」字。】

四歲讀門聯，解辨平與仄。五齡授經書，便知質疑惑。觀叔讀周易，從旁畫奇拗。聽父講春秋，背面說故實。○「縣侯賞駿才，金盤賜果食。」從此更發憤，旦夕務學殖。夜寢常五更，朝餐每日晨。携書拾薪芻，帶經摘蘿菔。○時會終難料，天心未可測。泰山參天高，半日巔可陟。北辰萬里遠，舉頭見紫極。不然事耕耘，壯懷寄稼穡。不然學著述，爲世開茅塞。「文章苟表見，名山永不蝕。」述園【「辰」字原作「晨」，

塗改。】

乍別鷺塵地，息肩山水州。主人重夙好，勝境相攜遊。楊花密雪布，槐影疎雲流。

○「大行列作屏，易」原作「易」，塗改。】「水環爲溝」泉聲引風雨，石勢盤螭虬。

奇峯斷忽起，密徑「原作「經」，塗改。】尋轉幽。【此下原有雙行夾注云：「晚春自都門抵易州，

奉苞文邀同仰瞻行殿」。】「晚春自都」四字，適居一行之末，以硃筆鉤去，餘文上貼紙條蔽之，紙

條上所書，見下。】

律句

【此書紙條上，原爲「五言律句」，塗去上三字，而於「五」字旁書「律」字。】

未夜「原作「但」，塗改。】先愁暗，常冬轉愛涼。看書噴字小，寫賦恨篇長。眼疾【以上

葉二。凡鉤去符號，「」，皆以硃筆爲之。】「乍別」上，書眉有硃筆「三」字。】「律句」上，書

眉有「五」字。】

與花同歲月，以筆作生涯。識藥緣多病，甘貧爲少才。春日做進退格

月明新雨後，山斷暮雲中。

霧合關月小，雪壓塞雲低。

寒柝隨風斷，邊城入夜寒。

清夜月千里，平沙天四垂。

雲氣乍離合，山光時有無。

今夜長安月，如何只獨看？

雪消秦嶺出，日落霸陵孤。

西安府途中

天清聞笛遠，夢冷到家難。

京邸對月

「七言律句」

【鈎號以殊筆爲之。】

村從隱隱林中出，人在青青陌上行。

清明日郊行

回首暮雲將萬疊，傷心秋雁正雙飛。

秋夜懷舍弟

高文直與斗星齊，應笑羸秦烈焰低。

潤筆幸能親雨露，畫灰今已隔雲泥。

【羸】

原作「羸」檢以。】

飛如飛白雲中寫，行似行書月下排。

一字常思補

袞職，人文會見賁。

天階。

同上

【「下」原脫去：先誤加於「排」字下；後塗去，復加於「月」字下。】

字耀金光春日暖筆穿紙背暮雲開。同上【以上葉三。】

兄弟相依聊若一，主賓有分亦同人。同上【葉四只此一行，餘空白。】

惜賦

【此賦書眉有「吊古今」心人別」等字。】

原夫慮多偶失，事罕萬全，探隋珠以彈雀，客一簣於山巔。天與不取，前功盡捐。【原作「損」，塗改。】悔之無及，比比而然。于是僕【原作「樸」，塗改。】本多情，但焉惋惜，拍案歎歎，掩卷不懌。若深痛乎予懷，神不寧者累夕。有如樂生提旅，深入齊都，彈丸兩邑，指日【以上葉五之後五行，其前四行，並紙闕。】成誅；讒人交構，懼罪逃遁，降城盡叛，遂失海隅。至若張良發憤，欲雪韓恥，東遊滄海，陰求力士，博浪潛踪，狙擊天子。【「子」字原脫，後加。】誤中副車，大索不止。若乃武侯出師，祁山乘勝，三郡來歸，關中響應，任違律之參軍，失街亭之要徑，隴西之地盡亡，偏安之勢遂定。又如鄂王北征，朱仙大捷，太子宵【原作霄，塗改。】奔，幽燕震懾，義士爭迎，臨河欲涉，忽奉詔以班師，降金牌之重疊。此皆義關宗社，【原作社，塗改。】事係生民，【原作「民生」，塗改。】大功垂就，一跌不振，哀九京

之不作，能勿痛惜夫古人。若夫賢爲民望，善乃國紀，或應運會而後生，或培百年而後

起。況夫賈【以上葉五。】誼學期王佐，士元才非百里，道濟乃萬里長城，賓王亦一時才

子，張元三輔之奇材，鄧弼關中之壯士，均宜寶此善人，勿令失所者矣。而乃鷗鳥空賦，

驥足難舒，人主生其疑貳，宰相吝其吹噓，石上題詩，反逃身於異國，市中舞劍，終槁死於

蓬廬；數奇不遇，可勝惜歎！一別有寵姬易帶，愛妾換馬，老侯氏於宮中，乘昭君於塞下，

鷗還打鳳，恨大中之粗豪，糞鮮開花，憐國香之艷冶，此其人皆麗質芳姿，窈窕淡雅，遇人

不淑，負茲嬌態，悵佳人兮難再得，墮淚珠兮如灑，所以令千古蛾眉短氣者也。一至於

池荷並蒂，清姿如雪，夜半萍開，一枝忽折，大宛竹杖，天下所稀，削而圓之，以漆爲衣，使絕

世之奇種，竟埋沒其芳菲。更有蘭香馥【原作馥，塗改。】郁，桂影婆娑，淒涼空谷，寂寞山

阿，草木有知，傷如之何。一而況醅覆左思之詞賦，火焚李賀之詩歌。一又何怪乎幽

人逸上，憑弔【原作弔，塗改。】山河，悵世界之缺陷，不禁涕泗而滂沱，嗟乎，天意久渺茫，

人事多錯誤，豈成功之取忌，亦全美之招妬。惡草能長茂，好花不久開，世人皆欲殺，吾

意獨憐才。歎已往之不可追兮，又何貴乎悲歌慷慨而惜之也哉！
【以上葉六。】

雜說五則

【原爲「爲難」，後塗改。】

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曰：「其恕乎？」蓋【原爲「今天」，後改「蓋」字。】人之爲言，苟欲自願其行，則必訥然有所不敢盡。其于古人也，詳其時勢人情，位之所值，才之所堪，與【此處有「夫」字，塗去。】年月之先後，道里之遠近，毫釐不失，然後敢爲論說。一有未悉，則惟恐吾一旦處古人之地，而亦不能自行其所言也。今之【此處有「爲」字，後塗去。】論者，則不然。不考時勢，不察人情，不問其位與才，年月道里之先後遠近，斤斤焉求古人之瑕，惟恐其弗得，此其意但欲成我之言而已，豈真有願行之心【此處有「也」字，後塗去。】哉？慕容紹宗之討侯景也，兵久不決，高澄使諸將往助之。諸將皆尤紹宗，紹宗曰：「來日，君等自與戰，當知之。」來日果戰，皆大敗，幾死，賴紹宗救，乃免。故青人則易，自盡則難。諺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
郭郎，笑他舞。太師當。若教鮑老當筵舞，想更郎當舞袖長。」多大言而少成事，豈

非古今之通患乎？凡此之類，不可悉數，姑舉其著者一事明之。蘇氏【此處原有「之」

字，後塗去。】論漢昭烈，【原作「劉備」，後塗改爲「漢昭烈」。】罪其不當棄荊州而入蜀。

豈不謂荊州者，據漢沔，連吳會【此處原有「通巴蜀」三字，後塗去。】進窺許洛而有餘乎？

「果如是，雖吾亦將罪備，豈但蘇氏已哉！」不知此乃劉表之荊州，非劉備之荊州也。

漢【下闕。】以上葉七。鈎誠用墨筆。】

與朱松田

【此札書肩有紅圈一。又硃筆「一」字。】丁巳年羅源寄【「丁巳」二字旁有「二年」二字。】

接讀手札，得悉近況，並荷晔晔舊雨之情。但不知係何年所寄，目下又在何處；道遠鴻

稀，消息茫茫，亦可傷矣。弟於丙春【「丙春」二字旁有「元年」二字。】選調閩之羅源，於

七月間到任。閩中風氣，全異他省，吏玩民蠻，事煩缺苦。傳訊則不到案，催糧常親下

鄉。兼以權不自由，動多掣肘。「無罪不能救，有罪不能」【此處原有「懲」字，塗去。】

地方事，一毫不能整頓，固已尸位素餐矣。兼以文書旁午，而吏胥常不在衙，地係衝

途，差使絡繹。又承前任廢弛之後，積弊累累，稽察不易，事事皆須親督。每日卯起，亥眠，無一刻之暇，又足悲矣。且當清查之後，縣小而貧，捐賠種種，入不敷出。粗衣素食，猶不能給。欲歸，則無路費；欲留，則懼入於清查案中。未知將來作何結果。亦不復望吾兄之辱臨也。回思吾耕之日，竟是神仙境界，何況晚香堂畔耶。因便肅泐數行，奉候起居，亦不知何日寄至滇南也。【鈎號用墨筆】

與朱松田

【原作「第二札」。

此四字乃書紙條上，貼蓋之。

又此札書肩有硃圈

一，其下有硃筆「八」字。】戊午松田行後十一月羅源寄「戊午」二字旁有「三

年」二字。】

數月談心，得慰三十餘年飢渴之懷，幸何如之！乃翩然遽返，無計挽留，轉多一番消魂別況。不知三哥亦同【以上葉八。】此情否也。昨因制差初過，囊橐拮据，又聞不日旋省，然後往浙，內顧多憂，不能厚贈，【原作「增」字，後塗改。】一壯行色，心殊慊仄。別後，每一念及，輒爲悵惘。茲聞制憲擬由福寧赴浙。因念三哥歸後，滇雲萬里，繼見難期，欲

盡此心，遙遙莫必。竊料廣豐署內亦當有旬日之盤桓，用特揣差，再具銀一封【此處有「八」字，塗去。】「十兩庫平」費趕前途投送，望爲察收，見覆是荷。抵家之後，倘以所餘少加經理，使可長爲娛老之資，則善矣。舟車勞頓，諸惟珍重。專此佈悃，並候旅安，統希心照，不盡願言。【鈎號用墨筆。】

第三札

辛酉十二月省城寄【「辛酉」二字旁有「六年」二字。】

辛酉十二月初六日，任福建會城，值前遣赴廣豐役回，接奉吾兄三月內手書，備悉近況艱辛，且慰且愴。來札言弟宦况太清，是以不能久留。此殊不然。凡人遇合皆有數在，而財尤甚，惟耐心者能待時耳。吾兄曩到羅時，適逢弟調簾歸後，又值大差往返，所費已多。且弟方謀告病，計算請咨之費，歸途之用，惟恐不給，是以不能多贈。致於吾兄無救於困，而弟亦常留餘憾也。若稍寧耐，豈無從容之時。弟在上杭時，蓋無日不爲兄惜之。今【以上葉九。】弟已於十月十二日卸事，將及兩月，現在省中守候咨文，歸途舟車之費，雖可約略計算，而請咨之需索，守候之歲月，實不能以預決。且現亦無

安人能送至廣豐者。若邀天之幸，使弟得早領咨文，明春至浦城時，定當專送廣豐署中，尚不知吾兩人之際會何如耳。恐塵尊懷，先此奉覆，并候近祉不宣。

第四札

壬戌二月初八日歸至清湖寄「壬戌」二字旁有「七年」二字。」

歲前曾具一函，由廣豐寄上，未知已寄滇否。今弟已於新正十二日得咨，十七日啟行，擬即迂道廣豐，而交陳介存轉寄微貲。不意二月初二日至浦城，而介存已於正月念五日赴省，不得已，崑人趕送省會二百金，囑其到滇面交，以爲修建之用。因已卸事，並無安役可信，是以遲延至今，非敢爲出納之吝也。此佈，並候近祺。餘詳前字，不贅。【以上葉十。】

與陳介存履和

【書眉有紅圈一，又硃筆「二」字。】丁巳五月十一日羅源寄

「丁巳」二字旁有「二年」二字。」

丙辰七「此三字旁有「嘉慶元年」四字。」月抵羅源任，民蠻吏玩，事雜途衝，「絕無能事官」
「親代理，一切俱係親辦。」兼之前任交代不敷，款目糾纏，經三任監盤而未結。敝

精勞力，卯起亥眠，無一刻之閒。以故前兩接手書，並讀尊大人函諭，俱未暇裁覆。何況文墨一道，高閣尤不待言。古人云：『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每一念及，悔不可言。至於缺之寒苦，差之賠累，僅免虧空，而自奉無異舌耕之日，猶不在愚意中者也。且此地風氣，迥異北方，非惟號令不行，并傳人亦不能到案。政府掣肘，舊俗難更，平生志願，至此毫無所施。〔原作「旋」，後塗改。〕尸位素餐，歸興濃於山色矣。茲於五月初十日復接手札，乃以循吏儒林相期，豈知其已爲簿書俗吏耶！愚〔「愚」字原脫，後加。〕雖素好考核，然常不敢自信。今歲所爲，明歲輒復竄易。補上古及洙泗兩考信錄，近已多所更定；乃吾介存竟以舊本梓，令人駭絕。是彰吾過於天下耳，豈愛我乎！朱子將易簣時，猶改誠意章注，何況吾輩庸人。王右軍一點一畫失所，輒若眇目折肱。愚亦同有此癖，介存何不相諒也！〔此處有「既」字，塗去。〕「如是則堯舜以下諸錄安敢復介介存見。」望介存於已〔以上葉十一。〕刊者，勿〔原作「而」字，後塗改。〕印未刊者，停刊。已印送人者，索還；未送人者，棄。〔此處原有「之」字，塗去。〕俟有定本，再行奉

寄，亦不爲遲也。「不然，俟吾終身以後，盡以托吾介存刊之，又何患焉。」家眷係同來，熊熊尙未兆，亦不敢望也。事忙，不暇縷述，惟略陳大概。容俟政暇，細寄一切。此覆，並問近祺，臨池憫。【此處有「之」字，塗去。】憫。

洙泗錄備覽一句，移之甚是。【此處有「但此書」三字，塗去。】前因吾介存言，不當立

雜錄一門，又周南二則不當列入餘澤篇，暇中因復改定。別出考終遺型二篇，而刪

餘澤雜錄總論三篇名。【其三篇中所引辨，或分入考終遺型二篇，或竟刪去。】其

詳俱寫書中，閱之自知。【但未記其次第。】【此處有二耳「字，塗去。】補上古錄

初本，凡特書提綱者，加補字；詳志其事者，從傳例。故剝木二節，鳳鳥一節，皆無補字。

然其義例，近已大加改正。雖未成書，而胸中【此二字原脫，加於旁。】別有一部補上

古錄在，亦不較此區區也。重刻，少刻，依愚見，皆不必增減。重刻，卽削爲空白；少刻，

則添註一字，無礙也。其餘目下皆不暇覽，俟覽過再寄聞可也。又及。【此札鈎讀

皆殊筆。】

第二札 丁巳八月羅源寄

月前接手書，及書樣數紙，即裁覆，並力阻刻書之事，從「以上葉十二。」令親棠村先生處轉寄西江矣。不料魚雁相左，前字未達，而書已「二字原顛倒，塗改。」送至。接閱手書，深爲駭嘆。以未成之書遽爾問世，貽人笑柄，奈何奈何！禘祀三正二者，尙略可自信；至考信錄二種，則猶大須改正。乃今既亦如此，更無方計。惟望介存於未送人者，中止已送人者，取回，悉行焚去。如必不肯焚，或於總分標題處悉加「未定稿」三字，其中大可議者易一葉，即愛「愛」字原脫，後加。「我之至矣。」頃問來役，知尊大人先生到省二載，並未一揖縣篆。雖西江與閩貧富不同，然省邸終屬清苦，何用此不急之費，亦非所望於介存「此處有「閩廣」二字，塗去。」者也。聞廣豐缺頗平善，前任亦無虧缺，可喜之至。尊大人古貌古心，德厚福長，固常有此際遇耳。若夫閩省情形，迥異他省。簿書煩碎，吏玩民蠻，而羅源又係衝途苦缺。兼承前任虧空廢弛之後，徵輸日擾，整頓無方。不但尸位素餐，一毫不能興革，乃復晨起夜眠，刻無寧晷，竟將詩書一道付之

高閣，亦殊貽笑於大方矣。到任已及一載，結猶未出。自念敝衣蔬食，〔此處有「不」字，塗去。〕一錢不敢浪用，然猶僅免虧缺。縣貧如此，卽在任十年，亦不能代彌前任之缺。清查以後，法令甚嚴，身家詎宜輕擲。以故常有〔以上葉十三。〕去志。少待積數百金，敷歸途之費，卽當苦求上憲，容其旋里。異時或紆道廣豐，盤桓旬日，亦未可知。要之，亦莫非定數也。介存既有宿恙，宜自愛惜。好學固是佳事，然較之身，則身爲本而學爲末。當爲父母重此身，爲天下重此身，不可徇一日之好，致嬰疾病。如晉皇甫謐，可爲殷鑑。倘因〔「因」原脫後加。〕苦學致疾，與好色貪口腹者亦不甚相遠也。餘書雖都攜來，然殊不敢自信。前在都時，作有經界考，俟稍暇當抄寄。然恐又付之梓，則不如其已耳。此覆，並問近好，不一。

與陳介存履和

〔此寫紙條上。原作「第三札」。書眉有紅圈一。又硃筆「七」

字。〕戊午〔「戊午」二字旁，有「三年」二字。〕九〔原作「十」字，塗改。〕月

羅源寄

松翁在署，日訂行期，催促作札。固是簿書碌碌，然每一提筆，千頭萬緒，竟不知當從何處說起。羅源小縣，事本不多，無如當衝沿海，〔原作「河」字，後塗改。〕刻無寧晷。抑且事多掣肘，經理爲難。非惟書史遂廢，而因勞致疾，與吾介存略同。是以今秋調籬入省闈，竣後，卽以乞歸之意面白上憲。未蒙允許。竊念閩中作吏，賠累多端，今幸倉庫無虧，可以脫身，豈宜久戀。意欲遲兩月後，再〔原有「赴」字，塗去。〕行赴省苦求，未知能遂願否。若更因循，則明歲當大計，例不得病免，歸期尙遙〔以上葉十四。〕遙也。聞廣豐缺尙平善，蓋天留此以待賢人君子者，殊爲忻慰。寄去唐虞考信錄稿四卷，三代經界通考稿一册，此考與前三代正朔通考（原名三正異同通考）經傳禘祀通考共爲一書〔原爲「二卷題」三字，塗改爲「一書」二字。〕曰王政三大典考。此俱已成稿者。其三代考信錄，尙多缺漏及應改之處，未便寄覽。當俟身輕日，從容訂正，再寄可也。倘能克遂鄙願，歸途當紆道廣豐，作旬日之聚，暢談一切，此不能盡言也。外寄佛手茶葉二種，希查收。此間近好，餘不一。

第四札

己未【二字旁有「四年」二字。】七月二十四日上杭稿，八月十二日

寄

去歲役回時，聞吾介【「在」字塗去。】存尙臥床間，不知近日已全愈，行動如常否也。道塗賒遠，音信難通，令人快悶。松翁別時，適值調箴初歸，大差過境，贈遺殊薄。後雖遣役補送，然終未滿此心，至今歉然。愚自去【「去」字原脫，後加。】臘赴省，面稟各憲，以病乞歸。未蒙允許，而撫台語尤決。竟不得已，復歸羅源。今春調署上杭，愚又赴省，再四面辭。不允。又不得已，於三月八日卸事，四月二十五日接上杭印矣。簿書訟獄，碌碌終朝，何時復得闔戶攤書，享神仙福也。言之長歎。上杭密邇江西，以爲可常通消息，乃到任來，詢之土人，【以上葉十五。】俱莫知廣豐何所。大抵上杭偏南，頗近曾昌瑞金。聞直北八站，有白水，有水路可至建昌。不知建昌至廣豐有無水路，可幾許里也。今特專差往候，並令探查路徑。若可通舟，將來告病得允時，即可從此過常玉。【原作「至」字，塗改。】由，未嘗【原作「常」字，塗改。】非相聚之一機會也。暑氣熏蒸，

統維自愛。書不盡言。松翁何時離江西，何時可至滇，並寄知之。餘不一。

「外附寄圖章一副，畫一幅。」【鈎用硃筆。】

與陳介存履和

【寫紙條上。原作「第五札」。書眉有紅圈一。又硃筆「九」

字。】庚申【此二字旁有「五年」二字。】七月初上杭寄

客歲接吾介存手書，以尊翁大慶，囑余一言。顧簿書碌碌，非惟無一刻之暇，而意煩心碎，亦無由強牽人文字一途也。庚申元旦辰巳間，新正事畢，得半日暇。即屏人，坐小閣構思，甫漫草一稿，未及點竄，而僕人已告席具。即着衣冠，延幕客，方遜坐飲酒間，忽外稟本府有手書至。折視，則係欽案，制台已委糧台星夜來矣。自此拘人下鄉，辦差點解，復有命盜各案，陸續紛沓。上府者兩度。過道台差者，又兩度。直至五月，夏公始至上杭，於二十二日接印。以爲可以少閒，而二十三日即【有「春」字，檢去。】奉藩台札調，連夜趕赴行轅。旋隨還上杭，辦查抄事。至初六【以上葉十六。】日往送藩台回，又因交代限迫，宵晝趕辦，逮十三日始送各項冊於新任。越次日，乃能購得前

稿而改竄之。言之可嘆，亦可笑。〔有「矣」字，塗去。〕也。交代幸無欠缺，但監盤未委，倉穀未盤，回任尙需時日，又不知能免調籩與否。俟赴省時，當苦口懇于上憲，俾得歸里。然未知命竟何如也。倘如所願，當於啟行後迂道廣豐，作旬日之聚。不知介存於何日赴公車。望先寄一信，以便臨期酌定，不至相左，則善矣。此間近好，不一。

第六札

庚申十一月初十日回羅源寄〔「庚申」二字旁，有「五年」二字。〕

使來得接手書，知於近日赴京。此亦大佳事，況出之父命乎。但宦途艱〔原作「難」字，塗改。〕阻，作吏不易，而以弱體跋涉長塗，亦宜善自愛也。愚於八月十五日，自上杭起程，沿途擔擱，至九月二十三日始進省垣。本期早賦歸來，而時會未至。竟不得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回羅源任。前所云迂道過豐者，亦不知爲何年事矣。久事簿書，經史悉置高閣。雖有舊作一二，都不暇釐正。上杭卸事後，頗將上古洙泗兩錄更定。上古錄已抄有另本，檢出送閱。洙泗錄尙未抄畢，俟異日再寄可也。唐虞錄前已寄閱，今雖小有更〔只上葉十七。〕定，無大異也。其餘都未敢自信。而自中秋後，碌碌道途，

悉緘箱篋，今雖履任，尙未移入署內，行李都未開視，匆匆遣人，亦不及細檢也。此候近好，並望高標，餘不一。

又【寫紙條上，原作「第七札」。書眉紅圈一，又硃筆「十」字。】辛酉十一月初十

日羅源卸事後寄【「辛酉」二字旁，有「六年」二字。】

客冬接來書，已具函裁答。今春遣价赴都，復寄一札，至今未接回音。春闈失意，自屬時命未至，但不知赴挑何如，現在已回豐署，當復留京，或赴他省也。海嶠地僻，音信茫然，令人鬱悶。愚歸心久迫，解組無由。九月間，離任部文始到閩省，業已委員接署，於十月十二日交篆矣。交冊雖經早送，但盤倉請咨，皆需時日。未知年前能起身否。遲則在正二月間矣。介存明春北上，當于何日，望寄知一信，俟臨期酌量。如尙及一晤，當由浦城迂道廣快聚旬月，否則自衢州北去矣。洙泗考信錄今已抄有另本。前所寄已刻數十部，因未慊意，尙不敢輕示人。然既已刷，又未便棄置。因於暇時，抽去二十餘頁，另易十餘頁，補刻之。雖較定本尙未盡符，然或無大礙累矣。今特端

人送去二部，並將抄出稿本統寄去。

此本亦尚有未慙心處，因簿書歷碌，未及細酌；俟歸里後

覆行磨勘，再另付梓可也。

明春倘至廣豐，當將【以上葉十八。】十餘頁之版留之豐署，以

便補刷也。三正禱祀二考，本係三種，因壬冬相晤時，經界考尚未脫稿，今已補行刻出，

當共爲一部，統名王政三大典考。茲寄去二部，並將新刻者另寄十部，以便合訂，祈爲

檢收。尊大人福履想應康健，宜況想應遂意，祈爲請安。朱松老來羅時，適值大差往

來，又方圖告病，預籌歸途之費，以致未能厚贈，至今爲之不樂。惜乎其命駕太早，不於

署上杭時來也。不知近日亦有信到否。率筆詢問近好。紙短情長，餘言不盡。

第八札

辛酉十二月省城寄【「辛酉」二字旁，有「六年」二字。】

役回，接閱手書，得悉近況，並知尊大人委辦銅斤，殊爲縈掛。宦途不易，得失無常，愚所

以決志辭歸也。然尊大人既精神甚健，處之泰然，即亦無可慮者。至於賠累【「有」

字塗去。】一節，據愚聞關中王棠【原作「堂」塗改。】所言，其乃翁運京銅時，俱係親自經

理，不委他人，儉於自奉，所領路費亦足敷用，並未賠累一毫。又前在京師時，有新例斤

兩責之廠員，塊數責之解員。此雖爲京銅而言，然外省恐亦當依倣此也。惟願尊大人善於頤養，不爲道途勤勞所累，吉【原作「及」字塗改。】人天相【以上集十九。】早回原任，是所禱祝耳。所索文稿，現留羅署。他種亦俱未及改定。且介存行色匆匆，已送者尙不暇披覽，又何以多爲？舊板既不能攜，新板十餘頁亦似不必費去。如有機緣，可以早領咨文，統俟至浦城時而行商酌可也。朱松老叔姪，理應幫助。但閩省請咨最難，所費不貲，卸事以後，有出無入，咨文一日未發，則有餘不足一日不敢定。曾有同寅告病，因請咨，致資斧俱罄，流落閩省者。自度或不至此。然現在亦無安人可送。曩上杭卸事後，曾差衙役進京，銀錢俱被拐【「拐」字原脫，後加。】逃。莫若亦於至浦城時，送至豐署，較爲穩妥。然未知天意如何也。茲因使回，率筆致覆，餘不一。

與陳介存履和

【寫紙條上。原作「第九札」。書眉紅圈一，又鈔筆「十二」二

字。】壬戌二月初八日歸至清湖寄【「壬戌」二字旁有「七年」二字。】

前接手書，當即具札付來役費回，想已入覽矣。愚于正月十七【原作「二十六」，塗去

「二」字，改「六」爲「七」。日自福省起程，因雨過多，脚夫遲延，至二十六日始抵建寧。即遣役星夜前赴廣豐，約于月初相聚，並面致朱松老之項，不料去役于初二日至豐，尊大人已于二十五日起程赴省。數年離思，止因旬日之遲，不得暢談一切，以慰別懷，時也，數也，夫復何言！朱「朱」字原脫，後加。松老遭此（以上葉二十。）艱難，恐其懸待甚切，而愚路費之外，亦尙幸有餘財可推，不得已，端役送赴省會二百金，祈「此四字原無，後加。」而爲收明，親交松老，毋致參差，是望。此處有「至」字，塗去。道遠人單，財物未便多帶，且「以上十一字原無，後加。」朱笏山業已挑發鄰省，想亦「亦」字原無，後加。無待於遠水之救也。原作「而」，塗改。「道遠人單，亦未便於多帶。」專此達知，並問近履，餘不一。【鈎號用墨筆。以上葉二十一。】

與廣平王親家

以下五首並嘉慶二年五月內寄「五首」之「五」字旁有

硃筆「三」字。此行書眉有紅圈一，又硃筆「三」字。此行前另有一行曰「圖中與故

鄉親友札」，而書眉貼紙條曰，「頭行不寫」。

夏景舒遲，綠陰繞舍，想老親家先生課耕樹下，攤卷【原作「書」字，塗改。】窗前，清閒快樂，何羨如之！弟於六月抵福省，七月到任。民蠻吏玩，缺苦地衝，兼之前任虧缺頗多，交代難辦，卯起亥眠，常無暇刻，每自笑多此一來也。舍姪年少，諸事全無主意，去家五千里，無由管束教誨。所望老親家時加訓戒，並喻令愛不憚煩瑣，勸諫於閨闈中，庶可不致流蕩。子之與婿，分雖異而理同。總宜愛之以德，不當姑息。若縱其所爲，將來流蕩，必至凍餓，反所以害之耳。丈人乃有服尊長，女婿謂之半子，督責戒飭，不得謂之過也。婦人愛夫，不在日用小節，惟能勸之以正，使能自立，乃爲善愛其夫；非徒愛夫，即是自愛。舍姪果能守分讀書，令愛必不至於失所。設其吃酒賭錢，親近匪類，將來令愛豈能平安度日？但觀杜令婿，便是前車之鑒。紙短思長，筆難盡意。惟望老親家憐此苦衷，代爲舍姪令愛謀永遠之計，是所禱切。

與遂懋如

【以上葉二十二。此行書眉有紅圈一，又疎筆「四」字。】

久不相見，想與居定康吉【原作「去」，塗改。】也。弟本命窮之人，處館常不過數十金，

僅給朝夕。出任又得苦缺，復遇苦年。去歲免糧，兼連辦大差，菲貧惡衣，尙〔原作「常」〕字，謄改。一賠累千餘金，今春始能完補。乃知命有一定，即爲官亦無益也。先姊沒已十年，窀穸未卜。前者猶恃有甥在，歲歲催葬。今甥又亡矣，此非三哥之責而誰責。春秋責備賢者，況三哥分則家長，情則至親，豈容坐視。若待重甥長而後葬，則亡人之得安遙遙無期矣。伏望三哥慨然自任，使令兄與先姊均得早歸泉壤。不但幽冥啣感，即姻友亦必共稱義舉。人之愛其同胞，誰不如我。弟不能忍於先姊，想三哥亦必不能忍於姊夫也。聞棺槨俱已漆成，此外不過酒席雜費，儘可從省。度西院之力，不難以辦，但少人爲董理之耳。萬里寄書，情殷詞苦。萬望三哥憐而勉之，幸甚。

與劉從龍

〔書眉殘破，然尙留硃筆「五」字之半。〕

別後，東至台庄登舟，南歷淮揚蘇杭，泛錢塘江，踰仙霞嶺，於七月十三日抵羅源任。羅源民蠻吏玩，缺苦地衝，文移煩多，兼前任有虧空，屢次核算交代，卯起亥眠，常不暇食。雖有山水松竹之勝，竟無暇時得以觀覽，甚悔〔以上葉二十三。〕有此一來也。且去歲免

糧，又值連過大差，賠累甚多，一錢不敢浪用，今春始免虧空之慮，然亦苦矣。

與徐融川

憶昔都門需次，朝夕談心，並承戚誼關情，照料一切。飛光如駛，別來一載於茲。梁月簾風，諒同茲繾綣也。愚於七月到羅源任。山城叢爾，吏玩民蠻。且地當浙閩南北之衝，送往迎來，幾無虛日。一行作吏，卯起亥眠。以視村居教讀，閉戶著書，此境渺不可追，深悔多此一來也。倘積有盤費，即當速圖歸去，則晤言聚首，爲期正不遠耳。附上土宜二色，聊展芹私，希晒存是幸。

與杜承考

不見數年矣。京師千里之隔，閩中兩月之程。每憶山房握手，黃華偕遊，不勝今昔之感。巽五入學，聞之甚喜。更當從此勉力，勿墮初心。弟自正月選授羅源，三月歸家，即擬赴府而別，而事煩限迫，不克如願。旋於六月抵閩，七月十三日到羅源任矣。福建民蠻吏玩，全與中原不同，平生志願，一毫莫展，而缺又貧苦，即以利言，亦無可貪者。

雖有山溪泉石松竹之勝，而簿書鞅掌，竟無觀玩〔以上葉二十四。〕之暇。回思在西山時，閉門著書，真神仙之樂也。官興索然，歸期在邇。久欲卜居西山，不知究以何村爲善。便中望爲留神是禱。署中苦無辦事官親，諸事皆須親理。如此遠道，能者不來，願來者又不能，求如自新詛言輩，竟不可得，奈何！

與王端植

三年二月寄

〔書眉墨筆四行曰：「端植名楷，魏邑柏莊人，乾隆中服

貢，法書極爲人重。〕

前者倉卒遣使，未克札候，乃蒙手翰下頒，愧感奚似！閩省風氣，迥異北方，非惟寒煖不同，而民蠻吏玩，權〔「權」字原脫，後加。〕不自由，竟使平素讀書之願，一毫無展，亦可歎矣！本擬即以病辭，因前任虧缺太多，上憲難於措置，迫弟代墊千金。縣小缺貧，一〔「一」字原脫，後加。〕時難楚，以故未得如願。少〔「少」字原脫，後加。〕待事有端緒，卽當歸休耳。古人〔「古人」二字旁，有「之」字，塗去。〕云〔「云」字原脫，後加。〕「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碌碌簿書，原非豪傑之所自命。念吾端植先生，閒居弦誦，書翰

消懷，真何雷神仙也。【「也」字原脫，後加。】因便佈候近安。附致土物數種，希爲時留。臨池神溯。

與族弟榮

五年正月寄

【書眉舉筆二行曰：「嶺癸，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副榜。」】

戊午歲於維源接吾弟手書，得悉近況平安爲慰。閩中事瑣，羅源地衝，苦無暇時，兼之家鄉遠隔，以致音信多疎，良可歎也。愚素性迂拘，不耐世務，屢欲退休，未蒙【有「允」字，塗去。以上葉二十五。】允許。去夏復調署上杭，事益繁而民益難理。不知何時得返家園賦歸來也。乃吾弟反以爲苦，盡甘來，亦未知閩中之情形耳。但願吾弟揀發，勿至閩中，卽是萬幸。

道中與門人張自新

七年四月寄

【書眉舉筆二行曰：「張鄉舉八，乾隆五

十四年欽賜副榜。」】

辛酉臘盡，讒言至閩中，得接汝字，並悉近況平安，慰甚。所言嶺南諸處田房，其見留心，又喜甚也。我於十月十二日卸事，十一月半交代已清。因到省領咨時，需索過多，是

以延至正月十七日始得起身。又因路途耽閣，至三月初九日始自杭州北行，過黃河後，尚須進京，大約五月半方能到家也。花園庄、盧村二處皆好。我作宦不愛錢，所以宦囊甚薄，止可如此打算。若大產業，則力所不能矣。所說府城之房，尤爲良策，然總須到家一看，當面酌定也。但我又有慮者，人情風土非一過所能知，住之數月，然後可見。且即使鄉俗淳良，而既無宗族，又無親戚，若非有二三東家學生相與維持，亦未免於孤而難立。所以我意仍欲往西處館，但可有館有房，不必計其束修。富者隨其自便，願送柴米者，聽之，不拘數；送銀錢者，一概不收；貧者〔有「飲」字，塗去。〕銀米俱免送。若汝與讜言來〔以上葉二十六。〕者，並不須自備火食，與我同食可也。惟幼學則斷斷不收，雖千金亦不〔有「敢」字，塗去。〕肯教也。我雖曾出仕，然自奉無異在家時。切不可謂如今局面大，與前不同。我若愛大局面，又何必辭官歸家乎！便中汝可先爲留意，待我歸後，面商可也。〔以上葉二十七。〕

駢語間存

〔原作「摘錄」，塗改「間存」。〕

余自經水以後，移居禮賢臺前，護城堤上。堤傍外城之址，而宅背城外向。門前狹不容車，其臺則魏人相傳以爲段干木之遺蹟也。余弟邁得首句，余代對之。

負郭陳平巷。

誅茅庾信居。

附額：山不在高，可以棲遊。

不望如人富貴。

但求與我清閒。

無求於世方爲貴。

有得於心未是貧。

「惟有文章堪慰我。」

惟有文章堪慰我。

不因貧賤妄求人。

不因貧賤妄求人。」

惟大英雄能蠖曲。

豈有文章驚海內。

杜少陵句

有真學問定鵬飛。

要留清白在人間。

于忠肅句

「豈有文章驚海內。」

要留清白在人間。」

【以上葉二十八。鈞號皆用硃筆。】

映雪囊螢，稽古羞爲干祿地。

緼袍脫粟，傳家幸有療貧方。

家務雖勞，未費嘯歌狗足藥。

吾廬誠小，尙容卷軸不爲貧。

蔬食味偏馨，豈爲家貧乏芻豢。

閒居情最適，非因命薄謝簪纓。

新晴山，微雨樹，侵曉烟，薄暮雲，深春花，高秋月，吟嘯其間，微軀復何求哉。

紫陽經，涑水史，昌黎文，少陵詩，南陽表，彭澤詞，典型猶〔以上葉二十九之前半葉，其後半葉誤訂於葉三十之後。〕在丈夫當如此矣。

附額：何陋之有。自有樂地。別有天。尙志。

先慈及弟服除後題

北堂日暖思萱草。

南浦春回憶棣華。

新納侍妾兼有遷居之謀

日暖香〔原作「深」字，檢改。〕閣雙夢燕。

春深喬木早遷鶯。

余年五旬以外多病，無子，書以自勉〔以上葉三十一 僅存後半葉。其爲葉二

十九之後半葉。〕

欲綿世澤須修德。

要享遐齡在養生。

連歲苦旱，餓者載道，漫題

傳僻書癡，甘把逢迎輸俊傑。

敝衣粗食，得無凍餒卽神仙。

乞伏館中

山添新歲壽。

收拾江山詩卷上。

春似故鄉多。

消磨歲月藥爐中。

「收拾江山詩卷上。」

消磨歲月藥爐中。」

「傳僻書癡，家中舊聯也。至乞伏，頗閒適，地亦清雅，漫改其對句書之。」

傳僻書癡，甘把逢迎輸俊傑。

乞伏地頗清雅，因取

碁聲詩韻，猶堪谿谿整作神仙。

前傳僻聯改而書之。〔此二行小字寫紙條上。又條上第三行以碁

筆書曰，「小字旁註俊傑神仙兩行下。」

附額：風景不殊

嘉慶改元，京邸候選

欣逢初載。

一年經始日。

恭祝萬年。

千里欲歸人〔以上葉三十。鈎號用硃筆。末三行另紙，糊續於前十五

行之後。〕

「一年經始日。

千里欲歸人。」

纔見早春鶯出谷。

更逢晴日柳含煙。

集前人句。〔此下貼紙條一，失去。〕

羅源卸事後志喜

向山野藏其迂拙。

把功名付與英豪。

福建危地也，仕宦者視爲畏塗。

仙霞嶺

浙福交界之地之半有關帝廟，廟柱題一

聯云，『進來福地非爲福，出得仙霞即是仙。』

余解組北歸，至廟前，具酒穀自慶，

因爲續其下云：

進來福地非爲福，當自種福，以脫危機。

出得仙霞即是仙，莫更求仙，致生妄想。

白羅源歸里後苦無居宅，次年春蹴，居西山孟村，漫題

山林地僻堪藏拙。

何處卜居非逆旅。

名利心灰只愛閒。

有時攤卷即康莊。

「何處卜居非逆旅。」以上葉三十二。鈎號用殊筆。」

有時攤卷即康莊。」

鄰湯廟而居，慨八遷之自古。

卜孟村而完，知三徙之非多，〔以上葉三十三。鈎號用錄筆。〕

按東壁自訂目錄中有文集共十六卷，分之爲正編，別編，附編，而附編中有菽田贍筆二卷。陳介存之崔東壁先生行略曰：「菽田贍筆，詩文拾遺，及偶存尺牘也。」今殘稿中適有詩文拾遺及尺牘二類，故可斷其爲編菽田贍筆時稿本之殘餘者。所謂拾遺者，拾知非集及無聞集之遺也。其拾諸定本知非集所遺者，詩十首，今僅存夢中送李琪園一首中之數句，摘句十六首，惜賦一首。然送李琪園，晚春自都門抵易州二詩，及惜賦，其在知非集過渡稿本中，今所得者，僅遺詩十五首之摘句而已。其拾諸無聞集所遺者，今本僅存雜說五則中之爲難一則，且闕其後段。雜說五則外，尙有其他文字否，不可知矣。今本尺牘二十一通，似又區分爲三部。與朱松田者爲一部，共四通。與陳介存者爲一部，共九通。閱

中與故鄉各親友者又爲一部，共八通。從其辛酉十一月與陳介存函中觀之，可見辛酉春尙有一函不見錄。從其壬戌二月與陳函中觀之，可知正月尙有一函亦不見錄。則丁巳五月與壬戌二月間，崔寄陳函札，不僅九件而已。又每兩三札之間雖相距經年，而筆蹟墨色，往往不殊，故可疑其乃從偶存底稿選錄者也。然當東壁編訂菽田贍筆定本時，此二十一通者，又似僅選其十二。今本眉端之紅圈，疑卽爲定本選取之記號，而紅圈旁之數目，則定本中抄錄之次第也。

一 與朱松田

丁巳年羅源寄

二 與陳介存履和

丁巳年五月十一日羅源寄

三 與廣平王親家

〔丁巳〕五月內寄

四 與遼懋如

〔丁巳五月內寄〕

五 與劉從龍

〔丁巳五月內寄〕

七 與陳介存履和

戊午九月羅源寄

八 與朱松田

戊午松田行後十一月羅源寄

九 與陳介存履和

庚申七月初上杭寄

十 又

辛酉十一月初十日羅源卸事後寄

十二 與陳介存履和

壬戌二月初八日歸至清湖寄

右表各札皆以年月先後爲次，而所闕之第六第十一兩札，如尙在其餘十一札中，亦可以法檢尋矣。夫第七第十二兩札既簽曰「與陳介存履和」，則所闕兩札非與陳者也；十一札中去其四，餘七。與廣平王親家以下五首既選其三，復以硃筆易「五」爲「三」，則與徐融川，與杜承考二札不入選也；七又去其二，餘五。此五札中，僅戊午二月與王端植一函，居於丁巳五月與戊午九月之間，而札首眉端紙適有缺，可疑其卽爲第六札也。更所餘四札中，唯與朱松田之第三第四兩札可居於闕札第十一之位置，而此二札中，唯第四札札首眉端缺紙之狀況，可以疑其不僅闕去硃筆紅圈，且並其「與朱松田」四字之紙簽亦脫失也。（殘本中

紙素長短不一，係於上端者糊，倘着糊處適缺，則齋亦脫落而失矣。）

取出贖筆之卷數爲二，而其內容爲詩文拾遺及尺牘偶存二種，疑其以一種爲一卷也。然則駢語間存似不在贖筆定本之中。按東壁自訂目錄中又有取綴語二卷，其內容爲三有三無論，論世人讀書，求雨雜記，青山歸去續說，芥子園漫筆附駢語，七十歲自述，薄皮繭總目，共七種。然則駢語間存乃改編入取出綴語中歟？

殘本中筆蹟甚零亂。除書眉墨筆書，據姚野澗先生言乃范廉泉先生所爲者外，細分之，可得八種。自葉一至葉四，葉八至葉二十一之首行，葉二十五自「與王端植」至末筆蹟雖不一，然大體爲甲。葉一之改文，葉一至四紙簽上之字，駢語間存中之改文，及紙簽上字，及移上就下各聯，筆蹟爲乙。葉五及六，又駢語間存自首至「附額風景不殊」除乙種各字外，筆蹟爲丙。葉七除「雜說五則」四字外，筆蹟爲丁。葉七之「雜說五則」四字，葉八之「丁巳羅源寄」六字，

「戊午松田行後十一月羅源寄」十二字；葉九自「專此佈悃」至「不盡願言」十六字；葉十「歲前曾具一函」中之「函」字；葉十七「庚申十一月初十日回羅源寄」十二字；又第六札中自「置高閣」至葉十八「並望高標餘不一」葉二十一上第二、三、四行，並改文：筆蹟爲戊。葉二十二至葉二十五「竟不可得奈何」及葉二十六、葉二十七筆蹟爲己。各函札署題之紙條筆蹟爲庚。駢語間存自「嘉慶改元京邸候選」至末筆蹟爲辛。此八種筆蹟，未必的是八人所書；蓋年月隔越，則一手筆蹟往往不同。今八種中，甲與辛疑爲一人前後所書；戊與己亦疑爲一人前後所書。甲辛之與戊己，字體之結構頗相類，顧筆勢之軟弱與蒼勁有別耳。甲辛之筆蹟僅抄錄而已，戊己之筆蹟則抄錄而兼改定者也。改定之筆尚有乙與庚，乙則疎散頹老，庚則雄勁活潑，迥不相同。按東壁知非集過渡稿本，抄錄於乾隆己酉，定本成於癸丑（詳業撰跋東壁知非集，附於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內東壁先生知非集後。）

東壁無聞集編訂之時，疑在乾隆壬子之末，蓋已收

入壬子年所作之書陳履和東山詩解後及贈陳履和序矣。其後續入之作，如侍

妾麗娥傳，則於目錄中署明續作。迨嘉慶壬申復取「二十餘年」前所已刪去

之楊村捕盜記補錄入焉。然則文集定本之成，最早亦不在壬申以前。（按今本無

聞集中尚有嘉慶甲戌所作之江西贛縣知縣鯉池陳君墓碑，然此碑入集是否爲陳介存刻集時所加，

尙爲疑問，詳業經崔中壁書版本表。）而詩文拾遺之最後訂定殆又在其後也。自詩

集定本之成，至文集定本之成，共二十餘年。其中嘉慶丙辰以前，爲居西山乞伏

村之一段。其後至壬戌，爲宦遊閩中之一段。（壬戌歸後，居大名數月。）癸亥至

乙丑，爲居西山孟村之一段。丙寅至丙子東壁卒之年，則居彰德之一段也。（按

癸亥居西山孟村，見今殘稿本末葉。丙寅已在彰德，見彰德刻本三代正朔通考首葉。至於丙

寅前二年東壁是否仍居孟村，苦無確證。唯據三代正朔通考後識，則考信錄成於乙丑，而考信

錄提要釋例中，有「歸里之後……踞居隘巷，移家山村」之言，故疑其時尙未移居彰德城中也。）

今殘稿中嘉慶改元以前之駢語，疑並抄錄於乞伏村時期中。其餘駢語，並知非

集拾遺，摘句並尺牘，則疑抄錄於孟村時期內。至於改訂之筆蹟，則疑其於孟村及彰德二時期中前後所爲也。改訂之乙筆戊筆，疑並東壁所爲。戊筆在先，故其姿勢尙健秀。乙筆在後，其時東壁已七十三歲以上，年老且病，眼花手顫，故所寫頗頹散。至於庚筆之字，僅限於簽改函札題目，疑爲抄錄歐田贖筆定本者所爲也。知非集過渡稿本中，業昔疑東壁自抄其詩十九首，詞十四首。今取以較乙戊二筆，雖彷彿有相同之處，而姿態迥異，則其間相距之歲月，短者十四五年，長者二十四五年所致歟。又知非集過渡稿本中，有抄舊序及詩一百四十五首之某種筆蹟；業昔曾暗疑其爲乞伏村塾中童子，或東壁家中成孺人，或妾周氏所爲，而未有以斷。今取以較殘稿中之甲辛二種筆蹟，見其相似之處甚多，乃疑其爲成孺人前後所書。蓋甲戊抄寫填補，接續參錯之密切，似家中所爲，似塾中所爲；而周氏已卒於閩中也。

今歐田贖筆殘稿之發見，不僅有資東壁及成孺人筆蹟之討論而已。業於

二十年春，曾爲崔東壁書版本表，已付印於史學年報第三期內矣。後又自跋原文如下：

右表既脫稿後數月，承胡適之先生示余以所藏東壁先生書鈔一部，即余前所聞粘貼紙條本也。無書箋，無板首，指明其爲東壁先生書鈔，而有總目一葉，與丁巳書鈔所有者無異。爲書共四種，茲分述如下：

(一) 補上古考信錄三卷，蓋取丁巳本而改刻其十葉，又重刻修改文一段共七行，粘貼於丁巳本原文上。刻工各不同，疑其曾經兩度改刻也。墨筆塗改數處，第一葉眉端有字云：「此係未成之書，今已更定，另有抄本。」丁巳書鈔刻就，陳以數十部寄崔，崔答以「三正禱祀兩考，差可自信，餘二種尙多應更定者，近日胸中別有一部上古考信錄矣。」（見陳後跋中。）版既不在崔處，故崔只能另刻改文。然終不愜於意，故另爲更定抄本，而於刻本眉端加識語，誌其廢

也。今本眉端字甚幼稚，疑崔使人抄識語於所藏各刻本上。崔既廢此本，而又未以更定抄本與陳，此陳乙丑修刻丁巳本時，不曾更易上古錄之故歟？

(二) 洙泗考信錄六卷，改刻者十二葉，寫補者一葉又二行。卷五葉二十四以後，版心卷數葉數顛倒淆亂，或以硃筆改之，自卷五葉二十五至四十一，卷六葉一至十九。卷五葉二十五，眉端批云：「此下經先生重改補版，頁數多與原第不同，文中亦有紊亂處，再三分析，乃歸原次。」又云：「重改本五六卷合，看補版時，五六字何未挖去耶？」又以硃筆鉤去版首標題三行，於第四行眉端書「連上」二字。書眉及版心之硃筆，同出一手。蓋誤會東壁刪改次序者所爲也。丁巳原本卷五葉二十四以後，共得三十七葉。東壁留其十六，改刻其十，而刪去其十一。爲硃筆書者，未悟十一葉已曾刪去，乃取丁巳原本，以爲再三分析之標準。故凡原本卷五卷六除顯然在改版中刪去者，無不在。甚至於原版改版數條重見，亦並存不棄。有原版中一大段，已見改版中，乃取其前

後，另寫一葉以補焉。寫補字，刻字匠所爲，似備刊印者也。然則爲再三分析者何人？豈即陳履和耶？然陳之乙丑修刻本，則已盡依東璧改法。豈丁巳乙丑之間，彼師生往返函件之不見於考信附錄中者，有足以解此謎者耶？

(二) 經傳禘祀通考與丁巳本乙丑本完全相同。墨筆校改數十條，皆後人以道光四年定本反校所爲。葉三十七下，「則堯享國百年而徂落」既改「徂」爲「殂」矣，旋復圈去「殂」從「徂」，蓋定本亦用「徂」字也。

(四) 三代正朔通考版首，書「丙寅九月彰德城中改刻」與丁巳本乙丑本皆不同。以校道光四年定本，則除二段外完全相同，蓋定本又從此本而刪改者也。

綜而論之，此本書鈔可補余前表者有二端：

(一) 表中余謂嘉慶丙寅至戊辰兩三年中，不知何時，崔在彰德改刻三代正朔通考，茲乃確定改刻事在丙寅九月。

(二)補上古考信錄及洙泗考信錄，崔皆曾取丁巳本抽改重刻若干葉。重刻在何時不可考，然似在丁巳之後乙丑之前也。在此七年中，崔所居之地，爲羅源，爲上杭，爲大名，而刻工亦三手各不相同，其重刻不在一時，亦不在一處歟？

二十年八月十一日。

今所發見東壁與介存諸札中，頗有足以補正業所爲跋文者。東壁之修刻洙泗考信錄，業前僅擬其在丁巳之後乙丑之前，今乃知其辛酉年在羅源所爲者。修刻竣，東壁曾以二部並抄出稿本寄介存。然則介存自不至誤會東壁刪改之次序，而胡適之先生所藏再三分析之本，自非介存所爲者也。至於補上古考信錄，則東壁於上杭卸事後頗事更定，旋於庚申十一月檢抄本以寄介存。其自復修刻，疑更在其後。既修刻矣，復有所更定。介存未嘗得後次更定之本，此其乙丑修刻了已本時不及上古錄之故歟？

近年來學人之讀東壁書者漸多。既讀其書，則欲詳其人之事蹟，於是乎有編纂東壁年譜者矣。年譜之成書而已出版者，業得見二種。劉汝霖先生之崔東壁年譜，民國十七年由北平文化學社出版。姚紹華先生之崔東壁年譜，二十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劉姚二先生作譜時，惜皆未得見知非集及二餘集。此二集者，於東壁中年以前之事蹟甚有所補益。今岐山澠筆殘稿之發見，更於東壁遊園一段之年月地理爲甚重要之史料；而卽就其二十一通信札觀之，東壁待朋友之眞摯，作官之清苦，及爲學之切實，皆躍躍於紙上。此則後之更爲東壁年譜者所自能注意者也。

洪業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